

文藝季刊

1

本片卷自 1937 年 1 卷 1 期
至 1939 年 1 卷 4 期

1937

年

1 卷

第

1

期

文藝季刊

獻詩
我的家屋
為初學批評者所開的一個書目

寒 毅
施蛰存

王充對文學上的幾個主張
幾封論寫作的信

李長之
寒 毅

劫
沈從文·王統照·孫席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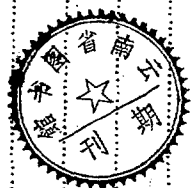
寒 毅
楊光潔

手錶
周 輅

馬碧波

英雄之歌
偉大的搏鬥

楊其莊



1

創刊號

38 65

文藝季刊創刊號目錄

	獻詩.....	寒 毅
論著	爲初學批評者所開的一個書目.....	李長之
	王充對文學上的幾個主張.....	寒 毅
	幾封論寫作的信.....	沈從文·王統照·孫席珍
小說	劫.....	寒 毅
	手錶.....	楊光潔
	耳朵.....	周 駱
散文	我的家屋.....	施鰲存
	雨.....	曾憲邦
	憶.....	納如林
詩	我們.....	夢 麟
	中國的聲音.....	夢 麟
	古城.....	寒 毅
	英雄之歌.....	馬碧波
	水災.....	寒 毅
	偉大的搏鬥.....	楊其莊
歌	秋夜.....	趙文富
	淒風苦雨曲.....	和棟材
抗敵詩歌	我們的時代.....	和集泓
	衝鋒.....	鄭富邦
	我們怒吼了.....	徐 貞
	臨死的呼聲.....	尹鈺顛
	呼號.....	馬啓國
補白	拾煤炭的小孩——夜——小樹——秋景——國仇——怒吼吧 秋雨秋風	

本刊仍改爲月刊出版



滿天烏雲，
陰風狂號，
海燕飛起來了，
暴風雨快要來到！
我們的祖先，
受盡了殘暴，
挨不完的鐵鞭，
逃出那慘痛的嗚叫。
驚動了山靈，
野獸起了呼嘯！
驚動了河漢，
波濤起了咆哮！

獻 詩

寒 毅

終子把海燕喚醒來了。
我們是不肖的子孫，
用手也打不破那鐵的鎗鏢，
我們是徘徊，潦倒，
我們是浪蕩，逍遙。
我們忘記了祖先血的兩手，
我們忘記了祖先掛在牆上的征袍。
我們忘記了祖先的大胆，
我們忘記了祖先的英豪。
現在海燕飛起來了，
我們也該醒了。
宇宙不是個廟，
却是熱血沸騰的戰場。
人人都是戰將！
個個都是城牆！
我們要握緊了兩手，
做成鐵一般的圍場。
我們要提快了脚步，
做國防的「前防」！
我們要響應一切日常生活的音響，
我們要唱出大時代積鬱的悠揚。
我們該是祖國的喇叭！
我們是槍筒裏的彈藥。
海燕雄壯的叫聲起來了。

叫醒了千萬人的心，
叫醒了千萬人的靈魂，
叫緊了千萬人的兩拳，
來打破世界的不平。

海燕粗厲的呼聲又起來了。
讓暴風雨來得更利害點吧！
暴風雨過去！
往往是個明淨的太平。

我們將在那裏得到新生！
我們將在那裏得到光明！

一九一七年于昆明子夜

拾煤炭的小孩

蘇思端

在我家遠遠的窗外，
朝朝暮暮看得見一個小孩，
風口的兇暴，明朗，
宇宙的昏暗，寒顫，
總有那樣的一個小孩——
經過我的窗前。
他失去了天真與喜愛，
心中處處刻畫着悲慘的情懷，
天大拖着沉重的脚步，
走着生活的飢餓場，
經過我的窗前；
經過我的窗前，
去到工廠的牆邊，
帶得些窮病母親與他的生命線，
任是赤日炎炎的天，

風雨飄搖的年，
我都看得見他在工廠的牆邊，
年月隨着呼吸的煤灰，
他沒有希望，他沒有愉快，
只望着那浮雲悠漫的天，
希望着浮雲揭開的日子，
看出將來深藍色的天，
不然也應像浮雲樣的，
永不停留，
去吧！去吧！
去到那煤堆裏，
磨折盡這暗淡的天。



論 著

爲初學文藝批評者開的一張書目

李長之

下面是一個入門的書目：普通開書目的，倘若只以英文爲限，就已經簡陋不堪了，現在這張書目却更退一步了，乃是限于中文的，這原故是：第一，凡關於歷史上的這一門的名著，我還要專在一個題目上去說，第二，我顧到現在的環境，限於中文就是爲的大家容易買到，容易讀到的意思。這張書目，因爲是簡陋又簡陋的，所以希望大家千萬不要放過，無論如何，每一種都要好好地讀完它。並且我還要聲明，這些書都是我再三斟酌過的，簡陋雖簡陋，却並不礙其爲好書。我敢負責的說，決不浪費讀者的精力。一共是二十二種書，在其中，我又分了三類：

一、是入門之中的入門的書，包括四部：

1. 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本間久雄著）（沈端先譯）（開明版）
2. 文藝批評論（梁實秋編）（中華版）
3. 詩學原理（王希和編）（商務版）
4. 苦悶的象徵（厨川白村著）（魯迅譯）（北新版）

這四部，性質是不很相同的，頭一部讀了，可以對西洋的文藝思潮有一個概觀；第二部是可以幫着簡畧地知道西洋文藝批評的發展；第三部可以引起對於文藝理論的探討的興趣，作者所根據的多半是美國詹姆士（W. James）的心

理學；第四部可以作為近代文藝批評的思潮的一個樣本。它的確是很普通的，但是倘若果然仔細讀過了，却就確可以再談如何入門了，因為這不過是入門的緣故。

二、是概觀的書，包括九部：

5. 新的文評（林語堂譯）（北新版）
6. 文藝復興期之文藝批評（孫偉佛譯）（正中版）
7. 羅丹美術論（曾覺之譯）（開明版）
（A. Rodin: L'art
in the Renaissance）
8. 文藝心理學（朱光潛編）（開明版）
9. 開明文藝詞典（章克標等編）（開明版）
10.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郭紹虞編）（商務版）
11. 文論講疏（許文雨編）（正中版）
12. 論畫輯要（馬克明輯）（商務版）
13. 自己的國地（周作人著）（北新版）

所謂概觀的書，就是不專代表一家的主張的，林語堂的譯本，包括 J. E. Spingarn, B. Croce, O. G. 諸人的名作的片斷，這是一本很少人注意的好書；文藝復興期之文藝批評是一本名著，作者即為林語堂書中首先收入的 Spingarn；羅丹美術論，千萬不要因為它的著者是雕刻家而輕視它的內容的普遍性，譯文雖濶一點，但是內容的精彩確可以補償這點小痛苦，我希望讀者千萬硬着頭皮讀下去，這是一把好鑰匙，可以由它看到藝術之豐富的寶藏，朱光潛的書，還是述而不作的意味居多，所以放在概觀之類，這也可以算是國人在這一方面的介紹工作中最堅實的一種了；文藝詞典本是研究文藝必備的工具，在外國，尤其是德國，有很好的詞典，例如 Kerker 和 P. N. W. Stammler 所編德意志文學史詞典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四大本，由一百多專家執筆，條條精彩，便是，中國也出了好幾種，但我

- 覺得開明這一部選差強人意。雖然需要，隨時翻翻，也可以增廣文學方面的常識，所以也是不可缺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文論講疏，論畫輯要，這三種是爲了明白中國文藝批評的大概而開列上去的，藝術中的各部門本是溝通的，所以在我們認識西洋文藝批評的時候便有羅丹美術論，在認識中國文藝批評的時候便也借助於一本論畫輯要，從中可以見到中國人對於藝術的主張和態度；自己的園地是一本大家熟悉的書了，但到現在總不失爲在受了西洋文藝思潮的洗禮以後的一本稀有的收穫，我希望大家仍能在其中『溫故而知新』。
- 三、是專著的書，也選了九部：
- 14 詩學（傅東華譯）（商務版）
（Aristotle : Poetics）
- 15 英雄與英雄崇拜（曾虛白譯）（商務版）
（Carlyle : Hero and Hero Worship）
- 16 文學的藝術（陳介白譯）（人文版）
- 17 十九世紀之文學思潮（侍桁譯）（商務版）
（G.Brantes : Nain Current in Nineteenth Literature）
- 18 美學原論（傅東華譯）（商務版）
（R.Otto : Aesthetics）
- 19 幾個偉大的作家（郁達夫譯）（中華版）
（L.Turgenev : Don Quixote and Hamlet ; N. Gorki : Reminiscence of Leo Tolstoy）
- 2 藝術論（魯迅譯）（大江版）
（A.V.Linncharsky : Ob Iskustve）
- 2 文藝與批評（魯迅譯）（水沫版）
（A.V.Linncharsky : Literatura ; Rritika）
- 22 中國新文學源流（周作人講）（人文版）
專著是指所謂能够『成一家言』的，這幾種都是很著名的，各種都代表了不同的面目，其詳細處，我要留到文藝批評史上之主要人物及其主要著作之批評一個題目裏去說，在那個題目

王充對文學上的幾個主張

裏去講的當然不只這一些，不過一定包括這一些。現在所開的，只是有了譯文的名著，為大家暫時進一步的讀物而已，所以不但不完全，而且其代表時代處，也太不平均。我附帶還要說的，就是在新興的文藝批評中，盧那卡爾斯某算是最有文藝教養的一人，立論比較正確，

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輒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後漢書注引袁山松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由這兩段話裏，可以知道論衡在當時之被人寶貴，王充的論調在當時之有權威。後來論衡漸漸的很少人注意了。一

所以應當選的兩部書，就現在說，看了他的書，其他人的書便沒有什末看的必要了。中國却是自新文學運動迄今，還沒有有一部有點系統的文藝批評書，所以只選了周作人的演講，以備一格。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

寒 毅

直到了近代，雖然他的論衡是淺文直書，用當時的白話寫成，可是連一部注子都沒有，最近，才發現有人在做這種工作。

我以為王充在中國思想界，佔着很優越的地位。他的主張，尤其是對文學上的，真值得我們五體投地的佩服。他是二千年前的真誠文學家，他是提倡通俗文學的第一人，他是打倒華僞文學的祖先。總而言之，他是二千年前文學革命的健將，高揭文學革命旗幟的勇士。我們除虔誠的向他表示敬禮外，還值得將他介紹給大眾。

在論衡自紀裏說：「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

……○在縣位至椽功曹，在郡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大守爲列椽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徒事。」他生於西歷二十七七年，死大約在西曆一百一十年。

後漢書王充傳稱：

「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二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現在我將論衡裏對文學的主張，分析出來，介紹出來：

(一)通俗 王充用歷史的眼光，來推測「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他以爲我們說話的目的，是在使人明瞭，寫文章當然也同說話一樣，要使人懂得，假若寫出來只要自己知道，那末，文章不是一點兒效用也沒有了嗎？又以爲現在的人作文章都要模倣古人，使人難懂，才顯得出架子十足。殊不知古人經傳所以難懂，是因爲「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並不是古人有意作難後人呵！所以古人的經傳難懂是「古今言殊」今人硬要模倣古人，便是「不巧」……

……他在自紀裏說：

「閒居作讖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書

其文，集以俗言」。

我們再由當時批評王充和王充答辯的話裏，可以推定論衡也用白話寫的。所以他說：

「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辭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賅。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聞目，聆然若聾之通耳。」——自紀篇又說：

「夫文猶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熟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遠，何爲猶當隱閉指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美露爲通。史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聖賢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在難知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自紀篇又說：

「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曉之有？」——自紀篇

這「投之於地，何嘆之有？」的精神，太值得欽佩了，他激昂的勇氣，於兩千年之後的胡適之，過之無不及。

又說：

「夫養賢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自紀篇

又說：

「尤書形審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身沉。案經藝之文，聖賢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賂，後之讀者訓誥乃下……。」

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為深埋。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魚腹，其隱乎？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披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玄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儘可名處。」——自紀篇

紀篇

又說：

……「不得已故為論衡。文露而旨直，辭茲而情實……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

對作篇

又說：

「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噴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自紀篇

他的結論是：「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論口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觀。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自紀篇

在上面所舉的例子裏邊，可以知道王充是極力主張文章通俗的一個人。一面他說通俗的長處和打倒艱深奧澀的古文的必要，一面解釋古人經傳之所以難懂，因為一時代有一時代語言，所以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現在的人當說現代的話，寫出代表話的東西——文學，何必一定要說古人的話，而使人難懂，擺出臭架子來糊人呢？

(二) 記實排虛 在王充作論衡的動機，起於「兼書失實」，「華偽之言勝真美」，因此他要「挽頹風，使「華偽之文滅」，「純誠之化日以滋」這是一種大企圖：大野心他的勇敢和見地，是值得我們稱贊的，在兩千年的封建社會裏，而能產生這樣的革命思想，并且被他毅然決然明目張胆的宣佈出來，這種精神，在我以為比最近中國的兩次文學革命，

更莊嚴，更偉大，現在我將他的話介紹出來，也可以證明我
的話不會錯吧！

——對作篇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於衆書並失實，華僞之言勝真美
也，故虛妄之胎不馴，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
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銜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非苟調文
飾辭爲奇偉之觀也，」

——對作篇

又說：「……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
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
能快意，而華虛驚心動耳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
益實事，爲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談，爲虛枉之傳，
聽以爲異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
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

——對作篇

又說：

「至或南面稱孤，賦姦僞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
，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

——對作篇

又說：

「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朱
紫難別，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

又說：

「冀悟迷惡之心，使知虛實之分，虛實之分定，而華僞
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滋矣。」

——對作篇

又說：

「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上書
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

——對作篇

又說：

「淫讀古文，甘文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
居，考論實虛。」

——自紀篇

又說：

「又傷僞書俗文，多不誠實，故爲論衡之書。」

——自紀篇

又說：

「……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茲
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樸，撥流失之風，反密戲之
俗。」

——自紀篇

王充無時無地不攻擊華虛之文，同時在主張誠實，假若不誠實的話，就是「南面稱孤」的先生，也變成了他攻擊的對象，我記得「易卜生曾說過」：「少數常在不錯的一邊，多數人常在錯的一邊」。多數人的錯誤，常是被少數人看得很清楚的。可是要推移世俗——多數人，雖然有了決心，談何容易啊！王充雖然負了這樣重大的使命，但世俗責議，衆口非難，所以，除了在文學史上刻劃了很深的痕跡，給予當時和後世的影響，並不怎樣嚴重。

(三)不泯古非今 漢朝自從武帝表張六經，能除百家以後，儒家大出風頭，統於一尊。我們知道，儒家是法先王的，換句話說儒家是尊古的。所以漢時的風氣，是崇尊先儒的，也就是極端「尊經」的，於是古代沒有的法制，就託之於古。王充生在這托古空氣十分密濃的時代，却没有古今的界線，不泥古，不非今，而拿真偽來做他認識和評判一切的惟一標準，自然給戴方巾的經生儒生，射出了一箭！他在案書篇裡說：

「……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名

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驥；人期賢和，不必孔墨。」又說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論今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

——案書篇

又說：「……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偽，無有故新，

——案書篇

又說：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貌飾以強類者失形，辭調以移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斷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辨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自紀篇

所以他的結論是：

……「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釀異氣，飲之皆醉，有殺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前合，是謂避眉常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自紀篇

當然各人有各人的天籟，舍自己而去一味模仿別人，自然沒有絲毫價值的，你就是模擬聖經實傳，唯有唯妙，歸根到底，真正意思何在呢？那不是成了沒有實感的空殼嗎？又有甚麼可貴？以「裝飾以強類者失形，辭調以務似者失情」——當然是各以所慕，自為佳好。

(四) 非妄誕之說 古代科學思想尚未發達的時候，又受了道家，釋家的玄怪影響，所以社會上普遍了妄誕的故實，因了妄誕故實的存在，而決定了當時妄誕的社會意識。這種社會意識，當然很多時候被引用到書本上的，王充竭力用科學的眼光，去糾正一般人的錯誤，例子很多，我們只舉一兩條來代表吧，他在對作篇裏說：

幾封論寫作的信

(一) 沈從文的來信

寒毅兄：信收到，謝謝！阿翠已拜讀，三月街已在國聞週報發表，但阿翠冗長的地方極多，寫文章如畫一個圈圈，

「淮南書言其工與顯，爭的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并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日暮，援戈麾日，日為卻遠。……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奪正是。心憤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虛浮之事，輒立証驗。」——對作篇

王充的這種科學的方法論——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會產生在一世記的下半，真使我驚異，在這裏我很滿意，我很驕傲，因為中國古代也產生這樣的人物，但是奇怪的很，幾部中國文學史裏，連王充的名字都找不到，所以難免有許多人的對王充莫明其妙。就是你告訴給他王充的主張，可是他懷疑，不信。這在我引為萬分憾事的，並且我以為對於像王充這樣的人物，最低限度，有畧畧認識的必要，這就是作者寫這篇文章重大意義。(完)

沈從文、王統照、孫席珍

在圈圈裏不能伸入幾支亂腳來，若有亂脚伸入，不惜拿快刀斬斷，這是文章剪裁問題，至於說到其餘的技巧，只有多寫多看，起碼要寫一百萬言以上的文章，要讀兩三百本以上的

翻譯小說，才能有點詩氣。並且寫文章，要能寫出人類的愛與憎，最重要的，是寫出中國人的美德，因為近年來寫文章的人太多了。這許多文章裏，要來裏去，還是程咬金的三板斧題材總覺差不多，在這些差不多的文章裏，不是寫農村破產，就是寫天災人禍，俱差不多。所以我偏寫中國人的美德，發揚中國人的美德，如我的邊城，也有這個意義。寫文章各人的手法不同，所得的結果也就差異，譬如：又又又的文章寫的極多，可是老是那樣，甚至有些從前紅極一時的作家，現在也沒落了，總沒有多大的成就，又如蕭乾，才寫的雖下集，就有那樣好的成就，他現在還沒有放開來寫，假若一放開來，那就一瀉千里，不得了了。你的文章，我同賽先艾談過，因為他也是寫鄉土小說的，你的題材到極新鮮，只是技巧方面，還要多寫像果果里那樣，每天都寫幾頁，寫得多，手法就會高，手法一高，技巧自然好了。寫作是生活不是鬧着玩的，我們要終身忠實於寫作，努力於寫作。還有一層經驗要多，寫作的經驗極寶貴，牠不能由任何人告訴，牠是教你由書本上或寫作中訓練出來的，街市上什麼小說作法，文章作法，一類的書，都是騙人的東西，決不可

相信。八駿圖你說看不懂，現在看不懂，過幾年就會懂了北海叔華請客那天照片，送你保存一份！忽忽并頌
筆健！

弟 從文 八月二十八日

(二) 孫席珍先生的來信

寒殺學弟：

你的來信「水災」和「羊營長」都收到了。水災中的寫景如「黑雲像搖的山」，頗饒詩意，尤以結尾「抬頭看看天，烏鴉把雨點叫大了」這兩句為最佳。寫作最要注意的就是蘇聯文學顧問會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裏面所說的手觸生活，和寫你所深知者。寫你所最深刻的，尤為重要，比如高爾基，一輩子文章寫得那樣好，就是他對於一切生活都熟習的緣故。勃克夫人告訴寫作的人說：「最好寫你所生長的故鄉」，因為你對於你所生活的故鄉一定熟習，所以就是寫你所深知的了。茅盾寫茅易所，到交易所整整整了一年多，莫泊三想寫妓女，在妓院裏睡了一兩個月，這類例子，舉不勝舉，還有一點，你應該注意的，就是你寫鄉土小說，不僅寫鄉土就完事，最重要的是注意社會意識，有社會意識，文章

才有意義，有價值，不然光寫鄉土，那不過是些新聞罷了，怎能動人呢？辛營長已在晨報北晨學園發表，你最近又有什麼新作品嗎？

順祝

撰安！

孫席珍上 四月八號

(三)王統照的來信

寒巖先生：

奉函日久，在此忙甚，故五月份之寄稿附信，未能即復，諒之！

「江邊古宗」已在文學上刊出，「墳頭上花開了」，准能刊出惟積稿過多，不能不畧延時日，大約八月號或九月號或可披露。

大作以特殊風景作襯托，甚佳！人物亦見生動，惟每篇中再求凝煉，當尤佳也。（此適冗長些）勿覆籍問
安好！

統照覆

六月七日

國仇

李桂聲

國難重重已臨頭，
沉淪平津我心憂，
汗奸賣土招公恨，
志士傷亡失自由，
可憐大好山河版，
竟付他人掌握收。
外侮既難同過患，
何不團結報國仇。

夜

李堯

夜，黑暗的夜。

你是人們的慈母。

人們平安地躺在你懷中。

你是創造世界和平的神手。

在你懷裏只有真理。

在你懷裏看不見黑暗的隙縫。

我怪恨那些在你懷裏的光。

生出了多少罪惡的迎逢。

慈母般的夜。

一來到人間平安的無一點聲氣。

把一切罪惡黑暗羞恥掩蓋了。

你是人們的慈母啊。

我們要打破黑暗中的光明。

過非人生活。

夜你永在人間。

大地上一切的一切都被你溶在一起。

夜你發出慈祥的黑暗。

籠照大地。

永遠地。

永遠地不分高低。

給人們永遠站在平等地位。



小 說

劫

——這是滿清最末年的一段故事——

四喜村像個病後癱瘓的老人，又像中了槍彈的野獸。

虎跳岩的江水，嗚咽着悲鳴着，傷心得像寡婦在哭她剛

死去的丈夫，母親在哭她好容易養大了的獨兒子。

做了四喜村屏障的高山，搖着一山社，像在斜陽裏舞着

劍光，一欵擺，發亮的樹葉，就流下眼淚，在哀悼這剛遭了

大劫的村寨。

大股匪獨眼龍溜遠了。

四喜村開到了柳營帶的一營清兵，柳營帶駐在團局裏弟

兄零散的駐在民房，連夜派米派猪，拉伏，封馬，鬧得天翻

地覆的。

四喜村飄揚着牛角聲，人家戶上，插满了小支小支的布

旗子。

夜深了。

寒 穀

天，滿裝着烏雲，沈重的往下墜，需要一根柱子來撐住似的，淡薄一點的雲層裏，透露出一兩顆星星，像霧裏的紅花，像烟子裏的火。

「唉！軍士……饑命吧……」

「軍爺……行行好吧……」

「軍士……實在沒有法子……」

低細的求救聲，和着秋虫的悲鳴，起在黑暗的角落裏，哭聲像敲着裂了的瓦罐，被痛哭着的江水掩蓋了。喊救命聲，打門聲，交織着慘惻的音調，起伏着，摩蕩着，四週是那末恐怖，那末陰森，那末憂鬱。

唉！什麼時候鷄才叫！什麼時候天才亮！什麼時候，這哭聲才得終止呢？

第二天。

柳管帶親自率領弟兄們清鄉。在窮人們家裏，有匪搶才完的東西，完全搜歸營盤。主人家則捆綁起來押往團局，不半天工夫，團局裏已經裝不下人了。

清到九昌燻家，一個祖傳下來的銅盤子，匪沒有搶走，硬被清兵拿去，元昌燻一把眼淚九把涕的哭爹爹，告奶奶。

「軍士！這是我們祖上留下來的，行行好吧！」

元昌燻只磕頭。

「放屁！這是有錢人家的東西，你窮人家那裏來的，乘

空打劫，不要又臉！」

清兵罵着，抱起銅盤就走。

「軍士！軍士！行行好吧！家裏頭只有這點東西。」

元昌燻趕上前去。

「你媽的老騷叉！你這老騷貨！」

清兵登回頭住元昌燻臉上用兩耳光，大踏步的走出了

大門。

清到文魁嫂家，一架古鐘擺在堂屋裏，鐘向來多是不走的，就是請隔壁那個小學生來定了，可是走到幾點鐘，文魁嫂也不會看，不過聽說是祖上打緬甸買來的，就知道他是實

貴罷了。這次匪來，文魁嫂將他藏在毛廝堂裏，等匪過了，才搬出來。

清兵一見這鐘，抱到手裏就走。

「這是我家的！祖爺爺打緬甸買回來的。」

文魁嫂搶上前去。

「哼！乘空打劫！我叉你老騷叉，看你家這點樣子，像

有得起這鐘！」

清兵罵着。

「軍士！真是我家的，隔壁小毛狗家媽知道。我可以媽

賭咒！」

文魁嫂益得哭出來。

「管你媽的三七二十一，賭你娘的騷咒。」

清兵登回頭貼了文魁嫂一眼，文魁嫂打個冷噤。

「軍士！行行好吧這是祖上留下來的東西。」

文魁嫂跑上前拉住清兵的軍衣。

「我叉你媽的心！」

清兵朝文魁嫂小肚子一脚，文魁嫂一撲跌在地上，清兵從容不迫的走出了大門。

清到伍元爸家，箱子底底放着一支銀鑷頭，被清兵搜去啦。

伍元爸滿臉抹着鍋烟子，衣裳撕得稀爛，頭髮辮散披着，提着一支鞋子，背起兩把菜刀，披起一床破毯子，由村頭走來。

「打匪！打賊！打清兵！殺！殺！」

伍元爸逢人便晃着刀子，迎上前去，人遠遠的躲開了。

「你是匪，你是清兵！」

「我要打你！我要殺你！」

「鋼鞭一舉人頭落，……」

伍元爸邊舞邊唱着，搖晃着身子，眯着一縫眼睛，望着站在前面的長春叔和天發叔。

「哈！哈！哈！」

「醉得我天翻啊……地噫……又轉……」

「我家箱子底底有一支銀鑷頭！」

「叱！匪來啦！清兵來啦！」

伍元爸抱起頭亂跑，長春叔和天發叔追上前去，搶過伍元爸的菜刀，伍元爸只「打匪！打清兵！」的怪嚷，長春叔

和天發叔嘆口長氣，扶着伍元爸回家，才到大門口。

「我活不了嘍！大白日開活搶人，老娘箱子底底的一支銀鑷頭，也着挨刀死的搶了去，嗚嗚嗚！嗚嗚嗚！我活不了嘍！」

伍元媽坐在大門坎上，一五一十的數，數了又哭，哭了又數，哭着，頭就要往大門上碰，長春叔眼快，一把拖住，好容易勸好了伍元媽，把兩老夫婦拖進大門。

「伍元媽！匪來啦！清兵來啦！」

伍元爸叫着，朝長春叔和天發叔身上亂打。

「伍元媽！招呼！招呼箱子底底那支銀鑷頭！」

伍元爸舞着鞋子。

「嗚嗚嗚！嗚嗚嗚！」

「我活不了嘍！我活不了嘍！」

伍元媽一聽見箱子底底的一支銀鑷頭，睡在地下打滾，大喊大叫，搓着腳，蹭着地。

「鋼鞭一舉人頭落……」

伍元爸又舞着鞋子。

長春叔天發叔無可奈何的走出了伍元爸家大門。

眼龍還約柳管帶，刁把總，母千總，十月十日在飛來山拜把子。

十月十日

飛來山的山神廟裡。

山神廟被叢林掩蓋着，松柏樹的濛濛，激蕩着牆角，像一把洋錢撒在地板上。風一搖撼樹林，把太陽光晃得忽隱忽現的，變幻着，像舞着雪亮的刀影。

廟裏柳管帶刁把總母千總都來了，廟門口站滿了綠營兵和清兵，步哨一直放到飛來山下。

飛來山崎嶇的山路上，閃着一隊人馬，漸漸的人影清明了，是一匹梁山駒子馬，馬上騎着個大漢，打着白布大套頭，穿着一雙綠草鞋，鞋頭上一大朵紅簪纓，前面跑着八個嘍囉，後面跑着八個嘍囉，騎在馬上的，無疑的是獨眼龍了。

獨眼龍在山神廟前下了馬，柳管帶，刁把總，母千總，由山神廟裏迎了出來。

「啊柳管帶，老大哥！蒙你前回不加以道阻，感謝！感謝！今天特備金鎖一雙做個見面禮吧。哈哈！哈哈！」

獨眼龍眨着一支眼睛，滿臉的尷尬，像一塊沒有推平

木頭，又像在高上釘滿了銅釘，頂門牙伸出在上嘴唇以外，一雙眉毛，往上吊，他由懷裏取出一雙金鎖，雙手捧給柳管帶。

「謝謝！小弟奉上司命令，不得不奉行故事，如有冒犯老哥的地方，還請你老哥包涵！」

柳管帶笑嘻嘻的接過金鎖。

「呵！刁把總！母千總！前次攪擾貴地方，實在抱歉，還請兩位老哥多多包涵，今天特備玉鎖一雙，做個見面禮吧！哈哈！哈哈！」

獨眼龍咧着嘴，把一雙玉鎖，分送給刁把總和母千總。

山神廟裏擺着神桌，神桌上陳着香案，擺着鷄血酒，清兵放了三炮，柳管帶，獨眼龍，刁把總，母千總，一齊跪在神桌前面，喝乾了鷄血酒，母千總的老大哥獨眼龍的老二，刁把總的老三，柳管帶的老么。

「雖不同年月同日同時生！但願同年同日同時死！」

一羣人虔誠的禱告着。

一天，省上來了一件鷄毛火炭的公事，柳管帶打開一看

，懸賞五千元，嚴拿獨眼龍，柳管帶一想，連忙叫背馬領着四個馬弁，直奔香虎山龍眼洞獨眼龍的營寨。

兩岸是懸崖絕壁的高山，金沙江由兩山峽中流了出去，東面凸出的懸崖裏有一個大崖洞，崖洞底下，山勢比較平些，山坡上搭滿了帳篷，像一堆堆麥場裏的積草，山上有一條羊腸鳥道，通到大岩洞，要翻過岩洞，則要攀藤而上了，假若一不小心，就會滾到大江裏，岩洞上生滿了藤籬，到懸岩的絕頂，就可以看見雲門縣的牆子了。大岩洞裡住着獨眼龍，山坡上的帳篷，住着兩千多股匪，山的邊緣，放滿了步槍，安好了地藥箭，崖洞裏放着滾磨溜石，假若有大兵開到江邊的大路上，那一個個準得被溜石打死，下面就是深有萬仞的金沙江，沒有一條退路。

柳管帶到山脚下了馬，拿出獨眼龍送他的紅腰牌，走上迂迴崎嶇的山路。

江江的怒吼着的江水，激蕩着山峽，江水碧綠得和天空一樣。在岩洞裏看山坡上的帳篷，像一羣羣爬着行的螞蟥，對岸最高的山峯，似乎與天相接了。

柳管帶和獨眼龍坐在崖洞裏。

「老哥！昨天接到了省城的鷄毛火炭公文，省長叫我招安你，招安後有你師長當。」

柳管帶一面燒烟。

「老把弟！我就靠你了，老是落草也不是辦法，只要招安，師長旅長，都沒關係。」

獨眼龍由烟舖上翻爬起來。

「有小弟在，老哥！你只管放心！」

柳管帶咬着牙根，上好一個炮仗頭，嗒嗒一口到底。

「這才是我的好把弟，哈哈！哈哈！」

獨眼龍朝柳分統肩上一拍，大笑起來。

黃昏了。

江面上蒙着薄薄一層霧氣，對門山上，火燒着山，映得天邊都紅了。江水的響聲，更蒼脆，淒涼，像一口黃鐘，像一支鐵笛。輕風吹亂了天上的薄雲，引起了山上野獸的喊叫。

兩匹梁山駒子馬，十六個馬弁，跑在江邊的大路上。

獨眼龍到四喜村的營盤裏，已經是黑夜了。四喜村人全不知道，連母千總和刁把總都不知道。

半夜裏，村上除了野狗不時驚叫一兩聲，像死去了一樣的沉靜蕭索。

柳管帶和獨眼龍在烟舖上燒烟，忽然柳管帶咳嗽一聲，門外進來一二十個清兵，床底下也鑽出來幾個清兵，把獨眼龍和十二個馬弁捆了。把獨眼龍捆到牛山，就地正法。

柳管帶解着二十三個大院子，獨眼龍的人頭，領着母干

手錶

月亮孤寂地在天空爬着，像一個失戀的少女的心。

上房幾所大院落沉浸在夜的烟霧裏，在遠處聽來，就好像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只有幾株筆直的柏枝樹，被微風悄悄地擁抱着，尖頂上不住的搖晃，像是耐不住微風的輕狂吧。

老爺和太太雖則已經安寢了，還不住的從窗口上傳出斷續的話聲，大約是計劃明早大老爺和姑奶奶煎果子園的事？

只有李嫂一個人在廚房裏收拾飯食，預備明早大老爺在火車上用的。

「李嫂！」上房又在喊了，電燈霎時明亮起來。

總的女兒，和獨眼龍的三姨太四姨太，浩浩蕩蕩，走在往雨龍城的路上。

到了雨龍城，鎮台早把懸賞的五千元私日入了庫了，發了一伴「勾通股匪，狼狽為奸，無端派款，魚肉百姓。」的公文下省，把柳管帶監禁起來，安上鐐銬，二十三個大院子，揚長的，從容的，連進鎮台衙門。

楊光潔

李嫂答應了一聲，用鍋蓋把那些臘味蓋起來，免得老鼠和貓抓了，然後跑到上房去。

「太太喊我？」李嫂站在房門外小心地問着。

「你把菜飯料理好了後，記得把廚房門上起鎖來，再到馬房後面看看他們的燈熄了沒有！」

太太的話好像完了，李嫂才要走出來，可是

「李嫂！」又喊住了：「你來！」

李嫂只得走進房去，房裏面一陣陣的鴉片烟味，一盞盞明透亮的電燈，特別亮得刺眼。

「那個馬桶今早沒有倒，趁夜裏沒有人，你趕着把牠倒了，洗干净依然擺在原處。」

「是了！」

「脚步輕一點，李嫂！」太太說：「老爺要睡着了。」李嫂把馬桶輕輕地提了出來，料理好了之後，約末十幾分鐘光景，重新走進房來，電燈已經熄滅了，換上一枝洋燭，搖搖擺擺地散射出薄暗的光力。

帳子內面已經靜悄悄地，李嫂不敢用力走路，恐怕驚醒老爺和太太。她怕惹起火警，躡足走到梳裝台上把那枝洋燭吹熄了。再回到房門口時，回手把門輕輕拉上。

出得門來，一陣冷風吹得她毛髮悚然，李嫂的心有點跳，但爲着太太吩咐，不能不到馬房去看個明白，於是她壯着胆走過了台階，從走廊的石欄干邊，沿路來到噴水池，繞過了假山，月亮慘白得使人份外地寒冷。

——小翠雲死了頭，依賴着姑姑奶明天吧，她要果子園，老早便躲進被窩裏去了。她這時只有在心裏暗罵小翠雲了，因爲往晚都是小翠雲陪着她做到半夜啦！

馬房裏黑漆漆地，她不敢用正眼來看，只是隨便看了看，竟沒有燈光，便迴轉出來了。

柏枝樹上，一些長腳鷺鷥在拍着翅膀，噴水池的水聲特別噴的「刷，刷，刷，」地響。

李嫂本待要到上房向聲太太，一想先趨吹洋燭時，太太已經睡着了，因此使一直回到自己房裏來安歇。

天沒亮，大少爺叫小翠雲來拍李嫂的門，李嫂從夢中醒過來，連忙把衣服披上，亮着燈籠，和小翠雲料理吃食東西，裝在篋籠子裏，這時，天已大亮，小翠雲怕姑姑奶醒了，連忙跑到上房去料理洗臉水，這裏只剩李嫂一個人忙。

一直到六點半鐘，把一切事件弄好了。姑姑奶，大小姐，二小姐，二小姐的兩個女同學，大少爺，長工張阿二，一行人，有的走路，有的坐黃包車，小翠雲尾在姑姑奶的車後，一直到車站去了。

午飯過後。

太太叫人來把李嫂喊去。

太太的臉色有點不好惹，又是誰惹了她，李嫂不明白，李嫂走到太太跟前。

太太：「李嫂，昨天晚上你到這裏以後，還有哪個進來？」

李嫂：「沒有！」

太太：「是了！你不要在我面前裝瘋，拿了什麼去，趕緊拿出來，省得我動手！」

李嫂：「太太說的是什麼回事，我實在不知道！」

太太：「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李嫂：「真不知道！」

太太狐疑了一會，望望李嫂的臉。李嫂的眼光好像沒處安放，死釘着堅厚的紅毛泥地板。

太太：「李嫂！我這裏不比別處，好起來也份外好，壞起來呢，哼，你瞧着！」

李嫂：「太太是什麼台事，要明白告訴李嫂，李嫂才明白呢！」

太太：「真要我告訴出來？」

李嫂：「太太不說出來，我怎麼能知道？」

太太：「好，我告訴你吧！梳裝台抽屜裏攔着一個手錶，你拿到那裏去，快說！」

李嫂：「我……我昨晚……沒有開着抽屜。」

太太：「李嫂！你這些做作，只好哄別人，我這裏是哄不去的。你說你不開抽屜，洋燭怎麼會熄了？」

李嫂：「洋燭是我吹熄的。」

太太：「好道！你既是把洋燭吹熄了，就得走到梳裝台來，你還說不得開抽屜，說來有那個聽？」

李嫂：「我是怕太太睡着了，留着洋燭危險，才吹熄了。」

太太：「你從馬桶走到梳裝台旁，怎麼會一點聲響沒有，不是存心做賊是什麼？」

李嫂：「那是太太教我輕巧呀！」

太太：「放屁！你的嘴倒得啦，樣事都由你說了。」

李嫂：「……」

太太：「李嫂，我告訴你，不是我苦苦的逼你，這隻錶是羅旅長從上海買來送你老爺的，價錢總在上海錢幾百塊，要合我們雲南錢幾千塊呢！昨晚大老爺鬧着要拿到果子園，我沒有准許，我記得清清楚楚是攔在這抽屜裏，既然沒有別人到來，不是你是那個？你倒是好好的說出來，我也不告訴你老爺，要是不說，我可告訴了。你大約沒有忘記吧？前兒小愛月偷了大小姐的圈子，不是吊起來打個半死？後來抬到馬房裏，三日三夜沒有東西進口便死了。你難道拿性命來作

兒戲？」

李嫂：「求太太，我實在不曉得是一個什麼錢，我見也沒有見過，怎麼說是我偷呢？太太行好吧！我家裏還有一個老婆婆，兩個小孩，一個害癩病的丈夫……」

太太：「那個管到你家裏的事，我只是問我的手錶。」

太太的臉色越來越難看，像要吃人的樣子。李嫂心裏猶如刀割，又像自己是站在懸崖絕壁上，一不小心，就要墮在萬丈深淵裏。她想到她害癩病的丈夫，他，爲着家裏沒有錢養活，替人家去守菜園，有人來偷菜了，他爲盡忠自己的職務，竟和別人格鬥起來，一失手，把人殺死了，被拉到縣裡關了五年，還幸好主人出了許多力，不然的話，他還不填命了？可是，因爲在潮濕的監房裏住得久了，竟害起潮濕病來，全身癱軟，可憐呀……她又想起年老的婆婆來了，別人家的婆婆，惡得像老虎一般，却偏會享福，自己的婆婆這樣老好人一個，却又這樣的命苦，七十歲交往了，還得操作家務，領娃娃……她最後想到娃娃，想到娘家，想到年青時候……

「太太：李嫂實在不得拿。」李嫂哭起來，雙膝跪在地

下：「李嫂如果拿了太太的手錶，讓菩薩給我死的本身，死我的後代……」

「誰要你在這裏求神發誓，求神發誓就了事了不成？告訴你，除你面外，沒有別人敢做這種事，我家的人都知道我的脾氣，貼他十個狗胆也不敢，不是你這賊婆娘還有那個？」

太太一面說，一面搖電話找老爺，李嫂慌了，連忙跪倒在太太的腳下，拉着衣腳。

「太太：你家人行好吧！請莫告訴老爺！」

「放屁，滾開！」太太一脚把李嫂踢過一邊，繼續絞着電話鈴。」

「太太：我……我……我……」

「你怎麼樣？」

「我……我說了。」

「你媽的賤骨頭，不折不招的。」

於是電話來了，太太叫電話等一下，又來問李嫂。

「有話趕早說，不要等我火起！」

「太太，我說是說了，可是我賠不起呀！」

「賠不起，你講鬼話？只要這手錶拿不就得，誰要你賠什麼？」

「手錶……手錶……手……」

「手錶怎麼？再不說我就不耐煩了。」

「太太，行行好，手錶是……我拿的！」

「可是？你媽的賊骨頭，偷完偷盡，偷到我家裏來。還

不起去，趕緊把東西拿來了滾你的蛋！」

李嫂還是不起來，太太不耐煩了，又要搖電話。

「太太！」

「什麼？」太太猛可的回過腦殼來。

「手錶沒……沒有在！」

「沒有在到那裏去？」

「當當……當掉……」

「當在那裏？」

「大東門，一家相識的。」

「多少錢？」

「十二塊！」

「你媽的賊眉賊眼。」太太把喚人鈴一按，小勤務兵走

進來。

「你把她帶到二小姐臥房背後的空房裏關起來，用鎖鎖牢，不要放走了她。」

「是了！」

勤務兵把滿面淚痕的李嫂領去了後，這裏太太便忙着做別的事，把李嫂的事暫爲擱起，預備等老爺回來，叫一兩個壯丁尾了她贖手錶去。

三點鐘時候。

太太在一家親戚家打麻將，二小姐的奶媽從外面慌慌地走進來。

「什麼事，奶媽？」太太問：

「家裏來了親戚，管家師爺教我來請太太回去！」

太太的眉頭堆高起來。

「是！你去吧！我就來。」

「不，管家師爺定要我太太一同回去，還有別的事。」

「什麼事會忙得這樣？」

「太太回家便知道。」

於是太太請王爺大奶奶當棺手，招呼了家人，和奶媽走了出來。

在汽車里。

「奶媽，家里真有事嗎？」太太問。

「是，太太！李嫂在空房里吊死了。」

「怎麼，李嫂吊死了？」

是的，已經死了兩個多鐘頭。」

一下了汽車，太太便忙着走到空房子里，早見李嫂的屍體停在地上，一大堆人聚攏在房門外十說八道。太太沒有異樣的慌亂，手脚異常鎮定，一叫奶媽打缸冷水來，替李嫂捏痧。

「這是什麼意思，太太？」奶媽問。

「你不要管，自管照我的話做去。」

這時，管家師爺和幾個壯丁，丫頭，婆子等人，一齊到房子里來。管家師爺想把李嫂吊死的經過告訴太太，太太搖手叫他不要說，於是別的人也不說了。

空氣異樣的嚴肅，好像要有大事臨頭的樣子。婆子們和

丫頭交頭接耳的說着悄悄話。

「你們聽着。」太太發號令了。「若有人問李嫂害什麼病死，消說是害絞腸痧死的，有那個洩漏了消息，看我把他的舌頭割去。」

太太又叫人到馬尾村把李嫂的婆婆喚了來，叫她看着裝殮，或是叫她把屍首抬回去各自埋葬。

誰也不知李嫂為什麼死，只說她家里發生重大事件，無法解決，所以才自殺的；又聽見太太那樣的警告家人，也就沒有人敢亂說了。

正在把各事部署停當的時候，火車到了。

姑奶奶一千人的黃包車正在門外下車。太太連忙把大少爺喊到自己房裏。

「老大，告訴你二姐今晚到你大姐那里睡去，空房停着李嫂的屍首呢。」

「哦！李嫂死了？」老大心跳起來，因為他沒有見過死人，他自小是知道死人最可怕的。

「媽！」老大從手上脫下手錶：「還你！」

「哦！」太太見了手錶，驚異地把眼睛睜大了。良久，

才斷續地發出了一句話：

「你在什麼時候到我房里？」

「早上，我悄悄的進來，你們正睡着。」老大頑皮地笑

耳 朵

(一)

蒼涼的月色，水銀似的瀰漫着整個的山村。

夜——沉重地，悠長地，展開了黑暗的翅膀。

遠處的山林裏，傳送來幾陣嗚！嗚！的狼嗥；淒厲地在空中迴旋。秋風捲着落葉，在低矮的屋簷下逡巡。

窗外馬廐裏發出細碎的響聲，那是解放了疲勞的馬匹，

正咀嚼着豆子及稻草。

這一間方方三丈你的屋子，已經很古老了。四壁剝落了

幾塊土，更顯得破敗。窗下一張棹上點着一盞豆油燈，燈蕊

的頂端結了一朵圓圓的花，火焰閃動着跳呀跳的。

正對着我這一張臥榻的對面牆上，有着幾行用炭屑寫的

字：「人在外回心在家，拋下房中一枝花；年青子弟江湖老

，不知何日得歸家。」下署「流浪人題，」字跡很模糊了。

看見了這幾句話，又無端地引起了我的鄉愁，懷念起自

着……

於是，太太抽了一口冷氣，嘴里不斷地說：

「作孽，作孽……」

周 輅

已的家來了。眼前現出了黃瘦的妻，待哺的幼兒。他們不是正等着我找錢回去養活他們嗎？但是一月來跟了馬鍋頭在迤南這些蠻山野營中跑，替人家寫寫賬目，打打算盤。還要就驚受怕，冒着生命的危險……

「小吳，儘未想些那樣？快來抽一口哪！」

胡二鍋頭翻起身來，喊我一聲，向地下拍的吐了一口濃

痰。

「好啦！我不來這個……」我向他擺了一擺手。

「你太古板啦！在這種瘴氣地方，不吹兩口洋烟那行？」

」

金猴子這傢伙也插口補充上一句。

我勉強笑了一笑：「對不起！領情就是了。」

「咳，你硬是渣筋！」胡二鍋頭又躺下去抽起鴉片烟來

我們本來是五個人，兩個在另一間房裏看守茶葉驢子，我和金猴子胡二鍋頭又在這一間居住。

『喂，店老板，帶點油來囉！』胡二鍋頭突然撐起身子來，放開沙嗓子朝房門口喊。

『他媽的！店老板真小器，煙燈油都不放够。』金猴子咕噥着。

那一座銅腳玻璃烟燈，果然火光微弱的縮小了許多。

『恐怕是燈心不吸油，剛才……就……』

店老板聊着旱烟管慢條絲理的讓進房來，右手提了一隻土磁油罐，面龐上泛看愜愜的微笑。

他差不多有六十多歲的光景，身材是瘦削的，花白鬚子，腦袋套着一塊，有着一個較長的酒精鼻子，最引人注意的，是缺了一隻左耳，留下一個刀疤痕。

『老板，我和你好幾年的主顧啦！雜箇燈油都要煞貓虎？』（註一）

胡二鍋頭拍了他的肩膀一下。

『嚇嚇，那哩話？……』店老板邊倒油入燈邊陪

着笑臉。

金猴子鬼頭鬼腦的走到我身旁來，悄聲道：

『你看！他那個腦袋：一個高鼻子，一扁獨耳朵……：……：活像一隻夜壺！』

『短命鬼，你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我罵着攏了他一掌。掉回頭去，瞥見店老板的那一隻孤伶伶底耳朵，忍不住笑起來。

這位店老板看着我們兩人，莫明其妙的搔了陣頭皮。

『笑些什麼？……』胡二鍋頭皺着眉毛問。

金猴子尷尬的擠兩下眼睛，朝店老板背後挪揄地打個手示。

『店老板，他們笑你的耳朵哪！』胡二鍋頭毫無顧忌的笑着。

『唔……耳朵……』店老板不期然地伸手去摸了一下刀疤。

『被土匪割去的吧！』金猴子嘻皮笑臉的問。

『嗯，不是得！』他難爲情地搖搖頭，乾澀的嘴唇抖動了一下：

「呀！三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他癡思着沉在悠長的記憶裏，舉起木槓不變的睜光，嚴肅的注視着我們，嘆了一口氣……

『唉……』

(二)

把邊江底支流麻谷河，沿哀牢山脈向南流；雖然它的來源很遠，但水勢非常峻急，滾滾的水波一個緊跟一個，活潑潑地推捲着前進。

浩浩蕩蕩的河面到了中流，忽然山形折進去一個大灣子，水流祇好順着山腳繞一個弧形大灣子，疲之地流出去；却又被對面家樂山所突出的岩石障住了一半河身，奔躍着的水便飛濺起來，衝激在岩角上，二三丈高的浪花，發出牛鳴似的吼聲；轟隆隆！轟隆隆！的喘哮着。因此這裡便給人們稱為「響水崖」。

離開響水崖三四里遠的地方，河面的兩岸拴着大鍊子結成的鐵索橋。客商們從橋上趕着騾馬，可以直接到山腰中的烏克拉木寨內去，把他們馱子上載來的布匹藥品之類，和寨裡的夷人換取一些：鹿茸，虎骨，麝香等珍貴的東西帶回去。

賺錢。

當我剛有十九歲的那年，家鄉遭了旱災，五穀雜糧都種不下去，父親整天的在家裡搓着手乾着急，恰巧他的一個老朋友曹三鍋頭要到把邊江一帶做生意，父親便命我同曹三鍋頭一塊出去混混，也學習一點趕馬人的本領；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我們開始了新的生活，參加到曹三鍋頭的伙伴裡——趕馬。

我們從把邊江順流下去，到了麻谷河的烏克拉木寨。曹三鍋頭打算和寨中的土司交易些貨物，一方面幾個月來的旅程，人和馬都感到了疲倦，也可以在那裏稍稍休息一下。

我們的伙伴一共七個人，大家居住在當地一個夷人家裏。這是和曹三鍋頭很熟識的，一家人只有一位老頭及他的一個二十多歲的獨生子。

他們父子因為和趕馬人往來得久了，也能夠說幾句漢語。主人招待我們非常週到：當口乾的時候，他便搗些甜漿，

柚子、榴槤，大把大把的捧給我們解渴；肚子餓的時候，又可以吃山蕉、磨子、及野兔的肉。

每天每晚，我們坐在棕櫚樹下，烤着熊熊的篝火，大口大口的喝着燒酒，細嚼着鹿肉乾巴。一剎那，誰都會忘記了自己的家，滿足地，暢快地，大家說紅了臉噙笑着，互相打鬧着玩。

日子像天外奔躍的河水一樣，匆匆的流去了。我們已經在這裏沉溺一整的九天，曹三鍋頭因為交易已辦妥當，獲了厚利。要預備離開烏克拉木寨了。

文 藝 季 刊

當決定動身的那天早晨，我突然中了瘴氣病倒在床上。大家沒有法子，只好停留下來。伙伴們七手八腳的到山裏去尋一些草藥來給我胡亂吃下去，過了三天病反沉重起來了。

曹三鍋頭毛焦火亂的搓着手抱怨我道，

「年紀青青的小伙子咧！屁股裏也有三把火，連一點點瘴氣都耐不住，就這樣子痛得馬仰人翻，硬是豆腐做的也比你強多啦！我老曹剛有你這歲數的時候，就是小尖刀都吞得進半打去，……咳！我真是倒他媽的楣楣！……」

他皺着眉毛，螞蟻似的徘徊着。

結果他把我留在夷人家裏養病。他自己帶着伙伴們渡過麻谷河到把邊江上流去和那裏的苗族買一點老土（注二），並且約定半個月後趕回來喊我一同歸家。

因為我已經和這家父子倆人混得慣熟了。也就坦然無慮的答應了他們，安心地獨自在這蠻荒的烏克拉木寨留下了。

(三)

溫暖的陽光由芭蕉葉的尖瓣上瀟瀟下來，地上反映出斑駁的影子，好像交織的圖案。

遠處的樹林裏，飄曳來幾聲幽息的蟬噪，怠倦的在耳旁響着，一叢一叢的茨實結了小粒的紅果，麻雀在枝葉上啄食，吱！吱！地跳躍着，一個追逐着一個。

我和骨地邦去頭子的兒子，在芭蕉葉的蔭蔽下，已經好一會了。

這小伙子的身軀，真結實得像一匹野牛，他的胳膊伸出來比較我自己的腿還要粗，爬起樹來那樣敏捷的腳，恐怕就是猴子也趕不上他。

我在他們父子的家裏，已經把病養好了，祇專心等待着曹三鍋頭及伙伴們轉騰來，好一同歸去。

魯地邦——這個夷人的古怪名字，還是昨天剛聽到他父親喊他的；至於他父親那老頭子又叫個什麼名字？就簡直不知道了。

「咕咕咕！」山鳩在芒菓樹上叫。

「啊啦啦！嚇嚇！……」魯地邦用手肘碰了我一下，欣喜的拿起弩箭來，圓圓的眼珠向芒菓樹尖上窺探。

「嗚哇！……」他尖銳的打一個口哨，山鳩驚得飛起來，我祇聽得弓弦響！的響了一聲，一隻帶箭的山鳩墜落到山坡那邊去了。

「你的弩箭真打得好！」我稱讚了他一句。

「嚇！拿來，呷酒啦！」魯地邦若我笑了一笑，拋下弩弓，跑向前面追尋受傷的山鳩去了。

我看着他背影消失在山坡後，便拾起他拋下的弩弓，蹲在芒菓樹下等候着他。

……

太陽漸漸變熱起來了，天空飛翔着蒼鷹，尖溜溜的嘯着。山風帶着野草的味吹過來，撲在臉上令人感到不大舒適。

魯地邦還沒有回來，我的肚子却饑餓起來了。心中也

焦燥起來，並且腳都踏得酸麻了，只好自己站起來去尋找他。

我翻過了山坡，走到一個小土崗上，左右是重疊峻峭的山峯，濃密的森林。下面流着麻谷河的水，河邊上走着幾個夷女，頭上頂托着一隻盛水的土罐。

四野真靜悄悄的，完全看不見魯地邦的影子。

我的心中暗忖「也許他已經回了家吧！」自己一個人摘了一片狹長的草葉放在嘴上吹着，順着來時的山路回到那所小屋去。

(四)

傍晚時候，太陽從對面蒙樂山頂上落下去了。

我和這一位老人在屋外樟木樹下吃飯，因為魯地邦還沒有回來，他焦慮的喝着酒，談到了他的兒子：

「……咳！娃娃大啦，真是費神；我早晚打算替他娶個媳婦，總沒有幾文開錢……唉！素來都是聽話的，這幾個月來，不曉得雜箇會愛上啦士司老爹的弟媳婦，兩個打逗得熱烘烘的……他摸了一下鬍子又接着道：「這根小寡婦硬是坑害人的妖精……迷上了他……」

……」老人呷了一口酒又搖搖頭。

「你放心好啦！魯地那是老實人……」我安慰着他。

老人聽了我的話，毫不以為然的擺一下手道：

「唔唔，你不曉得！年青人樣樣都老實，就是關於女人

不老實……出暈車……咳嗽！……我這條老命就

要送脫的……」

他憂愁的嘆了一口氣，把酒杯嘸！的放在石桌上。

「他們會活埋掉他的。唉！……這樣的年青人，被

埋掉好多啦……噯！這幾天我鴉叫……」

他的話剛到這裡，被一陣腳步聲打斷了。

一個年青的夷人走過來，跑得滿頭的大汗，喘息着說了

幾句聽不懂的話，態度很嚴肅。

我的心禁不住小鹿撞鐘似的跳動起來。

「啊啦啦！……娃娃……在……甘蔗田裏……細去……」

……

老人的臉馬上變成死灰，身體顫抖着，

「他們，要埋掉……我要求出司老爹……格瑞齊

都拉（注三）」

他流着眼淚拔腳就跑，我只好慌張的緊跟着他。

到了七司居住的大屋外，老人衝進門去了。我却被門口

站衛的兩個背馬槍的夷兵阻住，屁股上還挨了一腳。

我蹬在圍牆下，胆怯性的屏息靜聽屋裏的一切聲響。

當初一樣也聽不見，祇有歸林的鳥聲嗷嗷着。

「老爹……格馬齊都拉！」裏面傳來老人的號哭

聲，沙啞地顫抖着，分外顯得悽慘。

接着，在哭聲中忽然夾着皮鞭抽打人的聲響：噹！噹！

噹！魯地那殺豬一樣的吼着。

我的心駭得戰慄起來，雙頰好像火燒。恨不得奔進屋去

暮色漸漸籠罩了整個的烏克拉木寨。夜風淒慘地奏着初

恒的調子。山下河水的響聲更清晰起來。

突然門內出來三個荷鋤頭的漢子，老人歪歪倒倒的搖擺

着身體，在後面拖住一個人的鋤頭要喊着哀叫……

「不能埋掉他……求求你們來埋我哪……」

「不能埋掉他！不得埋掉他！……」

讓老人拖着鋤頭的那一個，忽然轉過身來向老人跪胸

猛方踢了脚。

老人，痛苦地癱倒在地上，又掙扎起來：

『不能埋掉他！不能埋掉他！』

(五)

我懷着一腔悲憤的熱血，帶了一把銳利的尖刀，在這深沉的黑夜裏才干着到土司宅去，打算把魯地那營救出來。他是被倒吊在馬房的大樓上。

老人死的太慘了，這件事不能不怪自己疎忽：當他被鋤頭柄打倒的時候，我上去扶他，他突然擺開我朝前瘋狂地奔跑，向着麻谷河的岸邊馳去，我驚惶的追隨着他，脚不幸被路上的野藤絆住，一時拉不脫，他已經到了河岸上，等我割斷藤子追到，他剛剛彎身投河，我急忙一拉，手中捉住那一個腦袋上的白布套頭，人却直墜下河水中去，水面打起一個浪花，依然靜靜的流着。人就是這樣的死了。

爲着老人的死，激起了我救魯地那的勇氣，曹三鍋頭走的時候他給我留下了一匹小馬，最能走山路，可以騎了逃走。

我在柏樹枝上翻進了土司的後園，緊張地向馬房行去，

園外掘埋人坑的土塊聲，威脅的響着。

馬房中沒有燈光，黑漆漆地，祇有魯地那淒涼的呻吟。

門外用大鐵鎖扣着。

我用刀將窗格子割了幾根，擠身進去，鼻管內傳來馬屎的臭味。我輕輕地呼喚着魯地那的名字，刺了他的身邊。

『魯地那！我來救你啦！』我摸索着他被捆的繩子。

『唉！你快出去，不要管我，他們會殺害你的！』他衰弱的垂着頭說。

『不要緊！你跟了我逃走！』我用力企圖將他的繩子割斷。

正在緊要關頭，馬房外轟然點起火把來脚步聲很雜沓。

『趕快走！不得了，……』魯地那催促我逃走。

『他們要活埋我了，你去招呼我的老子，二世發牛發馬來報答他的大恩。』魯地那傷心的哭起來了。

我看見火把的亮光已經來到門外閃動着，還有開鎖的聲音，我急忙臥倒在一個馬槽中，用稻草遮住身子。

人聲嘈雜地湧進七八個人來，幾個人便去解魯地那的繩子，他們陡然發現被我割破的繩子，打着電話，分散開來四

處搜尋。我看見實在躲不住了，跳出來朝門外奔逃，他們一窠蜂的趕出來，我跑出了大門，從山野中逃去，剛到一堵峭岩上，後面追進了一個，舉起刀來，我朝山下跳，耳根上嚓！的一聲，左耳被砍掉了，我從山草叢中滾下山霧去。……

(六)

『……………我的耳朵就是這樣的失去了……………』

店老板娘嬌的講到這裏，又長嘆了一口氣。

我們和他開玩笑的興趣一點沒有了，嚴肅的聽着。

『後來怎樣呢？』金猴子好奇的追詢。

『咳！後來——後來……………天亮了，太陽紅通通的

照遍了山谷，我幾乎痛得暈過去，用手掏出衣袋裏的刀口藥

塗在傷口上……………勉強忍着痛苦，爬起來走，朝鮮紅的

陽光行去。上把邊江蒜曹三鍋頭，又聽說他到麻谷河的烏克

拉木塞去了……………我只好流浪回家……………』

『這地方真野蠻！』我恨恨的說。

『唉！老弟，你年紀還小，世界這樣大，比這件事情還

殘酷悲慘的事多着哪！』店老板望着我說完，又伸手去摸那

刀疤的痕跡：

『咳！……………耳朵……………』

(註一) 即俗謂『馬虎』

(註二) 趕馬人稱『鴉片』做『老土』

(註三) 『格馬齊拉都』係苗語，即『救命』之意。

一九三七、十一、四、寫於藝師。

◎本刊下期要目預告

兵慌馬亂

寒 毅

禁 地

楊光潔

夜霧(中篇小說)

周 輅

此外尚有：

李 欣 沈從文 蕭 乾

王西彥等人之作品



散 文

我的家屋

施藝存

雖然我旅居的時候很少，但我從來不很戀念我的家屋。我從小就覺得大丈夫四海為家這句話有意思，因此，每逢在旅居異鄉的時候，我總能夠隨遇而安，一點沒有「出門千里，不如家裏」的感想。關於這種心理，或許也可以說是由於我的家屋並非是我的產業的緣故。我父親自共和以後，棄學習商，二十餘年來，操奇計贏，迭經聚散，到如今還祇積了一肚皮不合時宜的孔孟之道，而未得營其甕裘，我呢，十年來衣食於奔走，而仰事俯畜之資，還是未有着落，既無蔣公之三徑，更無楊子之一廬，因此，所謂我的家屋，實在還是稅的傭人之居，何所用其懷戀呢。

但是，在十一月二日晚上十一時，我接到了大妹的電報，知道我的家屋已經被日本飛機投彈炸燬了。我讀了電文之後，不禁有點感憤，而平生第一次地懷念起我的家屋來了。

這二十年來長於斯歌於斯的屋子，現在竟遭受了敵人的暴虐，我們一家人在這屋子裏的生活，到如今終於結束了。以後呢？我們是否將仍有一所屋子居住？我們能否得到一所同樣的、或更好一點的屋子？我們在將來的新屋子中，是否能遇到同樣融洽的生活？我耽愛着這一所家屋之被摧毀，不要是家庭運命轉變之朕兆吧？在這種種幻覺似的思慮之下，我懷念起我的家屋來了。

我於民國元年隨父母從蘇州遷居到松江，當時卜居於城內府南四百零五號門牌的金姓屋子裏，祇有矮屋三間，非常偏仄，而且又是和人家同居的，所以我們在那屋子裏住得並不長久。現在可記不起是民國四年，抑民國五年的事了，我們搬入了同街四百零三號——現在是縣府路二十號——的俞姓屋子，這就是我如今懷念着的，已被敵人炸燬了的屋子了。

這所屋子一共是三開間的三進，第一進中間是大門，兩邊是一個靠窗的房間，北邊却是一方空地。由一道牆把它和街路分隔開了。第二進是三間正屋，每間都分做前後二間。中間前是會客室，後面便是餐室。靠南的一間前後都做臥室，靠北的一間，前面做書齋，後面又作臥室。在書齋前，有一間小小的耳廂，那便是一個小書房，第三進却是小屋，分作廚房及僕役室之用了。這所屋子是坐西朝東的，所以每到夏季，上午則前半間非常之熱，下午則後半間又曬滿了太陽，人住在屋子裏，就像被蒸烤着一樣。

然而我們在這屋子裏舒服地住了二十餘年了。

在這所屋子裏，與我關係最密切的，自然是客室左邊的那間書齋了。當我十餘歲時，父親還沒有完全放棄了詩書，每晚總在昏黃的石油燈下，吟誦一些詩文，那時我便侍立案側，傾聽着，隨時有心領神會的地方，後來，父親因為業務繁劇起來，親晤數之時愈多，事詩書之時日少，於是他的座位由我佔據了。我從書箱中檢出一些不甚熟悉的古書來，不管懂得不懂得，摹仿着他的聲調，琅琅然誦讀起來，這是我一生愛好國文學的開始。

這一間書齋的陳設是很簡單的，統共祇有一棹數椅，並

舊式書箱十二隻而已。在民國十年以前，靠窗子的一部分，還安置着一架母親的縫紉機，差不多每天晚上，母親的機聲，父親的算盤聲，我的讀書聲，和妹妹們的嘻笑聲，互為應和，父親常常引曾文正公的話，「入其室，有讀書聲，紡績聲，兒童笑樂聲，其家必興，」覺得很滿意，有時他還嘲笑自己，說惟有他的算盤聲不很典雅，但是他無論如何想不到我們的讀書聲，紡績聲，笑樂聲，始終都沒有把家興起來，反而是他的算盤聲維持了我們的生活，直到現在。

我應該再提起這十二隻舊式書箱，因為牠們都是我的恩物。這十二隻書箱是父親從蘇州搬來的，其中都貯藏着中國書，試帖八股幾乎佔其半數。小說筆記佔了十之二，其餘便是一些五經四書及唐宋八家文集之類了。對於這些書籍，我都一例地加以愛護，雖然我從來就不愛看那些試帖八股。直到後來，當我十八九歲的時候，自己也能買一些書了，因為要騰出地位來安置自己買的新書，才漸漸地把那些試帖八股之類的書籍淘汰掉。十餘年來，我已養成了一個愛書之癖，每有餘資，輒以買書，在新陳代謝之餘，那十二隻書箱的內容，已經成爲比較的整齊的了。雖然說不上是藏書家，但在

我却是全副家產了。某年，因為要讓出這書齋來給一位親戚暫住，我把這些書箱移置在客室後面的餐室中，到如今沒有移動過。今年初夏，我因為歷年來買的西文書多得沒有地方安頓，遂又製備了四隻西式書櫥，放在書齋中，以度藏西書及一部新買的四部叢刊。這些書櫥陳列不到一個月，上海戰事就發生了，不及兩個月，我就離捨了它們，隻身走天南了。現在我對於這兩部分的書籍的損失，都不勝其惋惜，我希望牠們不至同歸於盡。兩者之間，權其輕重得失，我寧願日本飛機上的炸彈投在書齋附近，燬滅了我的西文書，而儘倖保留了我的中文書，但是這種希望，當然是無聊之極思而已。在為國家民族之光榮的前進而犧牲的時候，還容得你選擇嗎。

書齋外邊的院子是我和妹妹的幼小時候的樂園，從前曾經有過一株碧桃，一株石榴和一架葡萄，因為培養不得其法的緣故，碧桃和石榴先後都萎謝了，至於那葡萄呢，是為它吸引了幾尾蛇來，所以終於也被伐去了。以後這個院子裏的花草祇有一些鳳仙、海棠、萱草月季之類曾先後熱鬧過。在父親四十歲生日的那一天，我們曾從隣家去折了一枝薔薇

花來插在花瓶裏，不料那枝花竟在瓶裏生長起來，一個月之後，我們發現他已經長滿了一瓶子的鬚根。母親很高興，以為這是一個好朕兆，就把這枝花種在院子裏的牆邊。至今已有一十八年了。雖然因為我們不善栽培，同時又因土地較為瘠瘠的關係，花園不肥，但是在每年四月間，它總開出一片繁花來，象徵我們一家的生意。

院子的一角，被一間小廂房佔去了。這是我家唯一的間南屋子。因為我從前曾在那裏安過一張書桌，為閉戶讀書之用，所以家裏人都把這間屋子叫做小書房。某一年的舊歷元旦，我曾在大清早起就聽在那小書房裏朗讀古文，却不想被牆外鄰居錢魯魯先生聽見了。錢先生是縣立第一小學的校長，也曾是我的業師，在舉行學期始業典禮的時候，他就把我，在元旦不廢諷誦的事實，加以渲染，作為勉勵學生的資料了。這件事情，直到當時聽他訓話的小學生升入中學，做了我的學生之後，他們告訴了我，我才知道，然而那時錢先生已經去世了。現在呢，連那個小書房也不存在了。大年初一早晨讀書這種樂趣，也因為與社會有了接觸而渺不可復得，這也是使我有點茫然的。

現在我想起我的臥室來了。在我未結婚以前，那屋子原是我父母的臥室，我就睡在他們的後間。每晚九點鐘光景，我侍奉父母親安置以後，就給他們把茶壺擱上了一個鐵絲架，把石油燈減低了火光，放在茶壺底下，預備父親午夜要喝，於是我退到自己房裏去睡覺。這睡覺，大多數的日子是假的，因為我懷裏早就藏好了一二卷書。我把洋燈移在桌子邊上，使它更近一些床，於是我伏在被池裏看書，若是在寒冬之夜，其趣味更爲雋永。有時父親或母親覺察到了我尚未真的睡覺，便敲着板壁催我，我雖然答應了，可是事實上，卷帙不盡，總是不肯睡的。我結婚以後，父母親就把他們的臥室讓出來給我，而自己遷到書齋的後邊去了。書齋後邊那間屋子，沒有地板，更沒有天花板，所以比較的潮濕，我屢次想把那屋子裝飾一下，又屢次因為不是自己的屋子，屋主隨時可以要我們遷居，那時便損失了，懷坎在心，直到如今，現在這屋子根本都毀了，或許是天意要我們另外找一所住屋，使父母親能有一間安適些的臥室嗎？然而，目前全家都在流離轉徙之中，卜居之事，那裏談得到哪？

我家的客室是不會給客人以好印象的。第一個使來客感

到不舒服的是那一堂太古舊的几椅。我們未嘗不知道這一套几椅是不能再使用的了，然而我們不忍撤除它。父親常常提起這一套几椅的來歷，說是祖母怎樣艱苦地購置了這些家具，才在族人的欺凌之下稍伸了她的委屈，我雖然生不及見祖母，但聽了父親的演述，也深感於先人創業之苦辛，而對於這些古舊的家具有一種戀戀之意了。可是現在，在暴日蕪炸之餘，這些几椅想必也都毀壞得不能用了。以後我們當然可以購置新的摩登家具使用，然而這些足以昭示一家之歷史的紀念物，却非後人所得見的了。

在我家的客室中，第二個使來客覺厭的應當是兩壁所懸掛的屏條了。自從我們遷入這所屋子，迄今廿餘年，兩壁的屏條祇換過一次。前十年間掛的是一篇王守仁書客廬私祝的拓本，共八幅，分張兩壁。這是一篇警告客人不要誘導他的子弟做歹事的文章，詞氣甚爲嚴正。父親之所以選擇這東西掛在客室裏，我想一定不是無意的。但是這篇文字的影響，却不生在客人身上，而生在我身上，因為那時候父親的客人，多數皆商人，不甚知曉文字，他們即使看了一遍，却盡是無動於中，單把這兩壁所掛的看做是名人筆蹟而已。可是我

却每天看見，就得每天默讀一通，於是在交友之際，就不知不覺地會想起陽明夫子的訓誡，這對於我以後的立身處世，不能說是沒有影響的。在我弱冠以後，我自問在修身之道這方面，已有了相當的自信，所以把那八幅私視除掉，原想從書畫箱中找幾條字畫來掛，可是竟沒有八幅相稱的東西，不得已掛上了八幅岳武穆寫的前後出師表，又是黑底白字的碑帖！一直掛到現在，竟懶得沒有換掉，這是近十年來常常被來訪我的朋友們所咒詛的。現在，願它們隨着牆壁一同毀壞了罷，我希望能書畫的朋友們會供給我以傑作，為我將來的新居生色。然而，若是這一次的抗日戰，吾國終於收積了的話，那我也不敢有此闊邁的希望了。

我的家屋，雖說共有三進，但可用的正屋就祇這麼三間，儘管它在我看來有多大的意義，多少的感情，可是在整個松江縣城中的萬家屋瓦之下，它又是多麼渺小的地方啊！當我離去松江的時候，我還堅信我的家屋是不至於燬滅的，所以，除了隨時要穿的衣服以外，我不勸家人搬走一點東西。可是現在，這渺乎其小的三間燦屋，竟然光榮地犧牲於敵人炸彈之下了。在人家眼裏看來，儘管這犧牲是如何之渺小，

如何之輕微，可是我的繼續之情，却不是旁人能體會得到的。采薇之詩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我雖然未嘗不知道，但若有因此就要責備我不務其大，那却是不甘受的了。

附詩一首

十一月八日

十一月二日接家報，悉松江舍下已為日機投彈炸燬，翌日感賦。

去鄉萬里艱消息，忽接音書意轉煩。聞道土師迴溟上，却教倭寇逼雲間。室廬真已雀生角，妻子都成鶴在樊。忍下新亭開涕淚，夕陽明處亂鴉翻。

兩

會憲邦

暴風雨過去往往是一個明淨的世界。雖然有時候引起山洪暴發，有時候弄得白浪滔天，有時候也會引起巨大的水災，但它一過去總是一個明淨的世界：太陽和煦的照耀着，對於人們好像慈善的老翁溫存小孩子們似的，天空碧澄澄的一點雲也沒有，一切的一切都像洗過一般，顯得非常的清潔，就是我們的心境也會十二分的舒暢。

但假如細雨淅淅，儘管那樣飄呀飄的。那就會弄得你個好久好久的不見天日，陰沉沉的霧氣濛濛的一點光明也沒有。滿地弄得泥滑滑的，越下得長久大地却越餓餓，一天一天的下去那是如何的難受啊。

我們對於侵略者也是如此，寧肯暴風雨似的幹去。雖然有時候不免山洪暴發，不免白浪滔天，不免引起巨大的水災，但結果總會得到一個明淨的世界。太陽總會和煦的照着我。但假如不死不活的弄去，那就會好像細雨似的一天一天的下着，終於難以再見大日。

憶

納如林

在這靜寂的深夜裏，我忽地醒來，耳畔只聽得同學們的鼾聲，翻身聲……四面是黑漆漆的，僅有窗簾上照着一線銀白的月光，更覺得死沉沉的寂寞，我再三的想重入夢鄉，可是翻來覆去總不能睡覺。

窗外一陣大風呼呼吹過，月兒已躲入烏雲裡去了。忽然電光一閃，雷聲轟隆隆的滾過，接着就嘩啦啦的下起雨來。不覺使我想起一件傷心的事——三姊之死。

大約是在前七年的某天晚上，同現在一樣的：有月光，

有大風，有閃電，有雷聲，有暴雨……

那天晚上，月兒東升時，我同三姊到姑丈家探問姑母的病；並且同表姐在一處談天，玩了好一會，天色忽然變了！於是表姐便拿傘給我倆，姑母又囑咐些瑣碎的話，我倆便辭別了她們，走上歸家的路途。不久，果然大雨襲來了！那時大約是十點鐘吧。

我倆在暴風雨下走着，雖然有雨傘遮身，但因雨勢太大，傘已是無用了！一陣大風把吹雨的迎面射來，臉，手，衣服都被雨澆得濕淋淋的；身上感到異常寒冷，不襟颯颯的發抖，我的三姊素常是患着肺病，膽量又小，體格也是十分軟弱。在這情況下，連素稱體格健全的我，已是難得支持，何況她呢？她用一隻冰冷的手，緊緊地握着我的手，不時咳嗽，吐痰，呼吸十分緊速，現出十分疲乏的樣子，我的心裡極希望能得到一輛人力車，很快的坐着回到家去。

那時，街上的舖子多已關閉了，路上寥寥走着幾個人，十字路口，有一個穿着雨衣，手裡提着藤棒站的岡警，一路不響地來往徘徊着；街心中，點綴着幾盞街燈，放出暗淡的薄光，照着我倆的跡程，多麼淒涼啊！

經過一條小巷時，忽然遇見一隻黑色的大狗向我瘋狂吠；接着又有幾隻狗也狂叫了幾聲，一窠蜂似的直向我倆撲來，真把我嚇得要死；尤其我那膽怯的三姊，竟嚇得棄了手中的雨傘，一個不留神，滑跌在地上，連我也險些兒被她帶倒

，那一黨可惡的死狗，見傘忽然落在地上，反緊退了數丈，但仍然是搖頭擺尾地追着我們亂吠，我便連忙拾起雨傘，拉起三姊，急步走過了這條小巷，真又是幸運得很，恰好有一輛空人力車在等雇主，我倆歡喜的上了這車，安適的回到家裡。

母親見我倆回家來，表現出十二分的歡喜，叫我倆把衣服換了，又叫我烘火，我順嘴將方才路上遇狗的事講出來，惹得全家都哈哈大笑，尤其我的二哥笑得最凶。

哦！不吉之兆來了！

我的三姊忽感身上發熱，咳嗽聲却又非常緊速，臉綠色

的痰，一團團的；她口中不斷瀉出，最後連血都吐了出來，全身發着虛汗，母親忙扶三姊睡在牀上，一面又叫張媽去請醫生……

不久，張媽便請來一位中醫，那位中醫大約四十多歲，

高聳着背，頭戴一尖頂小帽，一付茶色的眼鏡，戴着深凹的兩眼，留着八字鬚，身着一件深灰色的長衫，外罩一件黑色馬褂，足登大黑皮靴，左手提一個皮包，右手托着拐杖，慢慢的踱着進來。

父親招呼坐定，吃了幾口濃茶，他便打開皮包，拿出紙筆，墨，硯，并一個玲瓏的小布包，叫三姊將右手攤在上而，照例按了脈，問了病狀，慢慢的開言道：『你家小媳這病很重，而且又是肺病，就……就非常難醫，但……但是吃了我的藥，頭一付吃了，至少總……總會有……有點效力，我敢包十付藥內，一定……會……會好的。』於是開好藥方，收拾皮包，取了診費，辭別父親，跨出門坎，張媽已跟隨着拿藥去了，我已上牀睡覺。

第三天，我放學回家，見三姊的病好了些，心裏非常快活，可是從她得病後的第五天起，她的病便一天比一天重了！換了許多醫生，吃了許多藥，都是一點效力也沒有，反將病勢加重。她病後一個多月，有一天，（我記得是星期四）我放午學歸來，回到家裏，客堂裏人也沒有一個，只聽得三姊房內，傳出一片嗚嗚咽咽的哭聲，我非常奇怪，連番都不

放下便跑到三姊屋裏；看見母親，姑母；都十分悲傷的大聲
 哭着，還有大嬸，三嬸……都在哭着，暗泣着，滿屋子的人
 都哭喪着臉，這時，屋內充滿了淒慘的空氣……
 ——轟隆隆一聲炸響，驚醒了我最悲哀的追憶：嗚！嗚

！嗚！嗚！壁上的掛鐘已敲四下了。
 窗外仍然下着大雨，一片狗吠自遠方傳進耳朵裏；同樣
 的有……大風，閃電，雷聲，暴雨……可是，我的三姊呢？

戰線 上

邱雲祥

七月的秋風，
 輕輕地逡巡過戰場，
 鎡血的健兒，
 爲着祖國的解放，
 英勇地保衛邊疆。
 一滴滴的熱血，
 灑遍了殘破的河山，
 衝鋒的軍號聲，
 鼓舞了人們熱血奔騰的心，
 揮動手內的大刃，
 「衝呀！殺！」悲壯的吼聲裏——

黑鐵，閃出凜冽的寒光。
 昔時草綠色的軍裝，
 今已赤色斑斕，
 砲花爆炸，
 飛來的火光，
 照亮了夜的戰場，
 「衝呀！殺！」
 斷我們的頭顱，
 灑我們的熱血，
 在敵人的槍尖下，
 奪回失去的故鄉。



我們

歌 詩

我們都是鐵匠，
舉着手膀，
用力的打；
一萬個鐵錘落了下來，
鏗，鏗，鏗，鏗！
把黑暗打開，
天快亮了！

□ □ □ □

我們都是鐵匠，
舉着手膀，
用力的打。

詩 歌

夢 麟

帝國主義的工廠，
燒了；
工人散了，
我們，
來到民族解放鬥爭的前綫，
一萬桿步槍舉了起來，
鏗，鏗，鏗，鏗！
打，把黑暗打開，
天快亮了。

種田地的，
被帝國主義把週身剝光了！
我們，
什麼都沒有的，
來到前綫，
用砲火去耕種，
用砲彈來下種，
用熱血來灌溉，
我們現在，
是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士，
蓬，蓬，蓬，蓬！

△ △ △ △

在砲火的聲中，
新中國誕生了，



我們都是學生，
我們願意做一個海燕，
太平洋的風暴來了，
我們是預言的喇叭，
吹奏着黎明的歌曲，
新中國誕生了。

中國的聲音

夢麟

一種聲音，
從高處落下來；
像大海的波濤，
像雷電，

像風的狂吼！

火的呼嘯！

聽呵，

新中國的聲音！

古城

寒毅

太陽爬過清冷的宮牆，
寶頂上烏鴉啾啾着寂寞的黃昏，
輕風掀
不起沉重的落葉，
馬櫻花還蕩漾着昔日的清芬。



這古城，
像個沒有腳的老人，
在臉上寫着多少離亂酸辛，
滿腔荒涼的往事，
夜夜伴着星月嗚咽。

戀 戀 戀

又是一陣塞外的狂風，

老人臉上添了新的淚痕，

急忙伸出瘦削的兩手，

抱緊了羔羊似的孩子，

懷着一顆顫抖的心。

英雄之歌

馬碧波

伊斯蘭教的至聖，
偉大的穆罕默德，
我們將要學着你，
捧着正義的天經，
持着自衛的寶劍，
誅彼兇暴的倭寇，
我們願意做個勝利的死者。



揮一揮鋒銳的劍，
跳上了戰馬，

怒吼一聲「救……」
鐵的寒光

閃出了死的詭譎，
休閒殘賊如何兇險，
到血泊裏划勝利的舟楫。

水災

寒 寂

黑雲像動搖的山，
細雨輕悄的打在狂濤上，
朦朧的一片汪洋，
辨不清從前的方向！

在原來地方，
沖散了我們的爹娘，
看不見我們的田地，
找不着我們的住房。

聽！是濤聲吧？

還記得臨危的慘叫呢！

老年人的掙扎，小孩子的蒼泣，

不是遺餘在波浪上嗎？

※ ※ ※

秋隨雨點降下來了，

洗不盡臉上的淚痕呢！

抬頭看看天，

烏雅把雨點叫大了。

一九三七年、九、六，改舊作

偉大的搏鬥

楊其莊

我們開始了這一場偉大的搏鬥
瘋狂的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對手

牠們的武器是！

披着鋼甲的軍艦，戰車

十六吋口徑的重砲

五百磅的爆炸彈

殘酷的燒夷彈，毒姆彈

我們的武器是！

四萬萬隻憤怒的拳頭

四萬萬顆結合的心

高速度的機關槍

掃倒了前排衝鋒的弟兄

後排的抱着死難的屍身滾過去

我們只要還有最後的一滴血

我們只要還有最後的一點呼聲，

不怕整個的中國變成一片焦土

我們決不會把一分一寸放棄

我們要在這焦土上把中華民族建立

我們要從這焦土上

秋夜

趙文富

月光浴着我的孤影，
 我踽踽走在翠湖之濱，
 無情的西風迎面吹來，
 吹動了我這創傷的心。
 我踏着碎的樹影，
 背着手在湖邊沈吟。
 對岸映在水中的燈火，
 似黑暗中閃爍的寒星。

淒風苦雨曲

和棟材

我不是作家，
 不能寫盡人間的虛偽，
 我不是藝術家，
 不能畫盡社會的醜惡，
 細雨不斷的哀泣，
 西風不停的悲鳴着。

宇宙僵屍般地寂寞。

※ ※ ※ ※ ※

今朝呀！

怎的這般風雨飄搖？

魑魅的翅膀把人籠罩，

人們深陷在黑暗中掙扎……

明朝呀！

幽微的燭火開了花，

快樂的世界將臨到；

暴風雨的前奏——

原是「光明」的預兆

八月十九日

深秋

納永寧

滿山的楓林，

染遍了這蕭瑟的深秋，

朝曦裏的萬道血光，

幌舞在這荒涼的山上，

是些彩色的紅蝴蝶嗎？

平原上也好像歎滿了。

※ ※ ※ ※ ※

平原上的人啊！

你們像楓林一樣，

你們的血與楓林塗在一張畫裏，

不怕冷罷，你們？

像血光一樣，

這張畫將永久的掛在地球上。



抗敵詩歌

我們的時代

和集泓

我們的時代，
是血和鐵衝突的時代。

壯士們！打、打出我們富麗的河山，
因為它原是我們僅有的遺產。

我們的時代，
是生與死搏鬥的時代。

壯士們！死，你們偉大的死，
才是你們子孫幸福的生。

我們的時代，
是倭奴給我們的暴風雨的時代。

同志們！祇要四萬萬顆心是一顆的時候

給它們一個致命的痛擊，
擊碎了他們的心。

我們的時代，

不過是一個黑暗的冬夜；
那黑暗毀滅不了光明，

我們的血和肉便是美麗的火光。

二十六年十月

鄭富那

衝鋒

荆棘塞滿了前途，

不景氣佔領了長空。

嗚嗚！槍聲，砲聲，吶喊聲，

集中在耳膜。

人們的喉泣，慘呼，悲號，

轉旋於狂風暴雨之中。

起來吧！振起精神，犧牲心力，

去救那羣。

* * *

同志們！努力！

負起你的責任，認清你的目標，

預備着和不景氣掙扎，

預備着和惡劣的環境肉搏，進攻。

自這日這時起，

努力啊！進前，衝鋒！

我們怒吼了

徐真

我們怒吼，

我們怒吼；

我們如海潮一般的怒吼，

我們如火山一樣的怒吼；

我們要把好我們的手彈！

我們要迸出——

紅的火花；

熱的燃雷；

我們要發出——

鶯的呼聲，

力的振撼！

喚醒那——

千萬的生命的生命！

共臨時代的先鋒！

三七、九、十、重抄

臨死的呼聲

尹鐵歐

西風颯颯，

雪花飛，

銀色世界裏，

映着幾條血痕。

數月前甜蜜蜜的故土，

到今朝——

明月依舊，江山易人。

二

塞外寒鴉啼，

泣爾無巢歸，

關東被迫不能棲，

莫奈何才向關內奔。

又誰知——

古城頭上早已飄着異國旗。

那武裝的文明人，

慘殺着無辜的百姓，

多少白骨葬在血衣。

三

不幸的他，

落在那殘忍敵人的掌握裏，

體塞不准裸，

肚飢不敢泣，

閉着凹下的眼，

靜待死神來泣。

四

最後他希望那——

南下的孤鴻，

給他傳信，

盼後死者，

繼續他未盡的本能，

收復那變了顏色的山川，

洗清他淚痕和血痕，

安眠那！飄蕩在朔北的忠魂。

呼號

馬啓國

醒了！

醒了！

東亞的睡獅，

似火山般的爆發了！

似金沙江上的急流，

抗敵詩歌 呼號

在怒昏！在呼號！

○ ○ ○ ○ ○

沉睡在東亞大陸的睡獅，

終經不起鄰近豺狼的侵擾，

而暴怒了！

五三——五四……：

獵人的拿箭射透它的全身。

九一八——一二八——綏東——蘆溝橋……：

敵人的鋼刀一片片割着它的心，

從前願做的和平夢，

而今才知屬黃梁；

從前願結的友邦，

今朝才知他是豺狼。

○ ○ ○ ○ ○

啊！可幸！

現在！

東亞的睡獅，

知道和平裡常藏着殘暴，

知道友邦的種種的陰謀。

睡獅終於怒吼了！

它的心臟裏，

埋藏着千萬人反抗的呼聲，

四萬萬同胞的熱血，

沸騰了！

五千萬健兒的槍刀，

朝着敵人身上射掃。

○ ○ ○ ○ ○

啊！如今！

不能再忍了！

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解放鬥爭！

就只有靠這最後的呼號！

把帝國主義者砍平！

這正是弱小民族解放的最後咆哮！

怒 吼 吧

魏爾志

陰慘的天，堆滿了烏黑的戰雲，

砭冽的寒風，刮起了弱小民族的不平。

起來吧，睡在黑暗中的中國，

解除了你的束縛，

恢復了你的自由，

拿着你自衛的寶劍，

起來吧！起來吧！

一個睡在黑暗中被細着的雄獅，

被淒雨打緊了，

被寒風吹醒了。

開始發出了怒吼，

掙脫了它身上的鐵鍊，

走到人類的世界，

它將吼散了戰雲，

吼出了太陽，

吼出了燦爛的光輝，

在這燦爛的光輝上，

將怒吼着勝利的凱歌。



編後

編者

我們的「文藝季刊」創刊號，終于在這風雲日緊，國事日蹙的當兒出版了。

在這裏得感謝幾個朋友賣力氣的幫忙，到現在編者可以鬆一口氣，來向讀者說幾句話。

我們編這個刊物的目的，是在希望把外邊朋友的稿件拉到雲南來，把雲南作家的稿子，介紹到外邊去，使文藝上，作一種溝通對流，而把雲南文藝界弄得活躍些。

本來當初，我們是想出月刊的，但是因了紙料的缺乏昂貴，不得不弄成季刊，這是編者很引以為憾的，如果下一兩期可能的話，將改為月刊。

內容方面，自有公論。至於作者如施鰲存，李長之，沈從文，王統照，孫席珍，徐夢麟，諸先生……都是國內知名的作家，為讀者所熟悉，這裏用不着介紹。

此外楊光潔，周翰，馬碧波，楊其莊，諸先生，都是雲南的青年作家，他們的作品如何，讀者在腦海裡還不會忘記吧。

至於寒穀的小說「劫」，本是接連在「文叢」第二期續稿「虎跳岩」上的，後來因為特殊關係，不得刊出，現由作者補寫改作，刊載於此。惟該稿可與文叢「虎跳岩」參看。

關於本刊所載「抗敵詩歌」及文字前後之補白除少數係特約外大多係學生之習作。

本刊特致誠敬的謝意，向馮稿的各位先進和朋友，更致謝楊光潔，周翰兩先生，給本刊以極大的斡旋和幫助。

本刊地盤，極端公開，歡迎省內外的朋友投稿。

本刊蒙徐夢麟先生惠賜長詩，因排版匆促關係，不得刊

出，及劉堯民先生亦允惠賜大作，方國瑜，周光宇兩先生，亦允賜作，決定在下期發表，本刊實深抱歉。

此外下期將有沈從文，王西彥，劉白羽諸先生作品。

秋 景 錦 書

院中的花草都焦黃了。
遍地的黃葉——堆滿了牆角，
雁兒背着悽悽的長天，
向南方飛去了。
秋風雖然威嚴的咆哮着，
籬下的菊，
却依然黃黃的，
微笑底盛開。

並有楊光潔先生的「禁地」及周蔭先生的中篇小說，「夜霧」。邱繼宏先生的長詩「長征記」。

一九三七，十一，十四日編者於子夜。

小 樹 水 清

堆滿了白雪的平原上，
剛長了棵小樹。
這裏沒有別的，
只不過有些枯草。
小樹就在這兒照她的新姿態。
她有抵禦風雪的本領。牠生在不知明暗的地方。
牠有偉大的前途，
牠有崇高的願望，
我希望這小樹堅實滋長，
強調了牠抗戰風雪的力量。

本刊啓事

(一) 本刊原定每月出版一次，後因某種關係，暫改爲季刊，倘各門事務不發生特別阻礙，仍擬於最短期間，改爲月刊。

(二) 本刊接受各界善意的指導及批評，惟倘有涉及及謾罵者，恕不答覆。

(三) 本刊歡迎訂閱，代售，介紹，詳章函索即寄。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外方投稿，惟譯稿暫時不收。
- 二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揭載時署名聽便。
- 三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預先聲明者例外。
- 四 來稿一經揭載，每千字酌酬舊漢票十元至三十元。
- 五 來稿須蓋有作者私章，不蓋章者一律以却酬論。
- 六 來稿須退回者，請附足郵資。
- 七 本刊登出之稿，其著作權仍屬作者所有，惟集印單行本時，應由本刊儘先發行。
- 八 來稿寄昆明市城隍廟街北新書局轉本刊編輯部收。

文藝季刊

第一卷・創刊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主編	李寒
特約編輯	周揚 光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昆明市城隍廟街雲南開智印刷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	北新書局
代售處	雲南 中華書局 安徽 華書局 文華書局

定價

本期零售國幣一角五分
全冊 伍元
四冊 柒元
二冊 伍元
訂 半年 伍元
上列銀數概以國幣爲本位郵資洋十是通用

雲南文化書店新書一覽

- 萍踪寄語 初集 八角 各集均有發售
- 飛機翼下之世界 二集 壹元
- 緊急時期的世界與中國 三集 每冊五角
- 萍踪憶語 每冊捌角
- 長城察北的抗戰 每冊實價九角
- 字辨 每冊壹角伍分
- 達夫所譯短篇集 每冊伍角特價四角五分
- 語文論戰的現階段 實價六角五分
- 三種 實價七角
- 小約翰 實價七角五分
- 幽默們叫賣聲 實價八角
- 少男少女 實價七角
- 衣萍文存 實價八角
- 遠夫自選集 實價七角
- 新文學自修讀本 實價壹元貳角
- 小品文中選 上每冊五角 下每冊五角
- 各書種類繁多尙有大批抗戰新書歡迎參觀選購售價極爲便宜 實價壹元伍角特價壹元貳角

雲南文化書店謹啓
武成路四五六號

抗戰新書一覽

- 抗日必勝論 戰時大衆手冊
- 世界資源與未來戰爭 大衆勵選第二輯
- 浮屍 皇軍的偉績
- 黑地獄 復活
- 農村三部曲 中日實力的對比
- 抗敵獨幕劇 日本的軍備南方

雲嶺書店經售

地址華山南路省黨部對門

北新書局

所到各種抗戰刊物及畫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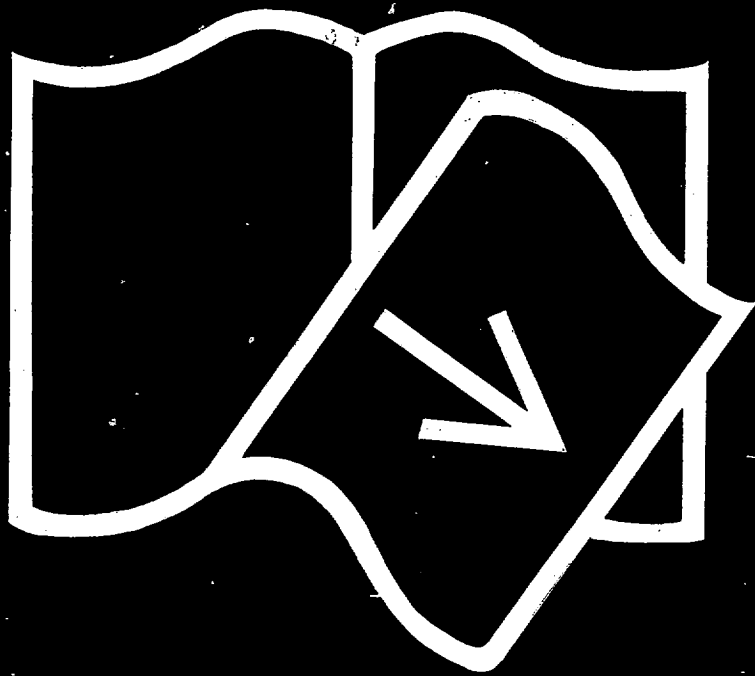
種：

- 1 內容豐富
- 2 記載確實
- 3 新近出版
- 4 訂價低廉

歡迎訂閱零購！

地址昆明市城隍廟街

本刊已註冊登記



原件短缺

1卷第2期在缺

1938

年

1 卷

第

3

期

文藝季刊

第三期要目

奉安路資料室移交圖書

這些文字序

談進步(特約論著)

「忽然想到」一章

作家的筆應該為什麼而戰

來到前方(戰地通訊)

在印度(海外通訊)

麥子

復仇

變

販煙土的一羣



章太炎遺著

38
0044

沈從文

齊同

彭桂蕓

李喬

楊超然

耶金

楊光潔

寒穀

周輅

第三卷
第一期

恒 豐 號

嫦娥牙膏

精純清涼 高雅芬芳
殺虫除臭 永室牙患

綉牌綫衫

潔白涼爽 永不起毛
柔軟舒適 式樣美化

利華藥皂

滋潤皮膚 增進健康

力士香皂

氣味芬芳 馨潔如玉

白蜜肥皂

綉緞衣服 一洗如新

雲南總經理恆豐號

各大商店 均有代售



雲南開明書店中等參考書

文心

給青年十二封信

愛的教育

世界語全程

世界語小辭典

文章作法

文法與作文

英文法講義

中等化學詳解

實用有機化學

談美

讀和寫

英文成語

高等算學入門

辭通

血痕

中等物理學詳解

地址：武成路四四六、七號

(原土主廟街)

文藝季刊 第一卷 第三期 目錄

這些文字序

章太炎先生遺稿

談進步 (特約論著)

沈從文

「忽然想到」二章

齊同

作家的筆應該爲什麼而戰

彭桂萼

變 (小說)

寒毅

販烟土的一羣 (小說)

周恪

在印度 (海外通訊)

楊超然

麗江吟 (詩歌)

寒毅

來到前方 (戰地通訊)

李喬

麥子 (小說)

耶金

復仇 (小說)

楊光潔

開爐 (生活紀錄)

迎風

深入農村去吧 (救亡通訊)

靜君

「西班牙的血」書後

乘之

前進 (補白)

彤舟

呼喊 (補白)

彤舟

編後

北新書局非常時期新貢獻

修正課程標準編輯 教育部審定

戰時高小文選

據可作正式課本 又可作補充教材
 楊晉豪編 全書四冊 一二冊二角
 趙景深校 三四冊二角半

本書專供抗戰時期高級小學國語教材之由。有八大特色：
 (一)適合時代精神，激發抗戰精神，灌輸抗戰知識，解析抗戰意義，記述抗戰業績。

- (二)不背部頒標準 各體文字分配，以修正標準為根據。
- (三)深淺程度適當 由淺入深，由簡入繁，程度相當。
- (四)教材配合時令 有關紀念日之文章均有適當安插。
- (五)選文均經修改 行文不尚誇張缺漏者均加刪改。
- (六)另添特作教材 遇有必需之課文，即請名家特作。
- (七)符合歷史事實 即虛構之作品，亦不流於荒誕。
- (八)富於教育意味 俾可作為模範，以取潛移默化之效，此外如生字難句，均有詳明之註解，印刷精美，校對無誤等特色甚多，不暇一一枚舉。

戰時初中文選

可作正式課本 可作補充教材
 趙景深編 全書六冊 每冊四角

本書專供抗戰時期初級中學國文教材之用。有八大特色：
 (一)採用最新材料 民廿六之新作品，幾佔全書之半。
 (二)新作俱出名手 新作均為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所作。
 (三)適合時代精神 消閒小品，委靡之言，一律痛加刪汰。
 (四)全部抗戰文章 全書幾盡為抗戰文章，藉以激厲士氣。
 (五)教材配合時令 有紀念日之文章，均有適當安插。
 (六)深淺程度適當 由淺入深，由簡入繁，程度相當。
 (七)表彰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之史傳及作品，搜集尤多。
 (八)注重聯絡教材 凡互有關係者均放在一處以資觀摩。

此外如生字難句，均有詳細之註釋，印刷精美，校對無誤等特色甚多，不暇一一枚舉。

過去雲南純文藝刊物小調查

名稱	發行期數
名 碧 綠 酒 稱	二 期
朝 曦	一 期
海 月	一 期
南 荒	一 期
瀟 江	一 期
春 雨 (半月刊)	五 十 五 期
新 蕊	三 期
春 燕 (非賣品)	三 期
春 雨 (月刊)	四 期
小 宇 宙 (週刊)	一 期
海 族 文 嶺 學 韻	二 期

廢些文字序

廢些文字一卷，麗江方國瑜著。廢些者，羌之遺種也，

其民夾金沙江而處；北至四川之建昌，南至雲南之麗江，其戶口十餘萬；人皆事鬼，不奉釋教。唐時已與中國通，至今不立酋長，自中國流官統之。所制文字，大底以象形爲宗，

不足即以形聲會意濟之。凡千數百字；如星之作品，人之作矣，宛與科斗古文無異，而其語皆單音，亦與漢語同原焉。

余嘗謂：漢族出自西羌，大禹一出而奠九州之疆土，吾今所以爲中夏者，實西羌之才俊使然，更溯其先高陽，起於若水，若水即今鴉鶻江，知高陽者即古廢些之種歟？嘗刻意欲求西羌舊跡，而其書籍不傳，中土人士，亦鮮與其人酬對者；今幸見方氏書，足爲余說左證。異日轉益窮究，所得當校今

茲愈廣，於以辨章種姓，適追系世，使外人擬議之詞，一旦廓然都盡，豈不快哉！以是書爲先導可也。民國二十四年七月，章炳麟序。

二十四年夏，國瑜以騰衝李先生約赴蘇州，適草成廢韻聲讀表廢些文字彙初稿，行篋携往，七月八日，謁太炎先生於私邸，出所作二書請益，先生謂：廢些文字，

章太炎先生遺稿

足以參証中國古代遺文，有俾學術，促即刊行，並爲作序。是日，相與論西南民族，先生所言，國瑜錄之日記，茲鈔出如次。

今日所謂漢蠻，實同種也。漢族自西方來，蠻族亦自西方來，其本族即羌。後兩族分地而居，文化自殊；然語言爲單音，名號從其父，是漢蠻所同。因自一本使然也。禹生於石紐，當在今大金川，故禹貢載川漢水系；若謂禹治水至此，則川瀘多山，江水夾谷蜿蜒，何必治之？既不必治，而載在禹貢者，正以其地爲禹之故鄉也。禹貢所載，即當日中國本部之地，北不及東三省，南不及兩廣，因是時非中國領土也；雲南載禹貢，則雲南當時爲中國領土可知也。漢蠻本是兄弟，自分居後，漢得地利，進化較速，於是漢輕蠻爲異種，是與熟魚皮韃子之輕生魚皮韃子者何異？今北人謂南人曰蠻子；安知北方之先與蠻子同種，且加入不少之蒙古種，而南方人又多自北方遷來者，有何漢蠻之分耶？

先生所言如此，爲國瑜所作序亦論此旨；而國瑜書迄今未印，李寒谷兄必欲載先生文於文藝季刊，前月寒谷歸里，猶託友人索此稿，茲爲錄出，並附記先生之言。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方國瑜識。

談進步 (特約論著)

沈從文

原始人對於自然現象，因為知識太簡單，不免懷有一種敬畏之忱。這種敬畏之忱就蘊釀宗教情緒。當時人羣中才智較高的，知道用符咒魔力集中這種情緒，把儀式和信條來裝飾，於是有了神以及神的侍奉者。(中國的「天子」是異名同實的產物)。宗教雖出於迷信，却促進了人類初期文化或文明，且保持它，擴大它，延長它。

人類理性既逐漸抬頭，符咒魔力與宗教曾嚴自然就逐漸失去它的意義。神、佛、上帝、……：在人類生活中固有的位置，越來越不重要，時至今日，已再不會成爲犧牲流血的對象了。可見人類的宗教情緒，還未到消滅時期，文字日益繁複，又因印刷術的進步，文字便代替了符咒，發生魔力。所以神雖消滅，若干經典，却依然保留它的神性、神或經典的保守者，說司者，還依然有它的特殊權力。直到近代，用各種出版物來宣傳的政治思想，且成爲歸納人類宗教情緒的巨閱。這種宗教情緒游離無所歸宿時，還得依賴藝術和文學，來消除或中和。文學中各種主義的興起，正說明這種消除與中和的要求，需要如何強烈，如何不斷行變。尤其是浪漫主義文學，效果顯明。

葛理契對於浪漫主義文學，有如下的簡單說明
浪漫主義是幻想的，它尊重一切神秘的及童話式的東西，尊重一切恐怖的及異常的東西。

浪漫主義是與農村及所領地相聯結的。作品中飄流着農村的空氣，連環不斷的現出風景來。其中自然的感

觸及風景畫的優越即由此產出。

浪漫主義是觀念的，它以爲觀念的世界比較物質的世界還更實現些。

法國浪漫主義正宗文學家沙多勃利安的作品成功處，正可以見出它如何很巧妙的處置了那時代法國人的剩餘宗教情緒。他的「阿達拉」出世後，當時人士竟如瘋似狂，且據說討論它的文字多於批評康德哲學文字。一個大批評家說：「神聖的火光於此燃起了。」什麼神聖的火光？豈不是說他已用另一格式寫成另一經典？

寫實主義更進一步，將文學引導到人事一方面來，轉而注重中等階級的風俗和習慣。恰如奧古爾兄弟所說，「在我們民主世紀中，決沒有把社會的下層稱樂於文學之外。」佛羅貝爾也說是「小說上民主主義」的東西。爲什麼？因爲民主思想拾了頭，新的神聖是人權自由平等。文學也就必需是無悖乎自由平等原則「人道」的，「道德」的。寫實主義目的就是提出了一些社會問題，要求讀者認識這些問題。它的方法是「觀察人們生活」。狄更斯就這樣觀察人生，精確忠實的描寫了社會的生活和風俗。雖名爲小說，却引起經典相似的效果。

到近代，不特簡單符咒已失去其魔性，即過去用文字寫成的經典，也有點陳腐，不甚光輝了。文字既能代替符咒而與，產生新的魔性，用於政治可燃起人類的宗教熱情，用於文學，僅僅是中和這種熱情，未免可惜。有人注意到這一點

後，於是重新提出一種意見：文學在任何情形下，都應當成爲經典，這種經典內容且必需與當前政治理想和倫理理想相通。換言之，文可載道，文學也要載道。於是更新的理念，避應而生。詛咒工業文明與機械技術同時並存，由「不避俗氣」進而爲「團結鬥爭」，如以資本階級爲對象，就成爲「社會主義文學」，如以另一個國家另一民族競爭併吞爲對象，就成爲「民族主義文學」。(或法西斯主義文學)。兩者表面雖相反，實相同，共通點還是要求文學與當前流行的政治觀理觀密切連接。要求文學社會功用和價值。

文學目的已由中和人類游離宗教情緒，一個附帶的位置，變而成爲煽動或擴大翻新人類宗教情緒的主要工作，它必需是符咒，是經典。文學既許可人類從它的功用上毫無限制作着一切誇張的夢想，因此一部份人就當真用它來滿足種種夢想。

中國是個特別重視文字的國家，對於文字一貫的觀念，必尊循經典格言，生存作人，方合正道。文字最根本的用途爲「載道」，道有了新舊，問題因之而多。這問題與其說是「社會」問題，不如說是「文字」問題。正因為它在當前的中國，並非全個社會的選擇，實在只是一部分人對於「文字」使用的意見。這意見不同處是「保守」好，還是「進步」好？「維持現狀混下去」好？還是「想法重造」好？人類能用文字已是人類的大進步，下面幾句話可以代表文化史家對於文字的觀察——

人類能創造並利用文字，可以說人類的智慧唯一的

成功，其出現不論爲原因或爲結果，只有此一種因素已可使人類與其他動物完全分開。人類既有文字的發明，所以纔能有更大的成功，纔可以達到社會合作的程度，各種組織所以能成立，人類所以能用理性的思索而不受傳統勒迫，這可說全是文字的功能。(安宅爾智慧的進化)。

這種觀察表示對於文字在人類進步方面的建設，值得樂觀。

文字雖增進人類理性，解除傳統的束縛，可是它本身事實上也就是個可以妨礙理性，增加束縛的東西。經典的意義不能不受時間影響，本來的用意，昨日在指示迷途，今日即可能引人趨入迷途。人類固因文字而進步，然文字却爲各民族保留一個野蠻殘忍，偏持，愚蠢，的對立局面！人與人的對立局面。

因爲人類觀念困在文字所造成的各種觀念裏，方維持這個野蠻嗜殺愚頑的傳統。許多號稱文明的國家，無不有對於代表某種思想的書籍拿來當衆焚燬之舉，正可見出這些統治者對於文字無可奈何的情形。

這問題從「人性」作出發點加以研究便常有如下結論，一切改革都感到異常困難，因爲是「動量太大」，與人類「苟安性」相衝突。非耳格林在他的史地關係新論一書裏，就討論到這一點，他以爲這個世界支持人類文明所有的能力的耗損與補充時，擅於組織富冒險進取心的白種人，對於取得燃料問題，就處處見出苟安性。由於習慣，容易苟安。由於

問題牽動太大，就發生厭嫌和恐怖心理。（見本書十九章「將來的可能性」）他對近代文明且感到悲觀，覺得專家雖能够運用腦和手和眼，製作器械，凌空入淵，十分自由，甚至於會測量出遙遠星球的重量和大小，然而對於人事弱點之處，便感到空無辦法。小部分用法令規則可以範圍住，大部分却只好交付於千百年前哲人智者留下的經訓負責。人類駕馭物質世界的力量儘管大，對於剋服本性和社會的力量却常常見出無可為力的情形。

因此談到進步的希望時，另有一種看法，認為非切身利害的逼切，委實無進步可望。提倡技術統治的維伯，所談的是人應當如何用技術來控制世界，重新改造這個世界，然而就把一部分改革可能性委之於人力以外的推動。他說，

人類有保守性，通常都怕變動，對於習慣生活是有情感的，而一般擁有例外特權的人，（即現在的金錢階級），更怕有任何變動，危害他們的利益。這二者都妨阻社會組織的轉變。

結果，多數的根本的轉變，都是環境逼迫的，而不是有理智有計畫去推動的，社會制度的進展，好像河流進展一樣，先逐漸磨擦，浸蝕了兩岸，衝破了堤防，然後在一個大風雨中，破裂發生了，這條河忽然就成功了一條新河也。（見羅伯技術統治第三章）

安宅爾對這問題有相同感想，人類一出生便完全沉落在傳統思想，種族習慣，和社會團體嚴格包圍中。這些思想和習慣自其活動的開始

，就給了本能和衝動一個扮演的舞台，一言以蔽之，就是給了他一個永久逃不脫的界線。……一般人的保守性異常強烈，不願再受什麼自由思想和創造新習慣的苦惱與危險，在日常生活溝渠裏只要能夠順過去，便算是最得意了。總之，只求因循了事，不肯再受改革的痛苦。

除非自己已有切身的利害，一般人都不會去贊助改革事業的成功。（見安宅爾智慧的進化）

兩種看法都可以說是對於進步的悲觀論與消極論。中國問題可說與世界問題相同，不是逼迫，難望改革。有時且令人覺得即或到了切身利害逼迫時，也不容易作改革的企圖。困難原因在中國文化的形式。中國文化表現在用文字製成的歷史上，經典上，詩文上，及一切文件上。由於時間長，數量多，留下來的一堆東西，既可滿足這個民族中多數讀書人，一種歷史的自恃與虛榮，且更合乎人性。保守性。就數量言是那麽豐富，就所觸及問題言是那麽寬泛，給國人的意義是「什麼都有」一切新的總彷彿都「早已提到」，一切舊的又都可以敷衍成新的。因此切身利害逼迫來到身邊，勢不能不作改革打算時，一部分人還可以用「固有的一來阻礙它。」「保存文化」，成爲一個動人的口號，事實上就是保存這個名辭，竟儼然這個民族應爲那個「過去光榮」而毀滅，決不許爲「未來生存」而努力。再加工一種道家佛家「無所爲」「無所謂」的作人思想，倒還就好像是被注定了。所以比較起來，說到進步，中國情形，尤其令人悲觀。

不過話說回來，中國民族既然是個受文字拘束住了的民族，真正進步的希望就依然還是建設在文字上。它的理由明白，符咒本可以代替符咒。因為一切進步的觀念，想要把它輸入國人意識中，形成一種普遍力量，在中國，文字還是一種最簡便最容易使用的工具。三十年來的中國，社會與政治不斷的變動，康梁的變法運動，陳胡的新文學運動，以至於去年抗戰前期一般人的民族自立更生運動，無一不看出這個民族對於文字特有的敏感性，以及文字在這個民族中特有的煽動性。當前的掙扎求生，和明日的建國，文字所能盡的力，實在佔據一個極重要的位置。正因當前和明日我們所需要的是多數人腦子中一種新觀念。從短時間能建設這個觀念，確固這個觀念，一種不依賴「過去」，不依賴「他人」民族復興的自信與自尊觀念。或推廣這個觀念，唯有文字。中國需要進步，倘若進步的理想是：一切腐敗不長進觀念與行為的掃除刷清，以及求進步時所必需的秩序、組織、技術的重視，最先還應當使多數人明白「進步之不足懼」。想作到這一點，可運用的工具，看來也就只有文字。

文字濫用很容易產生某種紛亂。中國三十年來的過去，求社會進步，處處見出質的破壞，人力的浪費，都可說是文字濫用發生衝突的結果。文字濫用則得失混淆，尤其是社會組織不健全而又過分重視文字的國家，濫用的影響必然非常之大。因為文字的壓力，可好可壞，恰如克倫所說——

文字可以使人流淚，能使板滯的人活動，引起流芳百世的事業，或遺臭萬年的行為。文字能使人協助捐

輸，也能使人執鎗射擊，以前有交誼的朋友。文字能折毀純潔的愛情，或使邂逅之遇變成知交文字可將高尚人格變成卑下，亦能……（見克倫實用心理學第一）

關於文字濫用的限制，求之於這個古舊社會法規，和一羣無知識者的愛憎取締，未了反而增加濫用的事實。節制濫用可能的希望，還在這個工具本人的覺醒。大多數作者對於文字單一或綜合的性質與效率，俱缺少瞭解，無從控制。因此濫用文字與誤用文字都到處可見，無處避免。

文字固然有它的魔力，同時還有它的限制——文字本身和讀者間的種種限制。許多懷了雄心與大願想作征服人類事業的作家，首先就不知道如何去征服文字。結果縱然符咒可以代替符咒，新的符咒終無由而產生。

文字猶如武器，必好好用它，方能見出它的力量。誠如康拉德所說，「給我相當的字，正確的音，我可以移動世界」。同類信心產生歌德、尼采、服爾太、托爾斯泰，以及歷史上一切除舊布新的巨人大師。這些人不特征服了同一空間的多數人，並支配了不同時間的多數人。然而這些人獲得那個多數以前，是先獲得文字的。歌德在他的談話錄裏說，「最大的藝術在限制自己」，他如何限制自己？就是練習一種藝術，而巧妙的使用它。——即寫德文的藝術。哥德并不拘束取得知識的範圍，所以認為「一個國王或一個未來政治家。不論他的修養如何珍博，都不嫌其多；因為淵博是他的職業」。同樣，詩人也應力求複雜的知識，因為他是以整個世界為題材的。他應該懂得使用並表現這些題材「明白文字，選擇

文字、組織文字，來處置題材，是這個作家對於「一個作家其所以能偉大」的良好意見。

在中國，夢想用文字移動世界作家很多，都以為這個民族文化的基礎既建在文字上，便可用同樣文字來摧毀它，重造它。可是這個世界是什麼，他們似乎並不明白的。文字應當如何使用，似乎也不怎麼明白的。因此主張多，結論少，糾紛多，成就少，破壞多，（併新文學的嚴莊性也因之破壞），建設少。這點失敗的反省，若不能在當前或此後來參加這個工作的作家中，形成一種有力的意見時，將來的「進步」，依然不免是一個空空洞洞的名辭。

凡希望重造一種新的經典，煽起人類對於進步的憧憬，增加求進步的勇氣和熱情，一定得承認這種經典的理想，是要用確實文字方能奏功的。舊有經典的完成，若用的是有光輝的文字，新經典成功條件之一，便是同樣要用那個有光輝的文字來裝飾。文字移動世界的企圖或許太大大了一點，我們無妨像卜吉齡在英國皇家醫學會演說時所說的，「我是一個賣字的，文字是人和最有效的藥品」，把它當作治病、救傷、固本、培元的藥品。對於中國當前的讀者，什麼字才可以成為進步有效的藥品？應當賣些什麼字給他們？多知道一點，來作重新進步的準備，明日的文學，會不同一點。

一個玩弄符咒的術士，本人決不會為符咒所迷惑。一個作家必需把文字發生符咒魔力，同樣不應畏懼文字。流行庸俗風氣嘲笑風氣與各式八股，在作家間的普遍而有力，一面可看出作家的無胆、無識，本身尚充滿了迷信，只知入云

亦云，所作的事不會有何偉大成就（至多也不過在到剩餘宗教情緒的中和，因此使一般讀者暫時忘了現實的可哀，與明日的無望）。一面也可看出新的經典的產生，還有待於未來者遠見與博識，作更廣泛的探討，與沉默的努力。

本刊緊要啓事

周駱之短篇連載「慧星」因付印時將原稿遺失，故本期不能繼續刊登，下期決定一次續完。恐讀者誤會，特此申明。

上期徵求之「牆頭小說特」輯，因稿子尚未收齊，亦一併在下期發表。

『忽然想到』第二章

齊同

覺得是無文可寫了；但，走了一次『西南公路』倒令我記起了一些事情。腦子裡的沉滓又翻起身來了！

『西南公路』據說是最近才興建起來的，在現代中國史上，和『綏遠』原是有同樣價值的。在戰時，這條路的重要性更該強化，人都說，它是從西南方面流來的一支血管。這些且不去管它，只講我走路。

路上的奇觀像『鶴翅膀』，『鐵雄關』之類，因為當時沒有欣賞的情緒，這裡也不必多說。總之，路是難走的，『蜀道難』是從書裏看來的，四川我沒去過，無從比較；我所知道的只是：這條路要算是我走過的最難的路了。

然而，我覺得最『難』的還要算這路的路政，開車沒有準時間，車子要用人力去推才能發動；好容易機械動了，鈴子一響，你以為開車了，不是，原是司機吃飯。……所以每天清早要把旅客凍餓到兩三個鐘頭。幸而旅客的『佛』還未念完，車子開動了；但，走未到三十里『牙齒箱』壞了！於是把旅客擱在『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山邊上！……

類似這樣的事情，每天都有，名目計算起來可以說是：『路滑』，『機械損壞』，『撞車』，『有痧』，『不發火』，『沒有汽油』……嗚呼哀哉！旅客只好把性命交給老天爺了！

這樣，只有『路』，何常有『政』，僅有的一支血管還

這樣，真難怪中國的『氣血不足』了！

中國很多的事情都是從西方學來的，這是文明。所以西方有自由，中國也有自由；西方有外交，中國也有外交；西方有飛機大炮，中國也有飛機大炮；西方有蠶髮，中國也有蠶髮；西方有綏台，中國也有綏台；西方有汽車，中國自然也應該有汽車了。

但是除了『蠶髮』和『綏台』曾經有過卓著的成績之外，其餘則或只有其名，或相形見拙；至於公路汽車，則更令坐着小汽車的太太小姐們不敢想像了。人家好，要去學，是應該的，至於『取法』之後，則要看自己的了。在這上，我們却往往犯着錯誤：不願『事』只願『名』。

因此我又想起了中國的文藝。

中國的文藝，在五卅以前，大抵是屬於才子的。那時，『正人君子』正在捧著『八股』『試帖』一類的敲門磚，此外的就要被斥為異端；文場的表而是冷清而且平板的。這樣，一則是便於統治，其次是免得殺頭，在主子與奴才的雙方都有便利。但是才子的勢力也竟不可太輕看，——藉着喪場的庇護，他們終於造成了『鴛鴦蝴蝶派』。一個男人穿花似地在一羣女人中間來去；這快活，『正人君子』不敢講，而他們『敢津津樂道者，這正是才子之所以為才子的原故。

但是，才子文學，一則是自私自利，同時又是非人道的封建意識之下的產物，所以究竟立不住腳，終於到『正人君子』『八股』台的時候，才子文學的勢力也就一落千丈了。

這原故是不難知道的，中國文化界有了新的要求，西方文化也有了系統的流入，於是配合着半殖民地的新經濟與新政治的機構，而產生了新的文化。這之前，雖然有人提倡過『中國西用』之說，想挽救這『喪本源』的危機；然而無效的。到現在，再種魂靈雖然有時也還來乘機閃動；它光是不大的。因為魂靈的本身就很飄忽，正如提倡『東方文明』的人也穿西服，翻讀『八家文』的人，自己也未免寫『白話』一樣。

這時候，舊詩詞雖沒有解放到『打打麻將』和嵌入西方文字的程度；但新興的文藝則是十足的歐化了。不僅是在內容上填進來一些『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之類；在句法上，也多半歐化的，縱是說得明白也不成功，必得有外國的文氣才好，於是就有了這類的句子：

『一個人走進來，當門開了的時候』。或
『他在她的肩上海笑』。

這不過是偶然記起來的例子，若是去查，當然多得很。總之是模仿西洋。

模仿西洋不僅並非壞事，而且是十分該當的。承受進步文化，文化的遺產而加以學習，是人類的本分；但可惜，我們只學來了一些皮毛。

正如汽車和公路一樣，我們所得來的是『名』，於是不論什麼新陳的西方的新名詞或新主義便響在我們的文藝場上了。例如吧，名詞是不消說了；論主義，則西方所有的主義

多半都被介紹過來，而且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在中國文藝場上確也曾有過幾次不小的糾紛。然而當雄辯打得火熱的時候，讀者們却在滿堂這主義的真實創作的介紹，不幸得很，這是沒有的，即使稍有一二人做了介紹的傻子，論客們却要發出冷冷的話來，例如：『為什麼不介紹大國的大作，而偏介紹弱小民族的？為什麼不根據原本？貧弱的中國文藝場沒有多少通着各國語言的人才，受了奚落是應該的，但論客們也不屑發揮他們的才能，終於看着中國文藝場貧弱下去了。』

歸結還是只要『名』。於是中國有作家，有學說，有主義，也有批評家；但貨色是難得看見的。

外國有作詩的人——歌德，雪萊，中國也有作詩的人『歌德』，『雪萊』。至於外國的歌德，雪萊的詩到底如何？中國的『歌德』，『雪萊』，是無從講出的。理由是，！不用特為介紹，看看中國的也是一樣。不連外國語的讀者是不准懷疑的，即懷疑，也無用處。

因為所要的只是『名』，介紹也只能限於『名』。『名』是應該知道的，但不幸又露了馬脚。

『處女地』被譯作『處女之污』是多年前的事了；而後來『四十年』又被介紹做『四十年代』。可見先要『名』是不行的。

至於西方有『白璧德』中國也有『白璧德』；西方有『普羅文學』，中國也有『普羅文學』；……這都是好的。但是要攪着一個作家，或糾結着一個理論或口號，一步一步地扭了下去，結果也不免陷於絕境。只要有貨色，扭一下

原也不要緊的；但是只於扭，而且扭了一陣連論客也不見了，倒是令讀者寒心的事情。

所以還是說，只要『名』還是不行的。

二

提倡『接受遺產』雖然是由於蘇聯，而且是近幾年來的事，但對於西方文藝巨著的關心，在中國，確也早已引起文學場上的注意了。遠之如嚴幾道的介紹思想，林琴南的翻譯小說，雖然其效果也只能說是『差指』，但那趨勢總是好的。『域外小說集』以後，隨着文體的改變，有大批而且比較忠實的西方名著介紹過來，如同『文學研究會叢書』，『共學社叢書』，『未名社叢書』是，無論譯法與態度如何，對於西方文學遺產的重視是一樣的。

但當時的介紹是不大有系統的。譯的工作還是由於個人的愛好，並非團體的選擇。所以不論是否有毒的作品，都成了『不視為快』的新書了。

這種現象是不應該受到苛責的。沒有清水，泥漿也是要的，因為濾去了泥，還有水分在。但是『接受遺產』的本意却不是如此簡單的事情。

『接受遺產』並非單單介紹便算完事，要加以整理與批評，於讀者才有益。依個人的愛憎而定取舍是不對的，因為假若個人的眼光不確正，或思想太反動，則其介紹的為害也許會相似猛獸。但是，人間有猛獸，同時也有帶毒素的作品，這是事實。猛獸雖足以害人，但成年人却有把「人間有猛獸」這件事情指示給嬰兒的義務，介紹文藝也一樣。所以介

紹遺產不是分別加以保留和抹殺，還要含着一種指導與鑒別的意義。

蘇聯十月革命以後，許多遺產如沙士比亞，托爾斯泰，托斯退夫斯基，……都被默殺了；但到第一五年計劃成功的時候，這些作家便又翻起身來，不僅有大批名作家全集的印出，而且在演劇上也盛行起來。『的流風了。我想這不是沒有理由的。無疑的，前者是怕毒殺了革命的幼芽，而後者則是承繼遺產而加以『揚棄』了。到現在雖是印上幾部帝國主義者和保王主義者的作品也是無妨的，因是「革命」已經長大，它的自身已生出來抗毒質素，而到了鑒定「是否有毒」的時候了。比如鴉片可以治病，也可以上癮，嬰兒沒有常識，是試用不得的，健大之後，對於這種毒藥是有清楚必要的。

直到廿世紀開頭還被列入羅曼主義作家之羣的巴扎克，是常被論客指為保王室而加以諷笑的，文獻一經入了『公談學院』。他的現實主義的手法才成了後世師法。在前人文論中，提到保羅拉法哥的事，是極為罕見的；但自從『公談學院』揭發了他那左拉『金錢』的論文，才知道他是十九世紀極主要的文藝批評家。這算是集體研究成功的一班。

系統地介紹世界名著的雄圖，不久以前在中國是有過一次的，就是鄭振鐸先生主編的『世界文庫』。這大概是受了『遺產說』的影響。他的計畫很大，世界上著名的典籍幾乎是無所不包的。但可惜，忙碌了第一卷之後，他的願望好像並未能到滿足的地步，等到第二卷還未出全的時候，中日抗

戰開始了，大約是只好收場了。這自然要算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因為缺乏集團的研究性，所以其中的國外部分大抵還是湊成的，並不能按照他的預定計畫前進，同時譯述的人也並沒有負着多少研究的責任。業績也不能說沒有西方的巨著在中國的譯卷裡終有十幾部數的增加。

以現在情形而論，中國的讀者對於譯本還不能感到極大的興趣；就一般來看，中學生以下對於譯品大多數還是不能消化。一個外國作家可以馬上在中國走紅運，但是他的作品却未必是人手一編。不能消化的原因大概不外兩種：一、讀者水準太低；二、譯筆不能信達。前者是不必負着什麼責任的，那是時間問題；由於後者却引起過一些糾紛。

五六年前，翻譯家們也曾有過論戰的，可惜無人收成專集，大家早已忘記了。這論戰大概是起於魯迅先生的「硬譯」問題。首先表示不滿的是梁實秋先生，其實他的目的彷彿是不在「硬譯」，而是在反對左翼文學的，隨着問題就更具體化些，那便是趙景深先生的「順譯」說。他大致是主張要說得像句中國話，縱是譯得錯了也無碍的。這自然是要和魯迅先生的「硬譯」對立起來的。

魯迅先生「硬譯」是人人都知道的，他時常好在對話裡插進去近似文言的句子；但是在不完整的中國語文中，他也常常企圖造進一些新詞藻和新語法的。後面這一點，是應該注意而且值得學習的。至於趙景深先生的「順譯」，譯者常說他因為「順」便輕易地剪裁了文言，這也許是不錯的。因此有人竟說他是欺負讀者不懂外國文，而造成翻譯上的「愚

民政策」了。

我以為對於這幼芽時代的中國翻譯界，過分苛責固屬不必；但因為名利關係而竟做到欺世的地步，是不能不指出的。中國的翻譯家們，自然不僅是一二人，常是爲了逃成，忙得連字典都不去翻翻，這樣介紹出路的東西，當然是只會有害果的。至於硬要往中國成語上去遷就以顯其「順」，有時就會順得很不通。例如有一位「神曲」翻譯家譯到兩兄弟（？）赴敵一同戰死沙場的一句，就很「順」地譯成了「兩敗而俱傷」；「順」固然是「順」了，同時却也會令讀者莫明其妙的。

翻譯家——特別是中國的翻譯家，誰也不敢說對於原文有十分的把握，不過若是不放出了癩眼的大錯，那譯品便可得就讀下去了；但翻譯家却也不該因為可以將就了，便像鸚鵡學舌的鶴，昂頭大叫起來。

用中國文字譯外國東西不能說是不難，因為文字不僅是非出同源，而且相差太遠；但想到不能因為噎廢食，所以翻譯還是需要的。因此，翻譯的時候，我覺得有應該留意的一些事情：

一、自然要先求正確。（自己看得懂）一本書到手，必要看過再談翻譯；若是覺得困難，無妨暫時擱下。拿起書來就動筆，到後來雖然發生了困難，但又「欲罷不能」，這恐怕是造成「順」的一個大原因了！

二、真正的通順也是翻譯的重要條件。這通順可以能做：真正的白話——大體上是可以明諳的。忽畧了這一點，是

文 會陷於『硬譯』的泥沼裏的。關於『硬譯』從前魯迅先生雖然有過辯解；但到底還是真正通順了的好。

藝 三、在翻譯中要造出新詞來。以我個人的經驗，雖然並不寶貴。現有的中國文詞，還沒有完全達出外國文意的能力，所以我們若把譯本與原文對照看起來，常會發現到有许多畧掉的字和辭，這也是造成『順』的一個原因。所以有時將造新穎的字與詞，補足中國文詞的缺陷；雖然乍看起來也許好像『沒人這樣用過』；但久了，是會習慣的。我們的生活中時常加添新的事物，文詞的添筆也並不負驚人的事情。

以上的意見自然是對一般學習或熱心於翻譯的人而說，『天才』與『名家』不在此例。

但一想到現在，上面似乎就都成廢話了。抗戰發動，大家都忙着為民族爭生存，翻譯的事業更加沒人注意了。翻譯巨著沒有出版的機會，甚至又有人主張學校裏應該廢去外國語了。『忙忙顧頭』，自然也是未可厚非的。但再一想到中國民族並不能就這樣一戰便完了事，而前的光明而艱苦的事業還多得很，而且人們也未能全都拿起槍來；那麼，說說廢話也許不是多餘的。

一九三八，五月三十日。

前 進

彤 冊

烽火燃起信號，
不是逗留的時候了！
別讓白髮縮死壯志。
真理的火炬，
煉着忿怒的心，
燃起了鬥爭的酒精；
命運永在黑暗中爬，
新鮮的精力灌進生命，
新希望扣住年青人心。
死亡從沒有顧惜過，
還戀什麼青春柔情，
唱起雄偉的進行曲吧！
拔着健步，把着旌旗

作家的筆應爲什麼而戰？

彭桂芬

人是社會的動物，作家是社會人的一部分。社會因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的利益懸殊而化分成了種種矛盾的階層，因而作家這種社會人便有意無意地被分配發落到一定的階層裡。

他們生長在某一階層中，思想感情都受了所屬階層的教養陶鑄，他們便自然成了所屬階層的代言人，爲他們的階層的利益而戰。

中國的文壇上，自五四以至今日，各式各樣的作家已放出過各式各樣的呼聲：有的任吃人的惡魔背後放出麻醉羣衆的毒藥，有的在激進的左翼戰線上爆出興奮大眾的火光，有的扛着「第三種人」的大旗，實際仍是小所有者差來的蘇秦，有的爽性以「唯美」「享樂」主義的資格出馬，大賊共「行不得也哥哥」。

這不能怪作家混亂紛雜，這因爲他們的背境社會責任太過於多樣性了。

然而現在是需要多樣性的作家們統集起來輪動我們的武器筆頭，在同一的目標下抗戰的時期！

不是嗎？時代的車頭已經轟出了驚人的怒號：

在西歐，黑衣宰相才以血盆的大口吞嚼了阿比西尼亞，而法西斯的德意志又撕毀了種種的和約，躍躍欲試地要進攻以和平主義的蘇聯。

在東亞，我們的「友邦」更在自治運動，經濟提攜的口號下，用雄兵鐵甲搶去了我們的東北，用以華制華的政策奴

化着我們的華北。

弱小民族之一的半殖民地中國是在「調整」「互助」之中一天被迫到死亡線上去了！

這正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槍的出槍，有智識的出智識」的時候。

基於這種意義，所以大家鄭重地然而沉痛地提出了「統一聯合戰線」的口號來，希望全國上下化除私隙，盡力公憤抗敵圖存，禦侮救亡。

這是目前的唯一途徑，凡是不存心奴化的人，都應該動員起來，實踐起來！

作家是感覺比較銳敏，志趣比較純潔份子，在這當中，應該立地放棄了宗派主義，槍斃了行幫思想，在各階層之前首先統一起來，在武裝同志之前首先輪動了我們的武器筆鋒，向敵人的胸膛刺去！

這是真的：要危害我們全民族的公敵摧毀了：我們才有來內部清算的餘地；否則不論你處於什麼階層，不管你抱着什麼態度，時代的浪濤都會打破了你的瑰色的春夢，促你向死的路上走的！

自然，各人的志趣各異，各人的經驗不同，要每一個作家都走向「抗戰」「國防」的狹路上來，似乎不可能而且不必要。

但我們的敵人公共是一叢——帝國主義漢奸，封建勢力

我們的出路也只是一條——反帝反漢奸反封建！

所以你的題材可以寫動蕩的都市，破產的農村，廣泛的天災，慘酷的人禍，……儘管多方多面；你的人物可以取義勇軍，小商人，廠主，工人，學生，醫士，貴人，達官，閹老，太太，小攤三，……儘管各式各樣。

你的文體可以用報告文學，科學小品，短篇小說，獨幕劇，雜文，速寫，抒情小詩，木刻，漫畫，……儘管你各門各類。

可是根本的重心，總得放在「抗戰」「國防」「民族解放」等上面來！你要在正面呈露也好，側面烘托也好，悲憤激昂固然好，幽默諷刺亦未嘗不好。總之我們對於中國目前的作家的評價，是要以他作品中貢獻着的戰鬥力量多少為標尺的。

同時更須認清：要挽救民族國家的危亡，決不是一些智識份子所能負責得了的，最而要而最有希望的仍是英勇的大眾！尤其是工農大眾。

在全國大眾尚在半覺醒或不覺醒，半組織或無組織的現階段中，智識者羣，或單說作家，負有喚醒，領導，組織大眾起來抗爭，殺敵的任務。

因之，作家的負有「抗戰」「國防」內容的作物，須用最通俗，最明白的形式表現出來。什麼太倒裝的結構，什麼大歐化文化的句法，什麼太迂遠靜死的景物，描寫與心理分析，……都應洗滌淨盡！

要從變動中，聯繫中，高度發展中來供給大眾易讀易看

的正確糧食，要使大眾吃了這些精神的糧食，具起了銳利的眼光，嚴整了堅密的步伐，一塊兒踏上血花飛濺的前線！

對於壓制愛國言論與運動的障壁，我們應先聯合起來攻破，對於麻醉大眾的帝國主義與其走狗們的作物，更應予以迎頭痛擊。

目下的情勢雖然崎嶇，當前的責任雖然艱苦，然而並不是死的表示，許多民族與國家都是從艱苦中振樹起來的，世界歷史上已翻開給我們許多活頁。

怒吼吧！接受時代課與的任務，在對時代的大運動當中做！支百力的喇叭吧！作家們！

你們雖只握有三寸毛錐，是可以勝過十萬茅塞（編者註）的呀

黑暗的盡頭便是光明，冬天過了，就是春天。

在這瘋狂的惡魔們的魔舞過後，時代大輪便展示出花明柳媚的一幅畫軸來了。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正高張着為正義而戰的旗幟，我們的伴侶多着呢！

一九三八，於雲南西南邊疆。

（編者註）茅塞樁之一種呼為「茅塞樁」

變

布穀鳥的新聲，在叢林間播散着，田野開遍了雜色的烟花，已經是四月間微熱的天氣了。

金沙江悠悠的淌着，披着淺藍色的外衣，風從山背裡捲出來，落在寥闊的江上，激起雪白的浪花，把江面變鬱的沉悶的情調擊碎了。粗暴的吼聲，由山背裏隨風跑出來，和着江上的濤聲，又落在幾百丈的山背裡。

天空的雲，黑壓壓的滾去滾來，像一盆熱水裡的鱸魚，又像熱鍋裏的魷魚，隱隱約約的在雲背後響着雷聲，好像在隔壁樓上搬着桌子，一朵黑雲，由天空馳過，像一支駛行着的海底的魚雷。看樣子大雨快要下來了。風掃蕩得一陣緊一陣呢。

燒火時候了。

四喜村仍然安穩的躺着，不見升起炊烟，鷄在房頂上懶洋洋的叫，狗在大門前喘着氣，伸長着舌頭。

小蓮枝拄着拐杖，由山神廟裏一跛一跛的蹣跚着出來，一支手掛着提籃，盛滿了油豆和麻黑，他嘴裏唱着：

「買油豆！」「買黑油麻！」

這村子在陰天裏像個墳墓，人們都好像死去了一般，沒有半點聲息。忽然一家嘎的一聲，開了門，一個人頭伸出門外邊巡了一番，但漠然的看了一下小蓮枝，仍然縮着頭回去，碰的一聲把門打上。

小蓮枝失望的叫喚着，不覺間又到他那願經過的演鄉戲

寒殺

的戲台旁邊，在這台上，他做過出名的旦脚，曾經紅過一時的，迷過不少的青年男女，後來同伴在碗裏放了耳屎，噁了嗓子，不幸的事，是一件緊跟一件來的，恰巧騎馬又跌破了腿，於是一個人便殘廢了。從前是騎着高大的馬來的，如今却拖着拐杖，四下飄泊，四下流浪，白天在村上叫賣，夜晚便睡在山神廟裏。這够使他傷心了。他斜瞟一下戲台，有多少惡魔在嘲笑他一般的，他羞澀的，急遽的拐過了戲台，一口氣不歇的拐到劉家新房子背後，一屁股坐在新房子的石坎上。再抬起頭，偷偷的了一眼那高聳着的戲台，像少女一般的嬌羞。

風，更殘暴了，捲着江水，打着屹立在江岸和江心的亂亂的崖石，發出粗野的咆哮。白楊樹的濤聲，在山背裏呼嘯着，時不時送來一兩聲野獸的嗚叫。大地是那麼陰森，那麼恐怖，那麼沉鬱。

雲，好像在天空起了劇烈的鬥爭，有的像城隍廟的黑財神，有的像門頂上的鐘魁，有的像黑衣的天主教徒，有的像傳說中的俠士。馳騁着，像牛屎擲擲在打架。

額頭和尙在水溝邊捉虱子。一面捉，一面祇兩個拇指甲上的血，虱子皮在他牙齒縫中，咕呼！咕呼！的響。

忽然一股狂風，吹落了水溝邊的大樹枝桠，打在劉家的新房子的瓦上，叭的一聲，爛頭和尙驚回頭，恰好看見小蓮枝坐在劉家新房子的門坎上。

「小蓮枝，買買好嗎？」

懶頭和尚祇乾了大拇指上的虱子血，咧着嘴問。
「好他媽的！連今早上都還沒有半絲炒麩落肚呢！這年頭少不得他媽媽的要餓死！」

小蓮枝猛不防被懶頭和尚一叫，這才抬起頭來，懶頭和尚的話，恰巧打在他的心坎上，他不覺有些傷心了。

「來吧！小蓮枝！老子要得點米湯，拿點麻黑來吃吃！懶頭和尚繫着麻布帶子，嘴邊叭噠！叭噠！回味着！像魚在水面噴水一樣。」

「哼！」
小蓮枝睜了懶頭和尚半眼，不耐煩的看一看歇在石坎上他所有的財產——提籃。

「喂！小蓮枝！來呀！我說給你一樁好事情。」
懶頭和尚看看左手大拇指的指甲，一滴口水滴在他破濼的衣襟上，於是他將大拇指指在嘴裏，使勁的咀，口水像決了堤的河水，不住的往外溢。

「他媽的簡直你沒有好事情！」
小蓮枝揚起拐杖，一支手掛起提籃，一跛一跛的向水溝邊懶頭和尚拐來。

「坐下吧！祖奶奶的！」
懶頭和尚屁股搬一搬家。一雙眼睛像餓老鷹在尋找食物一般的在小蓮枝的提籃上打轉轉。

「有條倒楣事，你他娘的講吧！」
小蓮枝懸起一支脚，沿着懶頭和尚的旁邊坐下。把提籃放在身後，一支手捏住了把把。

「先拿兩個麻黑來吃吃，祖奶奶的你主公再講！」
懶頭和尚眼睛只跟起提籃跑，一抱燥，就往那懶頭上抓，不抓不癢，越抓越癢，白磨末一陣陣的往四下飄，飄在背上飄在溝裏。像揚起的包谷皮皮，像三月間的柳絮。

「靠不住！老子只剩八個了，這要留着做本錢，你先說什麼好事情，是不是去偷人，說得有理，有主公的一份，主公給你吃四個都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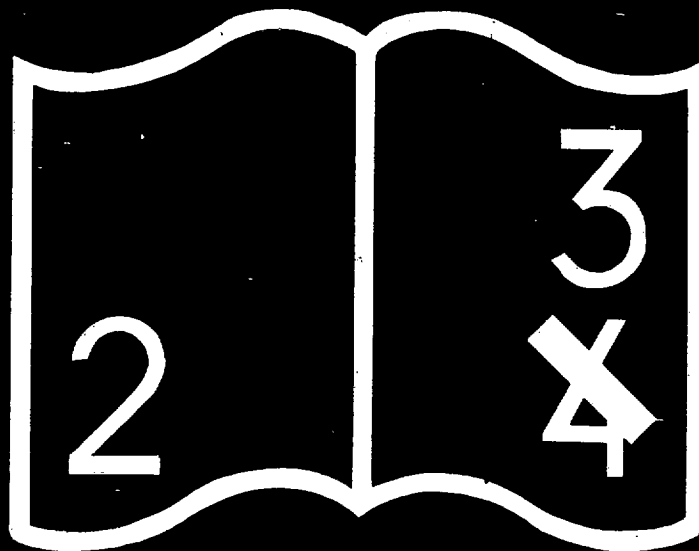
小蓮枝用拐杖撥着溝裏的水，使他想起幾個月前的事了。懶頭和尚去挖羅老總的壁洞，羅老總家看門的前樓上拋下罐頭來，打通了懶頭和尚的腦袋。又一次懶頭和尚偷了王清王老爺家的一籃米，分給小蓮枝一鑊鍋。後來被王清王老爺和懶頭和尚送到團局裏，梁區團打了他兩百屁股，吊了一夜鴨子赴水，坐了兩個月的陽世三。

「他媽媽的！老子們……」
懶頭和尚邊說邊捲袖筒，然後標了泡口水。捱着拳頭，眼睛向小蓮枝一瞟一瞟的，一張大嘴咧得像馬屁股。懶頭斜偏着，在朦朧的天氣裏，特別發着亮光。

「老子們！他祖奶奶的！翻身的日子到啦！江白拉尼江子（軍隊上罵人之語）！翻身的日子到啦，報仇的日子到啦！」

懶頭和尚喜歡得只搔頭皮，愈抓愈癢，抓咧了嘴，口水像小溪般的往外流。

喜鵲在劉家新房子上叫着，一陣大風，把喜鵲吹跑了。天上，隱約的轟隆隆！轟隆隆！的響着！像劉家新房子裏在



编码错误

P71-31卷 32-2700

推磨。

賴頭和尚忽然抬頭看天，滿天的烏雲。他連想到羅老總王一清潔區圍這般人物使他咬緊了牙根，捏緊了拳頭在嘴裏罵聲「瘋天！瘋天！」

「翻什麼身呀？」

小蓮枝等得不耐煩了。把提籃出身後提到破膝頭上。

「包子！你還沒聽見嗎？金叫化……」

賴頭和尚忍不住，一陣子的搔頭皮，在他的前前後後，就好像下了雪花。」

「金叫化要來啦！昨天蹙脚鴨子從雨龍來，他說兩龍

只三十里路啦！聽說要到這兒來，再從這兒到什麼東藏西藏去！」

賴頭和尚一口氣說完，口水直漲到小蓮枝身上臉。說

說又捲捲袖筒，撈撈腳，露出那漆黑的大腿和手膀。

「真的嗎？金叫化是什麼東西？」

小蓮枝張大了嘴，露着懷疑的神氣，把提籃提了一提，

仍然放在膝頭上。

「唉！小蓮枝！早晚老子們的天下快到了。還怕什麼，

先拿兩個麻黑來吃吃吧！從昨天起，他媽的什麼東西都還沒

有落肚呢！」

賴頭和尚眼睛盯着小蓮枝的提籃，口水沿着下巴，一

直流到破舊的衣襟上。

「先說金叫化是什麼東西，然後給你吃！」

小蓮枝像哄小孩子似的，撇着嘴。

「別騙人呀！小雞蛋！大丈夫說過的話……！」

賴頭和尚坐穩了小蓮枝，用手扶住小蓮枝的肩頭，身子

向小蓮枝的身上靠，好像小蓮枝還是做小且時的風騷漂亮。

他又想起昨晚在山神廟和小蓮枝睡覺的事情了，小蓮枝雖然

斷了脚，但是他媽的生得怪像女人呀！並且「吃肉不及吃豆腐」，走早路比走水……」

「！說呀！」

「噯！小蓮枝！金叫化就是些江湖好漢，到州吃州，過

縣吃縣，他媽的專門欺富濟貧，可憐貧窮人，專同有錢人。

大官大員作對！」

賴頭和尚高興極了，拚命的搔頭皮，靠近他的地上，好

像下了一層霜。

「世間上有這樣的好人嗎？」

小蓮枝也興奮了，睜着一雙驚異的眼睛。

「怎麼不有！聽說這些金叫化，名叫什麼紅軍，專門

有錢人，搶有錢人，燒有錢人的房地，拿來給窮人，拿

窮人。真他媽的好得很！老子這錢也不要了，少不得要

們去！」

賴頭和尚拍拍胸膛，好像他現在就是紅軍。

「噯！要飯和尚，拿去吃吧！一個吃四個，把他吃光，

吃光了再說，橫直又沒有人買，這死買賣主公也他媽的不做

了，天下不絕人之路，總不會餓死吧。丟了本錢，像你一樣

的要飯，倒也爽性！」

小蓮枝不知何處來的勇氣，把提籃打開，拿出麻黑，很豪慨的分四個給癩頭和尚，連眼睛都不睜睜。

黃昏了。

烏鴉歇在水溝邊的樹上唱着，丫！丫！丫！的，好像由嘴裏吐出了黑暗，叫一聲，黑暗的網子張得更大了。天上的雲，好像趕街子的跑着，擠着，沉重的往下墜，這塊天！好像要坍塌下來。風，一陣緊一陣，捲起了白楊樹的濤聲，捲起了金沙江上波浪。對門山上野獸的嗥叫，更悽厲，更怕人了。

「走！回去吧！」

小蓮枝拄着拐杖站起來，癩頭和尚也由地上爬起，連忙扶住小蓮枝。

兩個都吃飽了。

「小蓮枝！我的小雞蛋！今晚上主公同你來個倒坐蓮台。哈！哈！哈！哈！」

癩頭和尚，攔腰一抱抱住小蓮枝，他把他當做當年戲台上的小旦。

「殺千刀的！」小蓮枝猛不防甩了癩頭和尚一個耳光。

「打吧！我的雞蛋，打是痛罵是愛！」

癩頭和尚抱緊了小蓮枝，

他頭上黃絲髮如同墨染，雜裙下露出了三寸金蓮，

癩頭和尚哼着。

「大理海子亮湯湯啵，四尾鯉魚游四方……」
小蓮枝也哼着。

二
當夜。

四喜村朦在黑暗裏，遠山蹲着像支豹子，有一兩處火着山，把天邊似乎映紅了。不見烟子只見火，像一堆的紅蘿蔔豎着像海上的珊瑚島，像小爐匠鋪裏燒紅的鐵。像一坩西藏的「紅花」。天上，轟隆！轟隆！的雷聲，在雲背後響着，像那家在敲着洋鐵桶子。風掃過平原，掠過四喜村的屋梢，呼呼呼的，落在幾百丈的山脊裏。山林裏悽切的狼叫，叫落了多少傷心人的眼淚，把孩子叫進了被窩。

「金叫化要來啦！」

村上的人們，尤其是存錢人，爭傳着這個消息。一個寧靜的村莊，又攪亂了，好像一鍋攪動的稀飯。

一所一進三院的莊房裏，羅老總在收拾契紙，那些是錢糧，那些是契利，那些是分苗，那些是利貨，……小古宗（野蠻族之）跑來跑去的，馬，騾子，全上了鞍子。一家人慌亂得要辦紅白大事一樣。

管家的羅吉爺，袖着酒壺，在收拾帳簿，邊收拾，邊呷着酒。

兒媳婦和羅大娘，則在房裏收拾金銀首飾。

做飯大娘大了頭翠喜，慌忙的做着夜飯，吃過夜飯，全家就要準備搬家了。

娘媳婦在黑暗裏，像條野狗，大風打着廟背後的梧桐樹，野狗嗥嗥的叫着，咬落了未到季節就先枯萎的葉子。娘媳婦就是本村的團局，區團正睡在烟舖上。幾名團丁，跑出來。

跑進的，一跑到村上，就會被人拉着問：

「阿大哥！事情怎麼樣？」

團丁把手把開，嘴裏胡亂的答應着「怕啥仔！」「不會來！」「或」快到啦，就跑到」啦，嘴裏還不斷的哼着粗野的曲子。跟着小姑娘，順便捏上他兩把勁，在背靜地方碰到了，則抱起來親個嘴，或拉開團腰。

梁區團睡在烟舖上，他回味起探子的話，有點悚然了，只要官就殺，自己不得不先躲避一下。但他想起這些財產，這些家具，那院房子，又使他捨不得走了。這的確使他煩惱，不是嗎？剛納過龍，討了三老婆，只說平平安安過日子，那個想天偏不隨人願，又起來這些岔事，看樣子非逃離不可啦。想到這理，梁區團睜開眼一看，躺在烟舖對面的三老婆，三老婆正烟眠呢。

「嚇！醒一醒！我說你醒醒！」

梁區團打個呵欠，伸伸懶腰，用煙頭子奪奪三老婆，三老婆驚醒過來，睜着惺忪的眼睛，哭喪着臉，滿臉的白粉和胭脂。像一塊多年的醃豬肉。

「什麼呀？人家怪沒神少氣的！」

三老婆的話，像用機關一字一字的播出來，他全身鬆散，像一個雪人放在太陽底下。

「紅軍快來啦！你還睡！」

梁區團用大人嚇小孩子的神氣，上好了一口「砲掌頭」，遞給三老婆。三老婆又閉上眼睛，嘩！嘩！嘩！一口到底。

「再燒兩口，去收拾你的首飾！告訴二姐，大姐，收拾收拾田契，同安排一下箱子裏那些花錢（即洋錢也。）」

「人家說沒有神氣味，怎麼樣？人家都不跑，你當地地方官的反要先跑不成？」

「唉！這年頭馬鞍山的土地，自身難保，還顧得了他媽的火燒對門坡，雷打板凳脚。」

梁區團用煙籤子挑了一點煙，正一正火口，在火上燒着，燒泡了。然後在打烟土上滾。

「這年頭搬到那兒好呢？橫直天下老鴉一般黑，到處都有亂閃閃的，搬出去不着紅軍搶，也要着路上的匪搶！像去年羅老總家一樣的，逃難還沒有逃着，倒反被當地的老百姓搶了一頓。聽說紅軍公買公賣，又不搶人呢！」

三老婆三口糖煙到肚，九牛二虎之力，精神抖抖的由煙舖上坐起來，順手拿起煙盤子裏的小泡壺呷了一口。

「探子回來說啦，這些紅軍，怪得很呢，逢官便殺，遇有錢人便搶，事到如今，老子們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少不得要穿油紙套褲。」

梁區團搔搔頭皮，擺出滿不在乎的樣子。

「你當地地方官的先跑啦，老百姓們怎麼了呢？你們這些沒心沒肝的！」

三老婆撇着嘴，起了一臉的紅暈。

「事急無君子，狗急跳牆，老子那裡管得了他媽的這許多，橫直船頭上跑馬，走投無路啦。」

梁區團向三老婆笑着，一雙漏眼，盯住三老婆，好像

聽候發落的囚徒。

「好良心！好良心！」

三老婆又躺下去，閉上眼睛，像打上的氣，已用完啦。
.....

外面，刮着大風，樹枝杆一段段的打落到娘娘廟的瓦上，發出怕人的響聲，四外看去是漆一般黑。天上的雲，黑團黑團的翻滾着，像一天長滿了林叢動搖的山峯。在黑暗裏分辨不出樹木，只聽見嘩嘩！嘩嘩！在樹上雀鳥的擦翅聲，在大風稍靜的時候。

金沙江的波浪聲，白楊樹的濤聲，對門山上的狼叫，塌子裡的野狗叫，奏和着，調協着，像在淒清的月光裏，一對傷心的男女，對着曲子。

「嗚！嗚！嗚！」

有人打團局的大門。梁區團叫人開了門，進來一看，是個跑信的，打雨籠來。梁區團打開信來一看，哈！哈！大笑起來。

「我不是說嗎？古人自有天相，現在不用逃難啦，雨龍衙門裏的師爺來信，說紅軍都從六河中甸去啦，老子們這兒，落得個天下太平。哈哈！哈哈！」

梁區團喜歡得死去活來，跑到煙舖上，把三老婆一抱抱起來，死亡的親了兩親，結果挨了三老婆的兩個耳光，和棒紅的手臂。

「你發瘋啦。」

三老婆還沒有睜開眼睛。

「這回子得上羅老總，李老總家裏去一趟！報告一下這消息，免得他倆家白慌。」

梁區團得意的嬉笑着，一張圓胖胖的臉上，起着波紋，像春天的死水塘子。頰上一顆大黑痣，罩上生着幾根細毛。「半夜三更的，去仔咳嗽。」

三老婆用醉眼斜瞟着梁區團，是那麽嬌媚，是那麽柔情。

「我的小心肝，馬上就回來。」

梁區團有點飄飄然了，兩腿怪軟軟的。

「你去吧！」去吧！」

三老婆有點怒惱了，狠命的閉起眼睛。翻一個身，把脊背面給梁區團。

梁區團吩咐團丁打燈籠，他深深明白男子漢大丈夫，不能怕老婆，縮頭烏龜有幾個做出事來。老婆這東西，玩弄時玩玩可以，但做正事時還是正事要緊。於是梁區團穿上金鵝絨馬褂，兩個團丁在前面打着「四喜村團總局梁」的紅燈籠，像從前上早朝似的走出了娘娘廟的大門。

梁區團到了羅老總家時節，羅老總家都已收拾得停當，大批人馬，快要出發了。

「喂！老總！海海！海海！」

梁區團站在堂屋門口，望着路在火塘旁邊抱着水煙袋的羅老總，必恭必敬的。梁區團除了上雨龍縣太爺，就要算到這裏最規矩。在團局裏的八面威風，似乎已掃蕩無餘。

「梁區團！是不是又來派款！」

近年來羅老總被派款派怕了，一見梁區圍就疑神疑鬼的。他理一理鬚鬚，低下頭，水煙袋「布六！布六！」的叫。
「不是的！不是的！你老人家！小的有好消息獻上。海海！海海！你老人家！」

「什麼好消息？進來說！進來說！」
羅老總心動了，他以為一定有什麼疑難案情，找他判斷，又可以從中取利。

梁區圍坐在火塘對面，小古宗進來倒上一碗酥油茶，問羅老總：「要不要『楷把』（以燕麥炒麵和酥油茶而成）？梁區圍搖搖頭。

「過了半夜，就要搬家了。」
羅老總擰起下巴，自家升滿了酥油茶。

「你老人家！小的特來報告，海海！海海！紅軍決不會上這兒來啦，衙門裏朝爺來信，說從六合進中甸去啦。你老的請放心，不必搬家啦，凡事有小的擔載。海海！海海！」
梁區圍諷笑着，圓胖胖的臉上，表現着一團和氣。

「真的嗎？」
羅老總站起來。

「小的剛接着信，信還在這兒呢。你老人家請看。」
梁區圍明明知道羅老總不識字但為證明他的話，於是像拿証物般的把信遞給羅老總，

「這個！這個！」
羅老總顫抖着嘴唇，很快的眨着眼睛，睜一個沉重的瘋濕病患者。拿着梁區圍給他的信，裝作正讀的樣子。

「這樣看！你老人家！」
梁區圍把羅老總拿倒了的信又正回來。恭恭敬敬的又遞給羅老總。

「你知道我不識字？」
羅老總像宣布了罪狀的囚犯一般的坦白。兩支眼睛死命的盯住梁區圍，似乎要入骨三分。

「海海！這樣看好些，你老人家，海海！」
梁區圍好像抱着說破了人家秘密後的難過。強笑着，這笑，羅老總看得十分不自然，十分勉強。

「好極了！阿彌陀佛，一動不如一靜，紅軍含四喜村而不過來，四喜村之福也！」
羅老總雖然不識字，却自己不肯甘休偏偏愛弄幾句文墨。

從表面看去，真看不出羅老總不識字呢。羅老總看看信又點點頭，甚至於擺一擺上身。結果在高上不能發現什麼，他沒精打采的把信交給梁區圍。

「好啦！好啦！天從人願。搬起家來，真够洵神，值錢的東西又多，唉！打開窗子說亮話，我這家搬也搬不完呀。噯！梁區圍！你家也是一樣吵，你還新討了老婆，我們真是魯衛之政，兄弟也。哈！哈！哈！哈！」

羅老總坐下來呷了一口酥油茶，酥油黏在鬚鬚上，他順手一摸，然後在衣上一抹。

「噯！老總！說們說，我怎麼能走，我走了這些老百姓們怎樣辦，我們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啊。」

梁區團做出很嚴重的神氣，把一張胖胖圓臉繃得緊緊的，臉上什麼表情都沒有。

「梁區團素來愛民如子，勒政寬厚，我是深知道的，我是深知道的。」

羅老總伸伸脖子，嗷嗷嘴，像戲台上的小丑。

「全仗老總提拔！全憑老總栽培！海海！海海！」
梁區團柔聲低聲的，像捧着一捧棉花。

三

四月初四。

早上，天邊浮游着幾朵薄的雲彩，像鴨子，像小鷄，一輪初夏的太陽，很嬌嫩的從東方升起。像新娘娘走在門的道上，布穀鳥又上叢林裏唱着了。

四喜村仍然安謐着。

天上漸漸的佈着雲彩，氣候也漸漸的熱起來了。太陽越升高，越熱得利害。太陽鑽進雲層，大地便變成了灰暗，令人的眼前一片黑，太陽一鑽出來，就熱辣辣的，四喜村的人們不斷的揮着汗。

「怕要下雨，這樣瘟天。」

老年人和婦道家講說着。

正午時候。

天已變陰，天上遮着濃黑的雲層，好像蒙着黑呢子，大風也起來了。吹得四邊白亮白亮的。

一陣大風掃過，四喜村的人們，發瘋似的朝北頭跑。雜亂的聲浪裡，叫嚷着「紅軍來啦！紅軍來啦！」小孩找媽的

，老奶奶找小孫孫的，兒子找爸爸的，兄弟找哥哥的，亂做一團，比趕街子還熱鬧，像一羣傾了巢的燕子，像一窩破了窩的蜜蜂，像決了堤的河水，像倒了的山峯。

羅老總家李千總家，背好馬匹，駝着契紙金銀首飾，朝北溜了。

梁區團也溜啦，溜到大橋邊，又被團局裡的師爺趕回來。

羅老總家的管家羅吉爺，袖着酒壺，李千總家的管家伍與爺，也背着賬布溜啦。溜到刺花塘，打聽，打聽，才知道是扯地皮瘋，並且「地脚子」牛健廷新從雨龍回來，親眼見紅軍由六合進中甸去啦。於是羅吉爺約伍與爺，兩個重又轉回四喜村。

到了四喜村，人全跑空啦，只剩下些貧窮人。羅吉爺逢人便說：「紅軍從六合進中甸去啦，紅軍不過這兒啦。」邊說邊呷着酒。於是躲在附近的人們，都慢慢的轉回來，素來稱鄉紳的王一清，范我佛，趙惠，牛光，也都轉回來。

伍與爺約羅吉爺到他的東家裡，打來一瓶酒，煮了兩隻鷄，半節火腿。擺起煙家司，挑來一盒「斗地板」（煙盒之底上的煙。）預備打鳴祭（凡四喜村人吃好的。即名之曰打鳴祭。）

一羣鄉紳也打聽到啦，都趕到李千總家，想吃豬腦壳。

「羅吉爺！我說這兩天你老紅光滿面的，原來新添了孫子啦！道賀！道賀！」

王一清嘻笑着，捧羅吉爺的卵子。

好說！好說！

羅吉爺不耐煩的應酬。一面拿着酒壺，呷了兩口。

「羅吉爺！你我是世交，先父和令尊大人，是把兄弟，我們自然不用說啦，比親兄弟還親熱。」

王一清進一步進攻，旁邊的三個鄉紳，一個推推一個笑笑，做個鬼臉。

「喂」

羅吉爺倒反有點面頰。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只好舉起右手又呷了兩口酒。

「羅吉爺！我家的小蓮妹同你家羅昌對個親家，不曉得配上配不上。」

王一清一團和氣的說着，好像他要跟羅吉爺求乞什麼。

「羅吉爺！羅昌那孩子，真聰明，真伶俐，生像又好，天頂寬大，下巴長，耳朵大，是個貴，人將來走武邊，定是帥旅團長，走文邊……」

伍連長！快點跑，快點跑，紅軍到啦！紅軍來啦！

忽然隔壁楊逢春家舖子裡，傳來緊急的叫聲，把王一清的話語打斷，羣人面面相覷，呆坐着，像中了傳說中的定身術。

世間沒有一個不要求藝術的人，也沒有一個不欲享受藝術的。在炎炎烈日之下，車水的農夫，日中時也哼着山歌，做得精疲力竭才散工的勞動者，也偶爾喜歡踏進茶園，聽聽三笑姻緣的故事。一閃山歌，一場說書，原不該拿來冒瀆所謂神聖的藝術；但我們總不能不說：這是要要求藝術，心想享受藝術最顯著的表現。文藝似乎該是和空氣一樣，本當給與社會大眾全體的東西。可是事實上所謂藝術也者，却與社會大眾隔離得是懸遠。作品的創造，已都移入到天才的手中，而鑑賞方面，也非有充分的修養和努力，便不會得到什麼良好的效果。甚至於藝術的價值，有時也惡意地把大眾的感受性來作衡量的標準。愈是大眾所不能感受的，藝術價值便愈來愈高；反之一般所能感受所能欣賞的，却要被斥為通俗，而見擯於藝術王國之外。所謂藝術家文藝家也者，也在自立涯岸，鬚髯深懼大眾貶損了他們的藝術，便愈與大眾遠離。

方光蕙藝術與大眾

販煙土的一羣

周 轍

走煙山的故事

(一)

他們一共十八個人。

帶着九匹騾子，蹣跚在這荒野的山谷中急急的趕路。

這些人們都是「走煙山」的「煙幫」。

他們全有着寬闊的肩膀，粗壯的胳膊，天生就嚼乾把繩

喫野菓子的胃口；他們的身體每一個人就好像鐵打羅漢一樣

跑起山路來那種忍苦耐勞的本領，實在可以賽過一條鄉間的

老水牛。槍管在各人肩頭上發亮，風吹來槍口嗚嗚的響着。

山谷非常陡峭險峻，四面是蒼蒼的野林，古木參天

，闊大的樹葉常常把天都遮蔽了，地下佈滿着藤蘿與野葛之

類的野生植物，牽牽連連，甚至於把僅僅有的一小塊路徑也

盤據了去。

這山嶺在他的名稱上看來，就充滿了恐怖與蠻荒；當四

五月間的仲夏，白日晝夜的雷雨不停的落着，山嵐瘴氣霧騰

騰的到處瀰漫起來，將懸懸底一大匹山封鎖住了。不要說人

類不能行走，就是鳥獸都完全潛蹤欲跡。到了秋冬或春季，

雨歇了，土地乾燥，山中的毒氣消散，陰森的山谷才繼續開

始了活躍。然而盤伏着的虎狼又出來了，粗大的樹幹上纏繞

似的掛着赤色斑斕的毒蛇；草叢中逡巡着金黃的巨蟒，蒼色

的鷹沉沉靜靜的在明藍天空中盤旋着，尖溜溜的叫着，猛地

將翅膀一斂，標槍般向地下投來，用那銳利的喙爪，掠了一

隻兔子改向高空飛去；猿猴在巖壁間成羣的曬着，清脆的啼

聲，弄得山鳴谷應，更增加了山中的清寂。因此人們便喊這

裡做「大黑山」。

山勢既然險惡，況且還零落落居住着一些古中國的殘

餘種族；豺狼，獾，旱獺，花苗，之類的野人，剽悍雄

強而對異已者多疑，所以人們也就望而生畏，不敢輕易嘗試

了。

那時節敢於在山上來往，除了和夷人交易虎骨鹿茸的馬

鍋頭而外，就祇有「走煙山」的人。這些人多半是要錢不要

命的小伙子，集合成多少不等的隊伍，背了槍，馬匹驮着布

及零碎藥品，到各處夷人山寨中去，向他們換取鴉片煙。然

後繞着野僻蠻荒的山路，爬嶺越谷，避免官家的稅關中人的

注意，漏稅走私，偷偷的運到各縣城裡去發賣，可以賺極多的錢。大概每去一次的報酬，起碼可以供數年揮霍。也有人因此發了財成家立業的。爲了這樣的原因，膽子較大的貧民，便挺而走險，企圖一勞永逸。經營這種事情的人稱爲「走煙山」，簡稱「煙幫」。

不過這種事業危險性太大了，固不容於政府，一方面也有最利害的對頭冤家——「切烟幫」。他們也是貧民，祇要聽說那裏有「走煙山」的「煙幫」路過，便成羣結黨，肩荷了槍刀，大家埋伏在煙幫勢所必經的要路上圍劫。把煙土搶來後，論功勞大小均分，也藉此發財。

這時候是九月中旬，天氣涼爽了。山中的平原生林木有的葉子已發了黃，有的闊葉樹却脫落了葉子，露着光禿禿的枝幹。祇有那些常綠樹的林子，及四季不凋的針葉松叢，依舊蒼蒼鬱鬱的點綴在山谷中。

秋高氣爽，正是「走煙山」的人們過嶺時節。但是自從政府宣佈了禁止吸鴉片的命令以後，這山谷中已許久沒有「煙幫」往來了。往時人走過的羊腸小徑，被芨芨蕨微佔滿了空隙。

荒靜寂寞的「大黑山」中，現在又突然發現了「煙幫」他們的呼叱聲，馬的鳴嘶聲，鈴鐺的叮噠聲，混雜的響着，衝破了神秘的沉寂。

他們一共是十八個人，帶着七匹馱子，滿載着鴉片煙，從法網伸展不到的夷方，運載了這違禁物品來，打其秘密的販賣到各地去，預備發一柱大財。

雖然一路的野藤茅茨，把他們的腳截出了血，他們仍舊談笑自若的趕路。腿上傷痕輕的，則蘸一泡唾沫在手掌內，往脚幹上擦幾下，就算了。如果被絞出了血，便順手就路坎上摘一枝毛臘燭（註一），撕下一縷絨毛來糊在傷口上。他們的精神是勇敢的，並不因爲任何的障礙而退後畏縮。

(二)

「煙幫」的行列，轉出了一個曲折艱險的山谷，又走在一堵峭峻的岩石上。

岩石好像一刀削成的絕壁，不知有多少丈深，下面流着深藍色的河水，急促如奔。因爲岩壁太高了，祇能够聽到水勢輕微的流動聲，寂寞的響着。

山風掠過樹林，如一隻大手將地面一切搖撼着，石角與

樹梢粗暴的大聲吼叫着，忿憤的將樹葉大把大把的撒下來，黃色的葉子混雜着綠色的葉子，翻着滾着飛呀飛的直落到懸岩下去。

岩上的路窄狹而崎嶇，狗尾巴草一簇一簇的叢生着。還有矮小的灌木，常常絆住了行人的脚。

『嗚嗚嗚！……嗚！』烟幫隊伍裏突然發出一聲尖銳的口哨，響亮的傳開去。

大家的視線都投射到一匹駿馬身上去了，馬背上騎着一個高大的黑麻子，一臉落腮鬍子，戴着一頂龍鬚草帽，穿着鹿皮領褂，肩上一把長柄鐵錘的細刀，皮兜肚裏斜插一隻小手槍，繫着紅纒，剛才的口哨就是從他嘴裏打出的呼號。他是煙幫的首領，幫長郝桂武。

『弟兄們！在這樣陡的山岩上走路，要格外小心，招呼好馬馱子，不要踩蹋下去，就遭透糞啦！』

煙幫絡繹成一行，很難難的一步一步換着山壁的屏障走。路上堆着的碎石，不時被馬蹄踏得滾下谷底的流水中。

大家正提心吊膽的小心走着，驀地有人喊了一聲：『看呀！那崖子上毛茸的一長串是什麼東西哪？』

許多人都驚異的掉回臉向對面的山崖望過去。

『哈哈！好玩啦，那是一羣猴子呀！』

一個人先說破，這時大家才看清楚了。原來是一羣猴子，一個拉着一個的手臂，結成鍊子式的一長串，從崖頂上直垂到河中去，幾個小猴爬樓梯似的登着同伴的肩頭，低下頭去飲河水。

『這些畜生最聰明，他們因為崖子太高了，想出這個法子來吃水。』幫長郝桂武一邊說着一邊從兜肚中拉出手槍來瞄準道：

『弟兄們，看！我請他們下去操個落水澡！』

接着槍聲砰的一響，子彈射出，不偏不倚正的打在這一串猴子的中間。一隻猴子帶了傷，拉着尾巴的手一鬆，其餘四五十隻猴子都一齊墜落到河中，在水波中噠！噠！地哀叫着掙扎，被長流水帶走了，剩下七八隻逃到崖腳旁，抓住突出的石頭，淒慘的叫着。

『哈哈！真好玩啦！』

『哈哈！這些鬼東西遭瘟啦！』
煙幫快意的發聲大笑起來。

「嘖嘖！郝幫長的擲手確是頂刮刮！」一個漢子翹起姆指贊嘆。幫長郝桂武得意的摸著下巴尖微笑。

於是他們談起種種關於猴子的故事來，忘記了旅途跋涉的疲勞。

(三)

太陽已經是正午時分了。

煙幫卸下馬馱子歇宿（註二），燃着熊熊的火堆，火堆上放置了四五個大銅鑼鍋，冒出紅米飯的香味。

一個人蹬在火旁，不停的添柴，柴乾得不透，發出畢剝！畢剝！的聲響，一片濕煙。

其餘的馬幫底人們，有的躺在草地上，有的吸着辛辣的老粗煙，輕鬆的談笑着。

忽然一個人尖着沙嗓子，呼起小調來了：

「七十八上蓮西，上丟父母下丟妻，上丟父母遭雷打，下丟妻子好孤凄。」

「七里河埂八里菁，獅子老虎相呼應，暫時路上跌一跤，粉身碎骨就送命。」

向十六十七上蓮南，拚着性命做煙幫，兩打甘願朝復暮

，不知何日得還鄉。」

「哈哈……有人人大笑起來了。」

「哈哈……有人人大笑起來了。」

幫長郝桂武正在一塊石頭上磨刀，聽見歌聲，抬起頭來朝唱歌的人笑着喊道：

「老鐵！你這傢伙是不是又想起家來了，唱這種麻筋的調子！」

「咳！唱來散悶的啦，人人都有一個家，獨我老鐵是單身光棍哪！」被叫着老鐵的人，嘻皮笑臉的回答。

「怎麼。你三十多歲的人，莫非還沒有討老婆？」

一個驚訝的問。

「嘎嘎……老婆是早就討過的，遺生了小孩，因為我養不活她，她抱着孩子跟野男人開小差（註三），被我追到半路，一齊殺了……」老鐵一本正經的說着，揉了揉眼睛。

聽的人伸了一下舌頭：「你真毒！小孩也養了嗎？」

「當然殺了，你想雖然說『虎毒不食兒』，可是一歲半的孩子，就是留著也沒有奶給他喫，還有割活生生的餓死，不

如一刀割了倒爽快……」

『對啦！這才算好漢幹的事！』郝桂武走過來拍了一下

老鐵的肩膀，又接着道：

『我們煙幫有一隻歌，你應當牢牢记住：「幹幹幹！生要幹來死要幹，小槍藏在腰桿上，有誰敢說二句話，一槍打在腦壳上！」』

『唔，這個歌聽起來真硬朗，你再念一遍我聽。』老鐵對郝桂武要求似的說。

『好啦，以後教你唱的機會多着……』郝桂武說完，抬起頭來看了一看天色，吩咐燒飯的道：

『快點把餚午弄來喫！』又掉回頭來「嗚」的吹了一聲悠長而清脆的口哨。煙幫聽見都紛紛集攏過來。

郝桂武的目光向身旁的人掃了一眼，嚴肅的說：

『弟兄們，從這裏再走三里多路，我們就必定穿過一座差不多一百里遠的大森林，林中毒虫猛獸很多，路又難走，我們要十分小心才行，現在先喫了餚午，然後派四個弟兄在馬前開路，其餘剩下的人，應該兩個人招呼一匹馱子，不能大意（註四），千萬留心！』

他們話剛說完，煙幫便忙亂起來了。

（四）

森林中充滿了原始的蠻荒。

峯崗重疊，怪石嵯峨，粗大扭結的樹纒纒的聳立着，巨大的樹葉遮斷了天空的陽光。

蔓草和一些有毒的植物，蓬蓬勃勃的生長在崎嶇的路徑上。深邃的林陰中，啼叫着猿猴同百獸百鳥的聲音。

煙幫已經趕着馱子走進了森林。

四個人手裡拿了斧子，沿路砍斷一些纏繞在地上的藤葛，清除障礙。

樹枝上的野鳥，聽見馬蹄聲驚得撲喇喇的飛起來，在空中怪聲怪氣的鳴叫着，振着翅膀打迴旋。

猛烈的山風，暴燥的震撼着森林，好像大海中的巨浪，衝出駭人的轟轟聲，一陣緊跟着一陣，四面充滿了肅殺的空氣。

『嘩啦啦！——兵哪……』一枝空心樹的枋板被風吹斷了，落下地來，沉悶的發出一聲巨響，打在馬前。

『喂！小心點呀，他媽的這風真大得……』

『招呼馬馱子不要被打着……』

『嗚嗚嗚！……啊啦啦……』

馬鈴噹一連串的顛簸着混雜的聲音，急速地轉過了一個山坡。

前面橫阻着一個三四丈寬闊的深潭，滿滿一池綠油油的死水，漂浮了很多的樹葉。

一對麻鬼子正在池邊飲水，聽見人聲，迅速地向深草中竄逃去。

馬馱子繞着池水邊緣走，常常被蓬蒿野草絆住馬蹄。

『糟糕！你們拿斧子來把這一大蓬荒草砍開一條路。』

幫長郝桂武看見前面又高聳起一蓬茂盛的茅荊，擋住了

要路。

担任開路的四個人，提着斧子趕過來忙亂的動手揮着劈

着。

小的雜木樹，蘆茨，藤蘿，……之流的草木，都

一排排地在砍伐下倒在地上。

一羣棕黃色毛絨絨的野獸，衝出茅蓬來。老鐵順手一斧

子砍去，帶傷的奔過來，咬翻了一個，朝四方亂竄。馬匹嘶

叫着恐懼的跳躍着。

『野豬！野豬！』

『老鐵着咬傷了！』

『快扶他起來！』

『傷在那裏？趕緊誰呀！』

『他媽的！傷重不重！』

『啊呀！我的天——腿肚的肉撕去一塊……』

『你們都死了麼？開槍打呀！』幫長郝桂武暴跳着，打

了一排槍。『傷猪咬着人最老火的！』

其餘的人也向着逃竄的野豬，嘯！嘯！放起槍來。

潭子邊上被槍彈打傷了一隻野豬，咚隆！一聲滾下潭子

去了。山檳榔樹下也打傷一隻，睡着掙命，淅厲的嘎聲叫着

。

其餘的却溜逃了。

『拿着！趕緊喫下去——老鐵！』

郝桂武從兜肚內掏出三瓶「三七」（註五）來，遞給坐

在樹根上的老鐵。

『唉喲！唉喲！……』老鐵痛苦的極響着呻

。脚上流出涔涔的血。有一個人尋了幾株草藥，用石子搗爛，替他糊上，包紮起來。

『好啦，招呼着他，我們還得趕路的！』郝桂武吩咐着擺了一擺手。

煙幫又忙亂着整隊趕路，喝着馬匹，向前邁進。

(五)

『你們聽！是什麼聲氣？……………』

順着山風飄過來一陣奇怪的聲音，好像野獸的嘶喊，又似乎是人類絕望的哭聲；是那樣淒慘的顫抖着，陰森森的響遍了山林，鬼氣森森，草木瑟瑟的搖幌，彷彿有無數精靈鬼怪向天呼籲。

一陣漩渦風，簌簌的捲起樹葉，直朝人身上沒頭沒腦的打，煙幫的人們，毛酥骨冷的抖戰起來。

馬匹慌伏的墜下草叢中去，緊緊的瑟縮着。

大風尖溜溜的吹噴着。

煙幫茫無目的的掃了一排槍……………

風漸漸小了。

頭頂上聽得見雀鳥的嗚聲啾啾着。

『噫！好險！好險！』郝桂武好容易輕鬆的喘出一口氣。

風聲平靜以後，煙幫又重開始趕路。

這時他們穿走在一個深壑中，頭上面是屏障一般的峻嶺，一道白嘩嘩的瀑布泄掛下來，沖激在山溝裏淌出去。

『咚董！咚董！咚董董！……………』

皮鼓的沉悶聲先是單調底嚮，漸漸響亮起來。每一聲都敲擊在煙幫們的心坎上。使他們每一個人都惶悚不安。

『弟兄們，趕了馱子快跑到左邊叢林裏躲住一下，狂瘋來啦！』郝桂武指揮着人馬狠狠的退到一叢濃密的樹林內。大家靜悄悄的屏了呼吸，從樹葉的罅隙窺探着林外的路。

一羣男女混雜的狂狼，凌亂的跑過去了，敲着羊皮鼓，提着大砍刀，高舉了丈多長的矛子，他們並沒有注意到林子裏有人。

(六)

山中的夜——

森林裡散佈着灰濛濛的秋霧，風也平靜了。

月光冷寂寂的高懸在黃栗樹尖上，滿天閃閃着繁密的星

星。

草地上籠罩了一層濕漉漉的輕霜。

虫類飛鳴！唧唧！互相應和着嘈雜的滿山遍野鳴着。

遠處山管裏斷斷續續地傳來野獸的怒吼。

煙草燒了篝火，在林中露宿，卸下馱子的馬，貪婪的嚼着麻布袋裏的穀草。

他們把人散分做兩班，互相替換着守夜。

上半夜由幫長郝桂武帶着八個人担負警戒輪值，下半夜的便趁空披着灰毡睡眠。

郝桂武踏着朦朧的月色，提了手槍到林外巡邏。在這深秋的山中，夜是分外的憂鬱。

他望着蒼茫的遠山，不禁嘆了一口悠長的氣。一個人心中感到了落漠空虛。這是硬漢的他，從來沒有過的情緒。

「險！明天就可以走完這一架危險的山了，但願一路不要再生意外，祇要這一次能够一帆風順的返家，以後決不再幹這種血盆裏撈飯吃的勾當了。」他默默的向天禱祝。

夜風裏飄曳過來一陣整齊清脆的拍掌聲，一起一落的響。還有嗚嗚的葫蘆笙和吹葉子的清脆聲；他向聲音傳來的方

向一看，那邊被一排棕樹的葉子遮住了，樹尖上烏烏的冒着篝火堆界起來的火光。

他不自主的順着聲音走了過去，行到那一排棕樹下，用下披開樹脚肥大的狹長草葉，仔細的悄悄偷看。

在一塊平坦的草地上，燒了一堆篝火，許多男女青年的花苗，圍繞着火坐成一個周圍，大家拍着掌，幾個人吹着葫蘆笙，和葉子。很有節奏的嚮出一種和諧的調子。

圈子中間，臨近火堆的地方，有一個苗女搭着一個男的跳舞，兩人的身體旋轉出各種不同的姿態，舉動雖然簡單，却在單純中見出一種分量沉重的東西。

這一些人，打扮得很難看，臉上刺了花紋，耳朵及鼻尖上都戴着銀鐲子。

郝桂武看得出了神，兀自靜靜的站立着。忽然棕樹葉希哩嘩啦！一陣響，他抬頭向樹上一看，一條黑色白斑的毒蛇逡巡着爬下來了，一對綠光閃閃的細眼凝視着他。

「噓！老火……」他倒吸了一口冷氣拔腳就跑。朝着原路奔回去。從一顆粗大的老樹下跑過，驀地樹幹上伸下一隻毛絨絨的長手來，一把將他腦袋上的套頭抓了。

一隻大猩猩粗野的磨着牙齒，套頭布一片一片的撕碎。
『啊！啊！』郝桂武這一下駭得魂飛魄散，踉踉跄跄的
朝後就退。

(七)

三天後，煙幫終於脫離了恐怖驚險的「大黑山」。

他們在旅途中不斷的和瘴癘，野獸，苗子，生番，寒暑，
風雨……等奮鬥着，漸漸地接近了人烟比較稠密的
村落。

這一天他們在一個村子裏打伙(註六)以後，即急急的
整裝起程，忽然馬駛後面，發現了兩個青年的小伙子，若即
若離的跟隨着他們，不時竊竊私語，行動鬼鬼祟祟的。

幫長郝桂武當初也不大留心，後來看着兩人的態度有些
詭秘，便起了疑心，暗自付想：『莫不是劫字號(註七)的
眼線(註八)吧？』心一橫，打算待行至僻靜地方，把這兩
個人幹掉。

這兩個人好像已經知道被他看破了，當走到一個十字路
口的時候，馬上機警的溜了。

煙幫依然是蹣跚在山路上，旁晚時分走進了一個夾谷

的山道，中間一條小路，兩邊夾着兩座高大的山崖。形勢非
常險惡。

『哈哈！哈哈！』一陣急速的馬鈴噹噹着，一個人手中
抬了一桿黑旗子飛馬過來，阻住了他們前進。

『朋友！識相點，把你們的馱子留下，各人繳了槍，讓
人過去……』那人說着把旗子展動。

幫幫長知道他們遇到「劫煙幫」的人了，舉目一瞥，山
腳的草叢中密密麻麻的幌動着槍尖，人數可實在不少。

『你們是劫字號麼？好！我倒願意把馱子槍枝一併交給
你們的，可是我有一個朋友不肯哪！』幫幫長板着鐵青的面
孔冷笑着說。

『誰不肯？你們就休想活命！』那人嚴肅的望着他們。

『好！滾你媽的蛋！』幫幫長癡笑着惡狠狠的向那人一
槍，在槍聲裡那個抗黑旗子的人，翻跌下馬去，死了。

這時埋伏在草中的「劫煙幫」，看見同伴被煙幫打死，
大家一齊辟哩啞啦！的放起槍來。

『弟兄們：我們從千里以外出生入死，費盡九牛二虎之

力，好容易運來這幾駄煙，現在他們居然要來從我們手中搶奪，我們大家依濫爲濫，頗着罐罐罐罐，衝過去和他們拚了！」

郝幫長辛酸的說完，把人數分派爲兩組，六個專招呼馱子，他帶十二個突圍，帶着烟幫一路放着槍題了馬殺過去。

劫煙幫的槍彈，兩點般的向他們打來。

(八)

煙幫和劫煙幫的人們鬥爭了一場，終於寡不敵衆，失敗了。打死七個帶傷六個，僅僅郝幫長及四五個弟兄逃脫了性命落荒而走。

同時劫煙幫的人們也死傷了差不多二十個左右。

但到底他們是勝利者，煙幫的九馱鴉片完全到手。估計下來這幾馱鴉片的價值：除了死傷人的卹金外，每一個人還可以分派到三四百元的數目。這樣巨額的款子使他們喜歡得心花怒放。

幕僚已經簡單下來了，劫煙幫的人們興高彩烈的在山谷裏走着回去。當行到谷口的時候，忽然四野包圍過來一百多兵士，阻住了他們的出路，團總騎在馬上怒聲喝道：

『你們幹得好事，攔路搶劫……現在快繳槍！不準亂動！』

結果賊頭上揭幕，劫煙幫繳了槍，九馱鴉片輕輕的就落在團總手裏。

……
這消息被縣長知道了，把團總關在牢獄裏，辦他「勾通土匪私販煙土」的罪，還抄了他的家。

於是九馱鴉片又從團總家裏轉運進縣衙門。

縣長既發了大財，過不多久自然就解組歸田，家園納福去了。

(註一)毛臘獨 是一種能止血的野生植物，鄉下人呼爲「刀口藥」。

(註二)歇稍 休息也。

(註三)開小差 私逃也。

(註四)大意 即疎忽。

(註五)三七 一種止血治傷口的藥。

(註六)打火 即喫餈子。

(註七)劫字號 即暗搶「劫煙幫」係鄉人隱語。

(註八)眼線 即探子。

一九三八，四月十號初稿於藝術師範。
八月十二日改稿於翠湖畔。

關員硬要叫他納五元盧比，他氣極了，紫漲着臉，向他們要求將原物給他看一看，他提起腳走出幾步，心靈手敏地將這累他的東西，用力擲入恆河中，給關員們一個滿意的答覆，合種的關員，咕噥幾聲無奈地悻悻而去，誰說中華民族是這樣的好欺呢？我心裏不禁爲之喝采——叫好，我一瞥形色色的關員們，紳士式的英國人，對旅客是相當的客氣，不失却他大國的風度，只有英印合種人，猶太人，和奴性十足的道地印人，（印度人是相當和善此輩是特殊的）才表示出老爺派頭和諂媚的威焰，而下意識地幹着，商女嘯……可笑亦復可憐，旅客們擾得泣笑皆非，納稅後各自喪氣收檢行裝，不料一幅我們祖國特有的稅關擾民作弊，又呈現在我的眼前，衷心裏感慨着到處烏雅一般黑！但我將頭腦冷靜下來，想，在祖國稅關我曾親身遭過的慘酷印象，覺得此地的關員手段，還算百分之百的和平，從沒像祖國稅關人員的對本國行商旅客動輒惡語傷人甚至動手毆打，活似對付殖民地人民，對待另一個亡國奴樣的兇！而此地辦事員的敏捷，又減少了旅客久候的時間，不知祖國稅關過去惡化的情形，在這以民衆爲基礎全面抗戰的大時代中，曾經改革了幾許沒有？此

間僑胞，多屬工人，智識份子較少，所辦印度報，每三日出一小張，而其內容之簡陋，與文字之落後，直出我人想像之外，幾使人不知其爲僑胞領袖們的心血結晶，不惟祖國新聞少到無以復加，即本地新聞，亦寥寥晨星，無從窺見旅印僑胞的社會情況的輪廓，此對於祖國全面抗戰的大時代，有着若干的不利！使非身受異國壓迫的苦痛，提高民族意識和發動參加抗戰的嚴重工作，將不復現於斯土了！但吾人不能說是旅印僑胞的救亡工作，遜於任何方面，或許祖國內部分的捐輸，尚不如此地的慷慨踴躍呢？從一二八到現在，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無不盡力輸捐，有一次「新民影戲院」內作援助東北馬占山將軍遊藝募捐，兩天之內，所得捐款成績，超出三千盧比（Rupee）以上，而場內坐位不能容納，大家都願意在立着，甚至購票後不去，這種愛護祖國的情緒，不在有數十萬僑胞之南洋，而在盡屬土木工人或零星小商僑民寥寥的印度，（此地僑民約二千人全印約有五千人）多麼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即現在源源不斷慨捐成鉅款（總已十萬盧比）匯回祖國充實抗戰經費的，無一不是此二千餘勞苦大衆的血汗，特殊的是比較富有者，則多又不肯一破香囊，在

這祖國抗戰圖存當中，我從各方面所得消息，這現象是不單一地所獨有，似為各處普遍的畸形病狀，誠然各處也有下式和令尹子文典型的富翁，各方也有一文不捨的準漢奸財奴，我想旅印僑胞教育比較現在提高和普及的話，貢獻在這救亡工作中的成績，當不止此，而建國完成之日，極望政府對於提高海外僑胞智識水準的文化教育事業，有一個統籌切實的施實方案，積極推行，以益育增強無窮的國力。

僑胞省縣壁壘甚嚴，派別分歧，愛國激進份子，智識較低之懷疑份子，和民族失敗主義者所在皆有，對於懷疑份子應宜加以解釋，使其了然抗戰必勝之道，推進其參加抗戰工作之決心，而少數民族失敗主義者，雖各方時加制裁，但不能使其絕跡，這是省縣的鴻溝不能打破，致旅印僑胞不能澈

底合作，故能澆墮其間作無恥的煽惑，是不能不歸咎過去駐在領事糊塗不盡責之過，同時愈覺僑教改善之刻不容緩，不然數十年後，行見有無數的優秀青年將忘却祖國而投入帝國主義之懷抱中去，這將是大規模抗戰壯丁損失重大後的一重意外損失啊……自從抗戰發動後，有不少的青年僑胞或工程人員棄杖乘輪回國去參加這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

這對於侵畧者是一個鐵的回敬，同時給與居留在此的人們如何欽慕，將會有更多的愛國青年，不斷地踏着他們的血跡來為祖國効力，把倭奴驅逐出國境外，寄語祖國前線的英勇將士奮鬥吧？……至印度人民同樣地迫切期待着我們祖國抗戰的勝利，作他們將來獨立解放的本張，數月以來，各地民黨和大眾，開了不少的援華大會，印度醫生的到祖國去做救護工作，不是弱小民族偉大的同情嗎？尼嚇魯頓請印度人民抵制日貨實際援華的呼聲，不是人類正義有力制裁侵畧者嗎？同情，援助，將不斷的在這三萬萬五千萬民族的廣大羣衆中擴大，發展與侵畧者經濟上以嚴重的打擊，誰說最後勝利不屬於我們呢？

大時代的中華民國兒女們，我們同唱進行曲罷？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倦遊了，我不能安息在這異國了，我將望着祖國啓航，來參加這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們是值得貢獻生命與國家啊！

完

麗江吟

寒 穀

雪山蒼蒼，

玉水湯湯，

周圍是數百里肥沃的田場，

這便是我們的家鄉，

這便是我們的家鄉。

* * * * *

象山像匹誠樸的野獸，

獅子山像支勇猛的狼，

蛇山是那末伶俐，

龜山放射出萬丈光芒。

* * * * *

三多閣寄托了人民的善意和虔敬，

五大寺神秘的散在四方。

* * * * *

在城裏——

天剛亮，

滿街都是挑水的姑娘。

太陽像拔在頭上的火罐，

陰風是吹得那末倉忙。

* * * * *

人們畫露出誠摯的微笑，

在臉上永遠找不出冷酸炎涼，

有的是為工作而任勞任怨，

他們一輩子壯健頑強。

勤苦不分老幼，

男和女俱是一般心腸。

* * * * *

一黃昏

梧桐樹捲起那瘋狂的波浪，

小孩的書聲繞着屋樑。

收拾好堂屋和鍋灶，

男女們走進了機房，

任機聲唱着那催眠的歌調，
任蟋蟀叫的那末悠揚，

總不忍丟下手中的梭子，

一直到北斗星偏向了西方。

* * * * *

在農村——

天剛亮，

男女們背着斧子上山坡，

「呵呼呼」山林裏一聲呼嘯，

小河裡揚起了微波。

在田裏洒下那辛苦的种子，

一顆心交給了米價的漲落。

* * * * *

一兩聲馬幫的鈴鐺，

一羣羣茶山的馬隊邁過了山坡。

* * * * *

一黃昏，

全村是死一般的寂寞。

饑厲的狼叫，

將小孩哄進了被窩，

不怕野狗爬壞了墻，

不怕賊人偷去了鍋。

是那末安謐，那末靜，

在這裏，用不着城和郭。

* * * * *

不知是那一年，

吹來腥臭的惡風，

我們的城市，

崩潰了，

我們的農村，

破產了，

我們的人民，

流散了。

來勢是那末洶湧，

像大海掀起了無邊的浪潮。

* * * * *

土匪過，

大水沖，

木梳梳了篦子篦，

滿山遍野染着了鮮血的紅。

人們已再不能安然的生活下去，

一腔的熱望，都落了空。

伸出手攬不出一條去路，

前途是那末暗淡，那末朦朧。

* * * * *

這是世界經濟恐慌的波浪，

這是帝國主義的山洪。

* * * * *

緊接着「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七七」，

法西斯侵略的砲火，震得耳聾。

炸彈毒氣彈，在全中國跳舞，

他那管人道正義容不容。

* * * * *

朋友！

這正是時候了。

我們的心已被法西斯的鐵蹄踏得粉碎，

憤怒和悲傷，絞斷了我們的肝腸。

* * * * *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鑄成鐵一般的團場，

人人都是戰將，

個個都是城牆，

這是我們唯一的生路，

從今後我們再不必迴顧徬徨。

將力量交給了政府，

是男兒漢就勇敢的離開了爹娘，

把最後的熱血洒向了東海，

大丈夫要死得山高水長。

大時代的警鐘響了，

暴風雨正要來臨，

暴風雨過去，

就是萬里無雲，

到那時我們就有了新生，

到那時我們就有了光明！

來到前方(戰地通訊)

李喬

先要請你原諒，我沒有忙得告訴你：我要出來的消息。我是三月七日從昆明起身的，經過了四天的長途汽車，到了「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的貴陽。在此地休息了兩天，冒着熱風，爬過了許多大山，又渡過了許多漫流着的大江，經過五天的日期，才到長沙。

在此地耽擱了兩天，我聽到了一次防空警報的氣笛聲，當街上的人正紛紛逃避的時候，我國的六隻驅逐機軌軌的飛起來了，我同幾個朋友立在中山紀念堂前的矮牆下，我希望能看到一次空戰，但很失望：在天空英勇的翱翔着的，只是我國的飛機，碰過了許多釘子的日本飛機，大概知道飛來不會再飛回去，還沒有到長沙的領空，便怯懦的逃避了。

十八日的夜裏，我從長沙乘火車到武漢。夜裏正睡得快活的時候，忽給一陣人聲吵醒了，睜開眼睛一看，車裏的電燈已熄滅了，火車慢慢的在向後退。火車裏充滿了恐怖和怒罵，這時，我才知道日本飛機又來空襲！

但這次的結果，也是同在長沙的那次一樣——我們的火

車退在一個偏僻的地方停了半點左右鐘，又向前進了。

坐在火車裏，這時，我只感覺得日本飛機的無聊。

十九日午前十點左右鐘，懷着久別重逢的欣喜，我又投入到八年前遊過的武漢的懷裏。

這裏比以前熱鬧多了，一切很像上海一樣，漢口的交通路，就好像上海的文化街（四馬路），書店大都集中在這裏，走進一家書店去，那許多在雲南沒有機會看見的新書報，使你看不勝看，珍惜得不忍釋手。……

武漢現在安定得很。沒有到武漢來時，心裏想：武漢現在一定很混亂，但事實恰與理想相反。日本飛機，雖長來光顧，但他能炸壞我們的什麼呢？

武漢仍然泰山般的睡着，磐石似的睡着。

在武漢安靜的住了一個星期，現在我又跑到這裏來了，這裏已是戰區，但日本帝國主義的砲聲，我還沒有聽見。我只見到每天從我們的頭頂上飛過去的貼着紅膏藥的重轟炸機。……

這裏是一個小村莊，莊旁有一條小河，河旁種着兩排高大的柳樹，每天清晨，我都要拿着手巾，一個人到那小河裏去洗澡。

在已嗅到火藥氣味的這裏，還有這種悠閒生活，你們也許會詫異吧！

不久，我們或者就要隨着隊伍開到別的地方去，以後又給你信。

一九三八，四月二日於平漢線鷄公山。

彭舟

呼喊
喉嚨 有播音管的響亮
但 不是高貴者的喇叭
是生存的呼喊
我們需求光明
但 也不怕懼黑暗
不願讓年青的生命荒涼
聽吧 凄壯的笛聲
在催促我們
追尋絢爛的生命之光

廿六，五，三日

介紹本省唯一詩歌刊物『戰歌』

這個嶄新的刊物，在這神聖的時代裏誕生了。它是時代的鑿鏡！抗戰的烽火！人人均應入手一冊。

『戰歌』刊例費目錄

發刊詞

獻詩（給詩人）

馬賽曲（譯詩）

初踏進了牧歌的天地

喚起我們森林的烟霞

懷念被敵船載去的孩子們

戰爭去

中國空軍歌

『我們』之詩歌的開始（論文）

『中國詩壇』近訊

夜走龍王廟

戀愛？前進？

朗誦詩之本質及應用（論文）

送出征勇士歌

快去吧（進行曲譯詩）

曉江吟

無聲的炸彈（朗誦詩）

八月的歌謠

黃浦江

保衛大武漢

（每冊定價一角）（本市各書店均有代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羅鐵鷹 | 陸侃如 | 穆木天 | 史輪 | 彭慧 | 葉平林 | 魏晉 | 高寒 | 雷石榆 | 易河 | 克鋒 | 馬子華 | 何鵬 | 張鏡秋 | 寒殺 | 徐嘉瑞 | 曉陽 | 羅鐵鷹 | 波 |
|-----|-----|-----|----|----|-----|----|----|-----|----|----|-----|----|-----|----|-----|----|-----|---|

麥子

耶金

——紀念青，並贈故鄉的S.L.O.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

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無許多子粒來。……』

約翰福音第十二章

紀得：四月。』

『新的太陽是自信地照耀輝眩
而高昇入晴朗的天空之上。』

中漸漸消失了去。我們全輕聲地吐出一聲嘆息。而這歎聲是在明朗的五月之夜的風聲中漸漸隱下去了。

就是像這樣一個明朗的五月之夜，在和的家裏坐着四個人：一個是和自己，一個是我，一個是帶一點朱古律味兒的敏，還有一個呢，那就是你。

我們坐在一塊：你和敏，我和小和，

『全是單線行哩！』

於是我們就那末維曼蒂克地笑開了。

但是這笑聲裏隱着一串青灰色的悲哀。我們靜靜地坐着聽風吹着窗楞，看窗帘輕靈地動，似乎沒有力量地；於是我們燃上了烟捲，相互地看着一張張熟識的嘴裏吐出青灰色的烟圈，那烟圈就像幽靈一樣地在空中搖曳，晃動，以致在空中

從和的手裏我接到這片紙條，我很愛這句子，而且，那克萊娜寶似的字跡像就要跳動起來一樣。我們的心裏全有着和暖，春天的陽光一樣地，我們心上像給輕輕煖過。微笑泛在每人的臉上，新的太陽好像昇起了！

我們愉快地笑。

雖說是黑夜，然而有那麼靜碧的天空，有那麼明亮的月光，還有那末多絢爛的星子。——雖說是月光跟星星都會暗去，但在明天，當黑夜逝去之後，我們就會有了一個新的天地！新的巨頭就會昇起來；然而我們對於目前的黑暗有着淡淡的抑鬱與煩擾。我們靜靜地坐着，讓沉默凝固了我們的感情。

天的新生，你應該忠於你自己的信仰與工作，而且，請你記住：年青人就只有一條路，不是死就活着做世界的主人。』

一直，我們都生活得很好，只是對於你，我們在那遠遠的雲片上種下了一粒深的懷念。在亞熱帶似的夏天的風中，那子苗漸漸成長起來了。

三

去年秋天我和敏離開了家鄉，我們離去了一些好朋友，離云和，還離開自己的弟弟，最後，敏又到北方去了。一直，我過着寂寞的日子。我常常以非常悲痛的遙念來溫習我的往昔。

我常常帶着孤寂的感情在街市上，在荒野裏，拖着遲鈍的步子。

有一個夜裏一個朋友來，交給我一封信，走了。那是敏從遙遠的北方寄來的。我平靜地看着她的信，我知道你死了，死了！說是，你是在跟故都不很遠的地方，一個村子裏，跟一些伙伴，抗敵自衛團的兄弟姊妹們一塊死去了！

「……這消息給我千天大的打擊，我的心發痛，我有很多的淚湧出來了，可是，我不能用它洗去一點苦痛，呵

，金，我們失掉一個頂好的朋友！頂好頂好的姊姊了，我們怎麼彌補這損失呵！

『青死得太早了。事情還沒有成功便給犧牲了，雖是已將整個的力量與精神獻入了民族革命的戰爭中，然而沒有一點獲得就悄悄死去，呵，多苦，雖是她們已經在祖國的領土上燃起了一星火種，可是，她還有更大的工作呀！想不到她竟先死了，先死了！呵，我們將怎樣以工作的表現來哀悼我們死去的朋友呢？

『我已經不能再寫下去了，我的心裏很難過。只是，我們那天才能發現像這樣一顆明亮的星星呢？……』

敏在很長的信中加上很多淒愴的語。在我得到這音訊，已感動得落下淚來！我的心像針刺一樣的痛楚，我對壁上懸着的你的像睜視着，最後我終於笑了起來，多苦澀的笑呵！然而，明天還會遠嗎？

而我們的心呵……

廿七年五月九日。

子

麥

「……這消息給我千天大的打擊，我的心發痛，我

復仇

楊元潔

「兒童節」寫給全國可愛的小朋友

(一)

「嘩啦啦啦啦啦啦……」是飛機在頭頂上的轟擊！

「卜卜卜卜卜卜……」機關槍也同時在掃射着！太陽的光輝也帶着濃重的危險性，足以使人見了，起碼要感到莫名的恐怖。

火車算是從槍林彈雨中脫了險了。

小容——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子，從父親的兩隻膀子掩護下拔出腦袋，接着叫了一聲「媽呀！」又立刻迅速地，把臉塞進父親的懷中去了。

空氣緩和下來，沒有原先緊張了，各個乘客這才透過一口冷氣，胸口還不斷地起伏着，一時鎮定不下來。

小容媽，這個失了知覺的婦人，猶如「尊泥塑的神像，不笑，也不說話，也不害怕，她的眼珠永遠地呆滯着，注視着前面，好像要向這神秘的宇宙探尋究竟一般。她的頭髮散

亂地披着，因了微風的吹拂，不時地輕撲在座椅的靠背上。大時代的巨浪捲了來，把這美滿的人家折散得只剩三個人了。

小容，十個典型的頑皮孩子，有着普通兒童的壞習慣，由於祖母的過份溺愛，父親的終日忙碌，母親的無理偏護，更其把這孩子驕縱得目空一切，不可一世。

他——小容，超乎其他孩子以上的惡作劇：當人家要坐椅子的時候，他從背後把椅子拉開，於是，坐的人落了空，把腦袋噴出血來，他却在一旁拍掌大笑。

現在，一個動亂的環境把他的家庭打得落花流水，他從快樂的家庭裏被拖了出來，開始踏上流亡的征程，幾小時以內，他遍嘗了各種不同的滋味，使這脆弱的小生命，幾乎在這轉變過程中喪失了它的活力。

適才的事，就如做了一個噩夢，倘若不是親眼看見，小容無論如何不會相信。爸爸竟會做出這樣狠心的事，一個活潑而可愛的小妹妹，爸爸竟忍心從媽媽手裏，劈手奪過來，

毫不猶豫地投在海裏。那殘忍的景象，使小容連想也不敢想起。

他自然也會諒解爸爸的，由於人多船小，鬼子的飛機又不斷地從上面扔下炸彈，這不滿兩丈的救生船，怎能經得住巨浪的搖撼？要是不把人數減少，船不是會沉麼？船沉了，大家不是沒有命麼？同船的不是有許多人，也把自己的孩子向

海裏拋麼？

雖則這樣，從此他却再也不相信爸爸了，再也不敢在爸爸面前頑皮了；他預料要是再來那麼一個場面，他爸爸也許會把他投到海裏去的。

從今天起，他覺得他爸爸的臉孔已喪失了往日的仁慈，異常可怕。

祖母，小弟弟，聽說被鬼子殺死了……：屍首呢？恐怕……

於是，一幅血肉模糊的圖畫，呈現在他腦海裏，嚇得他用雙手急遽地蒙着眼睛。

——日本鬼子太狠毒！

他的毛髮由不得直豎起來。

(二)

火車過了一個鐵橋，忽然停了下來，一隊黃色制服的東洋兵，在前面展開了；還有許多中國難民，被押解着，來到車廂近旁停住。幾個高大而自命為神勇的「皇軍」，用着神速的步伐，跳上了車。一個個乘客都嚇得禁住聲音，連喘氣也不敢多使一點力。

「檢查，檢查！」雜亂中，有人這樣喊着：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在槍口的威逼下走下車來，幾個如狼似虎的敵軍，喝令他們自行脫下衣服；於是，清白的肉體不得不當着眾人裸露了，任從那些禽獸不如的「皇軍」盡情譏笑。這算是「檢查」！檢查過後，又才一個個的穿起衣服，站立在一旁。

「脫衣服！」一個武裝衛兵，走到小容媽面前，這樣地威逼着：

「喂！喂！」被威逼的人只是呆望着，不知所措。

「呸！支那女人！」這樣的吼了一聲以後，自動的來解

、着女人的鈕扣。

「救命！」

復

「老子不要命了！」小容爸跑了過來就是一腳，這時，另一個「皇軍」的槍口早已橫下，子彈出了膛，小容爸仰翻身了，一枝刺刀更從他的喉嚨穿過，鮮紅的血冒了出來。

仇
「哈哈……！」鬼子得意了，兇惡地抓起小容媽的領口，小容慌了，伸開雙手抱着媽媽，剎那間，從背後來了一隻巨掌，打在小容臉上。

天旋地轉般的，小容覺得耳朵「轟」的一聲巨響，便不省人事了。

(三)

也不知隔了多少時候，才慢慢地醒了過來。舉眼望着四週，不見爸爸，也不見媽媽，身子好像睡在地板上，臉上捆着紗布，耳朵不斷地聽得機械的響聲。

稍稍地側着頭，看見許多小朋友，睡着的，坐着的，有幾個都嘔吐得滿地狼籍，一個個像發了熱病一般，一點神氣也沒有。他現在才知道自己像是睡在搖籃裏，搖來擺去的被顛簸着。

「爲什麼有這多的小朋友？他這樣的想着：腦袋動了一下。」

「醒了，醒了，活回來了！」一個和他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坐在他身旁這樣的說着：

小容不知道她是誰，從來又沒有看見過她。她的年紀好像比自己小，却比自己懂事。穿一件紫紅色的毛絨背心，兩隻眼仁黑溜溜的，深藏在劉海髮下面，靈活得像兩隻小松鼠

「這是什麼地方，你們爲什麼都在這裏？」我媽呢？

「我們從南京來，我媽也被……」女孩子幾乎要哭了。

「你叫什麼名字？」另一個瘦黃的男孩子這樣的問小容

「唸過書吧？瞧你很像個學生！」

「幾歲，怎麼被他們抓了來的？」

這樣所問非所答的話，使小容不耐煩，更其莫名其妙

「告訴我！我媽在什麼地方？」最後，他覺得只有那個小女孩懂這些，便這樣的問起她來。

小女孩向四週望了一眼，才伏在他耳朵邊悄悄地說：

「小弟弟！不要鬧媽了，日本鬼子要我們做他兒女呢！」

「爲什麼要我們做他兒女？」他似乎想起爸爸死時候的

慘象，我爸爸就是被他們打死的，我難道還肯喊他聲「爸」麼

？」

「小聲點！他們都在裏面。」小女孩用手指着裏面說：

「這就是鬼子的輪船呀，已經離我們的家鄉一晝夜了。」

「媽呀！」小容由不得的又叫起來，機械的響聲把他的

話聲吞沒了。

(四)

船門開了，走出一個黃色制服的軍官來。鼻下兩撇短鬚

，滿臉堆着使人莫測的笑容。各個小朋友們見了他，就像羔

羊見着老虎般，一個個把兩道恐懼的眼光直投到他身上。

「各位小朋友！」他的腔音像是北平，又有點山東人的

樣子：「你們的肚子餓了吧？我已經招呼廚子給你們預備食

品了。」

沒有一個人，應他，也沒有一個人反對他，恐怖的眼光

依然在他身上直射着。

「我是你們頂好的朋友，你們應該相信我的話！」他把

兩隻白手套套着的手向背後交叉着：「昨晚我和你們說的話

，想來都沒有忘記吧？你們的父母都在日本，他們都是日本

人，因爲做生意到了中國，生下了你們。中國人欺負我們日

本，日本天皇開兵去征服他們，你們的父母不能不回國了，

你們要是想見他們，到了東京，唔！到了東京，你們明白我

的話？到了東京就行了。」

他說鬼話！小容這樣想着。

小朋友顯然不相信他的「鬼話」，由於他提起父母，有

幾個小朋友甚至含着兩眶眼淚。

「小朋友，我很同情你們！中國人把你們的父母殺了，

他們是你們的仇敵！你們之中，有幾個也許到了日本視不着

父母的面，那都是萬惡的中國人殺死了。你們日後要努力讀

書，努力學事，長大了要替你們父母復仇！要是有人不知道

父母的大仇，他就不是大和民族的一份子，他也不得做天皇

的臣民，也不配做父母的兒女！」

誰知道他是說些什麼鬼話？更不知他是對什麼人說的？

小容不明白這些小朋友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只記得殺死他

爸的就是穿這樣衣裳的人！要是復仇，他必須先打死這個狗頭。

機械響聲配合了那軍官的話聲，不斷地傳進小容的耳朵

。小容的神經漸次模糊起來，辨不清四週的景物。他爸爸臨

死時候的情景又展開在眼前了。

——日本鬼子，黃衣裳的人，復仇，復仇……

他又沉沉地昏迷過去了。
一九三八，四，四，兒童節日寫於昆明。

『文藝季刊』創刊號要目

獻詩

我的家屋

為初學批評者所開的一個書目

王充對文學上的幾個主張

幾封論寫作的信

劫（小說）

手表（小說）

耳朵（小說）

新中國的聲音

英雄之歌

偉大的搏鬥

寒 毅

施盤存

李長之

寒 毅

沈從文等

寒 毅

楊光潔

周 轄

夢 麟

馬碧波

楊其莊

開爐 (生活紀錄)

迎風

黎明了，窗外刮着咆哮的冷風。

禱的一聲窗子被吹開了，又一股風襲進來，把窗門復關回去。

這時汽笛正在「呼！呼！呼！」的叫，然而寢室裏還在充滿了甜蜜的打鼾聲。

一個小工被汽笛聲喚醒了，悄悄的由床上爬起來，深怕把他睡着的工友驚醒，輕輕的把門開了，拿起臉盆去打水。

小工剛剛把洗臉水拾來，二道汽笛的吼聲又響進寢室。

「喂！上工啦！」睡在床上的工友們，聽見了小工的喊聲，一個個睜開了朦朧的眼睛，一骨碌跳下床來。

.....

今天是「開爐」的日子，工作的沙場裏，擺滿了許多做好的沙箱，沙箱中翻得有各種式樣的機件模子。

沙場的門口，樹立着一尊漆黑色的「大爐」兩邊安置着

兩條紅漆油過的風管，嵌在風洞上，底下留得一個洞鐵水的孔子，被泥巴塞住。爐子前面挖得有一個四方形的坑，在邊

上放着兩條木枕，另外標上掛着些機件木樣，大堆大堆的壓箱鐵等物件散積在牆角落裏。

當工友們，一個個走進沙場的時候：大工在料理烘模子的火盆，把松炭燃着放在自己所做的模子上，小工把角落裏的零碎器具搬出來清理；還有的蹲着做泥頭。

這時沙場裏整個都被乳白色的濃煙繚漫着。每個工友們的咽喉裏，似乎有螞蟻在爬一般，有點火辣辣的滋味，臉上也冒着黃豆大的汗珠，他們站立在烈焰熊熊的火盆前，招呼着沙箱模子，恐怕不小心的時候把它燒壞掉。挨老板扣薪水。門口的「大爐」監工也派小工去把火燒着了。

於是漆黑色的爐中竟變成了通紅。監工由衣袋中掏出一隻錶來看了一看時間，便吩咐幾個小工拿着鐵錫子，到大爐樓上去裝爐。

大爐樓上堆着些小山似的焦炭，及小堆小堆的洋生鐵。幾個小工聽着監工的指揮，一剎炭一剎鐵的倒在通紅的大爐

裏。不多時，整個的爐中竟裝滿了幾千斤混雜的炭和鐵。

這時監工又走到「打風機」面前去開風，風機「嗡嗡」的旋轉起來，把風從風管裏輸送進大爐，加強着火的力量，熔化着裏面的鐵；半點鐘後，堅硬的生鐵便化成了一滴一滴的汁液，流在爐子底上。

工友們的心，不覺緊張起來，好像跟着風機旋轉。小工們把壓箱鐵一條條搬來，壓住沙箱上，又忙燒得鮮紅的鐵盆抬來，放在大爐前，兩頭都担在坑子的枕木上，這樣鐵盆就懸在坑上了。

「開爐！」監工的吼聲，傳進了工友們的耳裏，大家紛紛跑到熱烘烘的大爐前，執起鐵杆，拾有大鏟，或拿有紅通通的鐵釵子，……忙亂起來。

執鐵杆的把杆頭對準了泥封的爐口，拾大鏟的便直向鐵杆上打去。嘴中喊：「使！」約打了二十多下，「好！」的一聲，大鏟停止了敲擊。這位工友用手揩着汗，走到一邊喘氣。

執鐵桿的用力一搗，泥封的爐口開了，鐵水如潮般湧出來，紅光四射，一桌桌的鐵化，煤煙的飛着，不時撲在工友

們的身體上，彷彿有意燙人一下。他們好像被跳蚤叮着似的，抖抖身子，依舊繼續工作。

直到鐵水流滿了整個鐵盆，另一個工友拾着一根長木棒過來，木棒頭上有很大的一個泥頭，對準爐孔用力一塞，「轟！」的一聲，火花四迸，流星似的落在地下。

拿着鐵釵子的那個工人，看見爐孔塞閉了，才搖搖頭嘆出口冷氣來。

「哦！牛幹的，要是打日本有這樣狠，早把鬼子趕跑了。」監工向他微微一笑了一下，他又很高興的說：

「非把日本鬼趕走，老子們才有飯吃的！」工友們都被他的話引笑了。

幾個小工用力的把幾百斤重的一盆鐵水拾起來，脚步慢慢的在沙地上移動。很吃力的流着汗，好容易支持着抬到沙箱面前，倒進了模子裏，才算鬆了一口氣。而那裏又聽見監工的聲音在嚷着「開爐」了。

.....

夕陽西下了，天色漸漸黑暗下去，月光又由空中露出了微笑的臉。

工友們在整日的勞累中，流盡了血汗，現在才得到休息。大家臉上糊了一層炭灰，拖着疲乏的體子，歌腳軟的，在月光幽淒之下，走進了寢室。

外附作者來信：

「編者先生：這篇稿子，是我們這裏一天的工作。寫得太沒有規矩，錯字又多，又拉雜；不過我是一個工人，沒有寫作的經驗，祇是見到做到的就寫，希望先生原諒：多替改錯字，符號等。因為我們沒有時間。」

先生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在這裏『美新社』買到一本『文藝季刊』，自己看看很有興趣，就想起寫一點我們工作生活的事情，告訴你們做參考，自己也不希望在『季刊』上發表，只希望你們知道我們的工作是這樣。

周壽明啓。

五月十五深夜。

『文藝季刊』第二期要目

我們能做點什麼

施鰲存

黑夜小集

齊同

火

蕭乾

自由的火焰

夢麟

我對於舞台用語問題的意見

陳豫源

海外通訊

楊超然

東方的羅馬

劉堯民

蟲（小說）

馬子華

慧星（中篇連載）

周格

開到前方去（劇本）

楊光潔

文人

寒毅

深入農村去吧

(救亡通訊)

靜君

七月十八日，我們藝師組織的暑期宣傳隊離開了昆明。

我們攜帶了大幅的漫畫，布景，及粗簡的歌景道具等；

趁着暑假到迤南臨近的幾個州縣去，做喚醒民衆的救亡工作。

，化裝演。夜晚則在縣城演出舞台劇。另外在行路時，沿途經過之鄉村均隨時舉行宣傳。

演劇的効力雖然大，可是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劇本的恐慌，因了物質環境的限制，有些好的劇本，在外縣根本就沒有辦法演出來。簡單點的，又嫌太膚淺，吸引不住觀衆。藝術水準較高的，又使觀衆不能夠理解，看了莫明其妙。甚至

現在爲着開學及準備受軍訓，又匆匆的歸來了。雖然此去不過短短的二十五天，但統計這一次的征途，除坐帆船（俗稱民船）渡過一百二十里水程的滇池外，却整整步行了差不多七百里的山路，曾到達：昆勝，玉溪，河西，峨山，……等七縣，經過四十餘鄉村。

我們的宣傳工作，分做了兩個計劃進行，就是「城市」與「農村」的區分。而主旨却偏重在農村方面。因爲縣城係教育中心點，智識份子較多，人民接受救亡宣傳的機會不少。

爲了環境的適應，我們自己編了一個雲南方言的獨幕劇「毒藥水」及兩個街頭劇：「救亡曲」，「活捉日本人」，其餘的選了凌鶴編的「軍民合作」，及一個獨幕劇「血灑蘆溝橋」。

○唯有鄉村，往往距離城市甚遠，並且位處多半在山林中，缺乏「民衆教育」，以及智識趣味，孤陋寡聞。對於抗敵救亡之意義，急需給予開明。

我們宣傳的方式，也決定爲兩個目標。在城市則開發抗敵意義，並宣傳救亡之責任；「應該一般民衆團結起來爲政府後盾，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

所以我們決定了辦法，白天到各鄉村工作，不行街頭劇

「加農業生產」。

我們既然有了步驟，大家便按照計劃進行起來。雖然在這雨季，常常被滂沱的大雨襲擊，衣服每天都被淋得濕透，好像落水鷄一樣，路徑又泥濘不堪，腳上穿了草鞋，也難免滑跌的危險。但是我們的工作並不因此稍懈。大家的心中都充滿了一個信念，努力前進。最令人感動的是村民們淳樸可

親的面孔，他們靜靜的聽完了演說之後，往往拾幾碗水，或摘些菓子來給我們解渴。並且誠懇而關心的詢問前線的消息。

當我們表演「街頭劇的時候」他們看了日軍的殘暴，都非常激動，男的小伙子瞪着眼，緊握着拳頭，憤怒的看着漫畫上的日本人像，婦女們有的哭了，有的則噴着口沫咒罵日軍的罪人。

我們只慚愧知道的太少，不能夠充分的貫輸知識給他們。他們的熱情是值得欽敬的，是純潔偉大的。

深入農村去

在城市的時候，我們把人數分為三個人一組，帶了大幅的漫畫，到十字路口，鬧市，或茶舖中去，採用自由談話的方式，舉行宣傳；口頭語儘量通俗，絕不用新名詞及術語，而且設法顧全了聽衆的興趣。我們知道過去許多宣傳者，往

往是站在一條板凳上，文辭嚴的演講，滿口是新鮮的詞句，使民衆莫明其妙，根本就不能够接受它的意義。宣傳不過是「宣傳」吧了，於是人們與宣傳者之間就發生了隔膜，這是過去的錯誤。我們都竭力矯正。

當演出舞台劇的時候，我們預備了茶水，特別選定前排椅子，舉行陣亡將士家屬的慰問。解釋給他們「爲國犧牲是光榮的」，而且告訴了他們，對於爲國而死者子孫，政府可以特別優待。

這樣日夜的工作，我們把「城市」與「農村」打成一片。可惜到每一縣都是忽忽的兩三天駐足，日期太短促，有許多應該做的事，都沒有法子進行。譬如幫助他們自己組織劇團，就是急需的事，尤其是「農村」。爲了教育的不普及，農民差不多十分之九是文盲，一點極簡單的社會智識都沒有。甚至於有些地方，也許因了位置太偏僻的緣故吧！甚至連發生了一年來的抗戰，他們都不知道，好像被裝在鼓裏一樣，實在駭人聽聞。

當茲抗戰時期，「發展實業，增加生產」爲後方之要務，而欲施行此兩項事件，就必須設法改良農村，對於救亡才會產生力量。「到農村去」，這口號已經被提出來不備三五五次了，而真能實際做的則寥寥若晨星。在這暴風雨襲來的大時代，我們應該埋頭苦幹，到農村去腳踏實地的工作，使破產的農村得到復興，後方才能鞏固，前方抗戰也才能「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一九三八，八，十五日。

「西班牙的血」書後

乘之

西班牙的血

當一月前，我讀到了巴金先生譯的「西班牙的鬥爭」的時候，在那薄薄的一本小冊子中，他告訴了我遙遠的西班牙的工農勞苦大眾，是怎樣的在和法西斯蒂的鐵掌奮鬥；怎樣的爲着他們的自由而不息的抗爭着。我的熱血激動着，同時回顧到與西班牙遭了同樣蹂躪的我國來了。

法西斯蒂的喪心病狂，破壞世界和平，侵襲弱小民族，早成其一貫之企圖與野心。無論施之於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樣的卑劣，其殘暴無恥，有時會使人懷疑到他們是否還算「人類」的一份子！

我國處在這暴風雨的今朝，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已經踏遍了我們華北和江南的土地。爲着民族的解放國家的生存，我們是展開了偉大的全民抗戰，全線的健兒們正爲着保衛自己的家園而流着悲壯的熱血。

一方面中日戰事日愈緊張，敵機肆意轟炸；另一方面西班牙勞苦大眾的領袖杜魯底在反法西斯鬥爭中戰死了。

這証明了法西斯蒂的瘋狂化，已經到了頂點！被壓迫者

的抗爭是更艱辛！在這當兒，我又看到了西班牙畫家加斯特拉（Carrao）的畫冊——「西班牙的血」仍然是巴金編的。

這是十幅素描的速寫，每一篇都含着深刻的意義，筆法非常傳神，非常感動人。畫圖的下面註着簡明警惕的句子：

（一）一個老婦虔誠的跪在十字架下向耶穌伸訴：「主呵，他們借着你的名字來殺人，放火，搶劫，姦淫！」

（二）猙獰的魔王撕開他的肚皮，裏面堆滿了骷髏，他的腳下立着許多軍人「這就是法西斯蒂的上帝。」

（三）一具屍首睡在地下，一個身染血痕的青年女子顛倒的靠在柱上「膽小的殺人的兇手。」

（四）一個人遠遠望着堆積如山的屍體「我們現在可以明白不應該有理想了。」

（五）教師受傷臨死的時候，兩個小學生在他身旁啼哭「教師的最取一課。」

（六）一個老婦扶起她受傷將死的兒子，痛苦，悲哀，

文藝季刊

憤怒，她握緊了拳頭「血債」。

文 (七) 人們正在埋葬一些戰死者的屍體「他們埋的是種子，不是死屍」。

季 (八) 囚牢裏的革命者「他們會殺死我們的身體，然而我們的理想會征服一切」。

刊 (九) 一個青年工人在大呼「起來，世界上貧苦的人！」

(十) 破屋旁兩個小孩佯倚地，垂頭坐在一根木頭上「殘留者。」

綜上十幅圖，括弧中的句子是畫上的原註。我們看了這圖畫中作者給我們的血淋淋的暴露，雖然畫的是西班牙，可是這些驚心動魄的描寫，再加上作者自己添在卷頭的話：

「在我自己的悲痛中創造出來的這些速寫是給你們看的，我知道你們永遠寶愛着自由，而只有你們能夠幫助我們來重建我們的殘破的家園。」我閱完畢後，受了深深的感動，我的淚流下來了。

呵！這豈不是也可以作為我們國家的鏡頭看麼？敵人對我們同胞所施的殘虐，更勝於法西斯之於西班牙。那麼這十幅小小的圖也不過顯示其十分之一吧了，然而這也就够給我們猛省深思，警惕自拔了。正如巴金先生的序所說：

「他們是有生命的東西。在每一幅畫面上，都顫動着同情與熱誠，都閃躍着受苦和犧牲的精神。他們忠實地，素樸地告訴了他們自己的故事。並且體現了一個緊要的而且激勵的使命。」

是的！這幾幅圖中，有着被壓迫者的血與淚，鬥爭和犧牲，充分地暴露了敵人的獸行，更促進了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們互相携手的覺悟。

巴金的序中：「我們同胞的哀號和地中海畔詩之國土上的呻吟嚮成一片。我們眼前現了汪洋的血海。那許多無辜者的血！然而這血海開始怒叱了。我們的抗戰呼聲和地中海畔爭自由的吶喊壓倒了呻吟，哀號與呼籲。我們和西班牙的兄弟以絕大的毅力經歷過了同樣的苦難，現在更應該以同樣的勇氣向着偉大的目標邁步了。」這一段不僅說明了我們與西班牙同樣的遭遇，而且也啓發了我們今後的使命與責任。

法西斯蒂存在一日，則世界上一日不得安寧，所謂民族間的和平也永遠無法粉飾。

所以現在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團結爭取自由解放的時間到了，這人類歷史的使命不能再讓我們放鬆。我們要高舉着火炬，燃燒起世界的烽火，我們掙斷身體上的枷鎖，高呼着

「被壓迫的全世界弱小民族翻身的日子到了！」

編後

九三八，六，兩夜。

本期在七月中就應該出版的，竟耽擱到現在才和讀者見面，這是為我們所意料不到的，而且也是很抱歉的事。

本來我們負編輯責任的，原是三個人。因為編者之一的楊光潔君，投筆從戎，隨軍「開到前方去」了。同時我又和某期宣傳隊到外縣去做救亡工作。及至我返昆明時，而主編

人李寒毅君，又因病回麗江去了，他留下了一封信給我，內容是：『略：我終於離開昆明了，但我所去的不是熱血沸騰的前方，而是去十五世紀的在外桃源——我的家鄉，你曾詫異吧？朋友！不必猶疑，我的身體，的確太壞了，非回到農村去鍛鍊不可，所以毅然決然離開此地了，這你曾原諒我吧！現在我把一個重担交給你，望你下最大的決心來接受吧！朋友：我們都是熱血的青年，應該在社會上做個小工，希望你毫不猶豫，毫不徘徊，負責的把這刊物發展開來，使它開出燦爛的花朵……』

讀了他這封熱誠的信，我只好接受了這一個義不容辭的責任。

好在這一期的文章，都是我們兩人曾經決定過的，稿子既然已經是先就預備好的，所以我不過是把現成東西拿來付印吧了。

關於本刊的立場，從前我們就申明過，是絕對公開的，並不是幾個人包辦的門羅主義，它是大眾的園地，竭誠歡迎外稿；雖然選購的標準較高，可是凡讀者來稿，我們都經過了三番五次的斟酌，才決定棄取，「只看名字不看文章」的事，是完全不會做的。

前兩期的編輯方式，是把文稿照性質分類，本期因為特別原因，故將它混着編排。還有第二期封面上的羅馬形大「三」字，讀者往往不明瞭用意，其實這個「三」字，是代表第一卷的意思，現恐誤會，故也按照第三期的順序，改為「三」字了。

據齊同先生從貴陽來信，寒先艾先生已經寄了一篇稿子給我們，但，直到現在還未收到，故本期無法編入，深為憾事！待接到稿子後，準在第四期登載。

徐夢麟先生，因為編輯新近出版的詩歌月刊「戰歌」，事務甚繁，所以他說本期「暫時缺席」，下期定可以有他的文章發表了。

這一期刊出章太炎先生的遺作：「廢些文字序」，方國瑜先生說，還未發表過，在這兒向方先生致謝他的好意。

承蒙沈從文先生在百忙中替本期寫文章，編者特此敬致謝忱。沈先生為我國著名的老作家，作品甚多，讀者均非常熟悉，故不必另行介紹了。

小說計有四篇，各具特色，內容如何，讀者可以去自由判斷。

另外三篇「通訊」，增加了本期材料上不少熱鬧，以後希望各方面的朋友，多寫一點給我們。

那篇生活紀錄「開爐」，係一位工友寄來的，描寫工人生活，淳樸中顯出勞動的神聖，除了替他更正幾個錯字而外，文句完全沒有刪削，這一類的稿子，本刊特別歡迎。

現在有三個可喜的消息報告讀者：
（一）沈從文先生已允許每期均替本刊撰稿。
（二）楊光潔君已到前線，以後當陸續寄「戰地通訊」的稿子來。

（三）李寒毅君計劃特撰「農村通訊」稿，寄來發表。現在為着這寶貴的篇幅，我不再嘆气了，就此收場吧！本期因匆忽忙忙的趕着印刷，難免有草率的地方，尚希望讀者原諒！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周略記於編輯室。

廣告價目

等級	特等	優等	普通
地位	正封面裏	底封面裏	正文前後
全面	三十元	二十元	十五元
半面	十六元	十二元	八元

以上價目，概以國幣計算。長期登載，另有優待辦法，詳情面議。其他補白廣告，臨時決定。每加一色，價目加倍。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外方投稿。惟譯稿暫時不收。
- 二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稿載時署名聽便。
- 三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預先聲明者例外。
- 四 來稿一經掲載，每千字酌酬國幣一元至三元。或贈送本刊若干冊。
- 五 來稿須蓋有作者私章，不蓋章者一律以却酬論。
- 六 來稿須退回者，請附足郵資。
- 七 本刊登出之稿，其著作權仍屬作者所有，惟集印單行本時，應由本刊儘先發行。
- 八 來稿寄昆明市華山南路北新書局轉本刊編輯部收。

文藝季刊

第一卷·第三期

中華民國廿七年九月七日出版

代售處	總發行所	印刷者	發行者	主編人
重慶 貴陽 漢口 長沙	昆明 生明 書店	雲南 嶺南 書店	雲南 開智 印刷有限公司	李寒毅

定價

本册零售國幣一角六分	預冊數	國內	國外
訂半年	二冊	伍角	伍角五分
訂全年	四冊	壹元	壹元五角

上列銀數概以國幣為本位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北新初中教本

初級中學教本

審定初中混合國語 趙景深 前二冊各五角
 北新初中中文選 趙景深 後四冊各五角半
 修正標準審定初中英文讀本 趙景深 一、二、三冊各三角四分
 修正標準審定初中公民 張友松 第四冊四角
 審定初中本國史 陳彥舞 六冊各四角
 審定初中外國史 楊人梗 前二冊各三角
 初中國地理 楊人梗 後二冊各四角半
 初外國地理 陸光宇 前二冊各三角
 審定初中算術 余介石等 後三冊各三角半
 修正標準審定初中幾何 余介石等 二冊各四角半
 修正標準審定初中植物學 胡希五等 二冊各四角半
 修正標準審定初中動物學 王介石等 二冊各四角半
 初中物理學 胡希五等 二冊各四角半
 初中化學學 胡希五等 二冊各四角半
 修正標準審定初中生理衛生學 胡希五等 二冊各四角半
 審定初中藥理 吳伯超 二冊各四角半
 初中勞作 葉元珪 二冊各四角半
 北新鉛筆畫 倪貽德 三冊各三角
 北新水彩畫 倪貽德 三冊各三角
 北新歌曲 錢君匋 二冊各六角

高級中學教本

高中混合國文前三冊 趙景深 每冊五角
 高中中國文選 姜亮夫 一、二冊各三角
 北新高中中文選 姜亮夫 三、四冊各三角四分
 審定高中英文萃選 石民 一、二冊各三角四分
 高中本國史綱 楊東莪 上中冊各一元六角
 高中外國史 楊東莪 上冊一元二角五分
 施蓋悅解拆幾何 楊東莪 上冊一元二角五分
 物理實驗 楊東莪 上冊一元二角五分
 高中美術教本 楊東莪 上冊一元二角五分
 漢譯范氏大代數 倪貽德 實售六角五分
 漢譯赫克氏高級代數 蘇盛甫譯 二元二角
 漢譯三S平面幾何 馬純德譯 一元二角
 漢譯斯蓋悅新解折幾何 王後奎譯 一元二角
 漢譯斯蓋悅新解折幾何 李照如 一元四角
 漢譯斯蓋悅新解折幾何 修詔華譯 二元
 高中解折幾何 張敬熙著 一元二角
 高斯龍三氏微積分 王紹顯譯 一元
 溫斯二氏平面三角 高佩玉譯 一元二角
 葛斯龍三氏微積分 沈星五 上下兩冊三元
 高中物理 沈星五 各一元三角

奉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六五八〇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出版

本期零售一角六分

1939

年

1 卷

第

4

期

已編

文藝季刊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文藝季刊第四期目錄



敬贈

- 我們這一代(詩歌)
- 鬥爭在勝利的血泊裏(詩歌)
- 送征曲(詩歌)
- 三弟兄(夷民的傳說)
- 石碑山的火(小說)
- 回祖國途中(海外通訊)
- 長沙被火葬了嗎
- 抗戰詩歌的特質及途徑(論著)
- 朝鮮文藝近態
- 一棵幼芽的成長

4

楊其莊

燕南

李希世

寒毅

周輅

楊超然

楊光潔

彭桂夢

張鏡秋譯

編者

第 一 卷
第 四 期

文藝季刊第一卷要目彙編

論 著

爲初學批評者所開的一個舊日(創刊號)……………李長之
 王充對文學上的幾個主張(創刊號)……………寒 焘
 幾封論寫作的信(創刊號)……………沈從文等
 我對於舞台用語問題的意見(第二期)……………陳豫源
 這些文字序(第三期)……………章太炎遺作
 談進步(第三期)……………沈從文
 作家的筆應該爲什麼而戰(第三期)……………彭桂芬
 抗戰詩歌的特質及途徑(第四期)……………彭桂芬

雜 文

我們能做點什麼(第二期)……………施蛰存
 黑夜小集(第二期)……………齊 同
 「忽然想到」二章(第三期)……………齊 同
 「西班牙的血」書後(第三期)……………乘 之
 文人(第二期)……………寒 燾
 中篇小說
 替 星 (上部)(第二期)……………周 轄
 短篇小說
 劫!(創刊號)……………寒 焘
 手 錶(創刊號)……………楊光潔

耳 朵(創刊號)……………周 轄

蠶 (第二期)……………馬子華

麥 子(第三期)……………耶 金

復 仇(第三期)……………楊光潔

變,(第三期)……………寒 燾

販煙土的一羣(第三期)……………周 轄

石碑山的火(第四期)……………周 轄

三弟兄(第四期)……………寒 燾

散 文

我的家屋(創刊號)……………施蛰存

火 (第二期)……………蕭 乾

東方的羅馬(第二期)……………劉堯民

通 訊

海外通訊(三篇)……………楊超然

來到前方(戰地通訊)……………李 喬

劇 本

開到前方去(獨幕劇)……………楊光潔

詩 歌

自由的火焰等七篇……………夢麟等

(附註：以上係文藝季刊第一卷計四期之要目，另外尚有未列入者共五十餘篇)

我們這一代

偉大的中華民族

產生在黑暗的泥坑中

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

都戴着一個悲慘的命運

我們的祖先

流着血與汗

在肥沃廣大的亞細亞

犁植着大地的母親

一代又一代

用盡了最後的氣力

到四肢僵硬

息止了呼吸

在大地的懷抱里

結束了

奴隸的一生活工作

爲了他們的

誠實，忠懇

而被異族人

壓榨，鞭撻

像一羣溫馴的牛馬

他們不埋怨

也不呻吟

只怪他們自己的運命

生命的權能

全交給天神

這樣

渡過了很悠久的日子

像紀功碑下的石碣

永遠負着沉重的石碑

但是我們這一代

反抗燃燒着我們的

每一個細胞

燃燒着四萬萬五千萬

中華民族的子孫

楊其菲

倔強，反抗

是我們這一代

嶄新的性格

在「七七」這偉大的

中華民族復仇的日子里

我們英勇地站立起來

我們伸出了

千萬隻粗壯的拳頭

我們喊出了

震撼着世界的怒吼

鋼鐵的意志

把我們結成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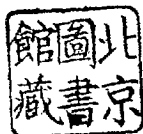
抵抗侵略的圍牆

我們犧牲了

性命，頭顱，鮮血

我們揚播着抗戰的火種

在中國每一寸土地上



627174

抗戰的戰鬥員

活躍在敵人的前方與後方

他們是最好的游擊隊

爲了不能忍受

敵人的搶掠，屠殺，姦淫……

他們……

兵士，農夫，工人，學生

資本家，實業家，老頭兒，小孩子

全舉起他們的武器

槍桿，大刀，鋤頭，鐮刀

斧子，剪刀，鋼筆，洋錢

……

匯合成一股巨大的

抗戰的鐵流

我們這一代

把偉大的中華民族

從苦難中鍛鍊出——新生！

一九三九年五月五號於金馬廬

鬥爭在勝利的血泊裏 (上)

鬥爭！

鬥爭在勝利的血泊裏！

當烽火彌漫着北國的晴空，

當濃霧掩護下腥臭的血雨。

在祖國的原野上，

掀起了瘋狂的浪潮；

四萬萬人爲着自身的解放，

毅然舉起鬥爭的旗幟，

用血肉去答復敵人的襲擊。

朝着一個方向，

一個目標，

吼出悲壯的

決鬥底聲音。

像六月的怒潮，

奔放出強大的澎湃力！

鬥爭！

鬥爭在勝利的血泊裏！

向着祖國，

四萬萬人發一聲誓！

把財產，身體……

全都交付給祖國。

史冊上的恥辱，污痕，

燕南

只要奪出我們的全部力氣，

讓它滾蛋！

一筆勾銷。

還給我們光榮的，燦爛的

黃帝的歷史！

用血去洗刷，

肉去填補，

不容許遺留半點痕跡！

鬥爭！

鬥爭在勝利的血泊裏！

暴風雨吹打着三月的鮮花，

壯士們，
 在和暖的季節裏，
 栽培我國草原上的枯枝，
 用血液去灌溉！
 使它滋長得更鮮艷，
 更美麗，

一滴鮮血，一朵苗秀的玫瑰！

玫瑰將永伴着壯士的英靈！

同祖國鬥爭到底！

鬥爭！

鬥爭在勝利的血泊裏！

北國肥沃的土壤上，

鋪滿了蔓生的綠色，

却不是往年大豆，稻麥，

送征曲

——獻給出征的君武——

會記得：

前年的殘冬，

稻田裏，
 消失了耕牛沉重的蹄印。
 種田的人們那裏去了？
 爲甚麼不見牧童的菱歸？
 爲甚麼不聞插秧婦的歌唱？
 讓晚風在郊野裏亂飛？

……

燕子已不在簷前歇息！

黃鶯兒——

沙啞了清晨的悲啼，

午夜裏——

杜鵑呀叫出斷腸的聲音。

種田的人們那裏去了？

在山坳，

爲着垂危的祖國，

中華民族的解放！

你毅然着上戎裝，

在森林，
 有人高舉着鋤頭，
 釘耙，

參加到鬥爭的行列，

唱着雄壯的進行曲，

英勇地

朝着敵人的野營襲擊！

鬥爭！

鬥爭在勝利的血泊裏！

在祖國青碧的長空，

有我們年青的戰士，

飛翔在雲端裡巡狩堵截

(未完)

一編者按：原詩過長，下期續完尚

望作者原諒。」

李希世

離開了溫馨的故鄉。

在遙遠的魯南台兒莊，

展開了偉大的血戰，

震撼山岳的怒吼，

驚破了倭鬼的胆。

滇軍英勇的血染紅了禹王山，

你也受了光榮的創傷。

※ ※ ※

征鴻歸來了：

久別重逢，

匆匆數月相聚，

又着上征衣，

高舉前進的火炬。

你說：

「要替死難的同胞復仇！」

你說：

「灑盡最後的一滴血，

誓收回我們的土地！」

爲着國家的前途，

拋下兒女私情，

肩住歷史的担子邁進，

※ ※ ※

去吧！

莫猶豫，

暴風雨的時代，

沒有退縮！

沒有畏懼！

去吧！

莫猶豫，

爲國捐軀，

增輝有餘。

去吧！

莫猶豫，

前途珍重！

望君努力！

後記：夫子周武君，以台兒莊

之戰負傷，歸來未久，

即將惠赴征程，今當離

別，因愴然爲詩，聊壯

行軍以誌紀念云爾。

作者。

三弟兄

(夷民的傳說)

寒 穀

——夷，番，漢族的由來——
雲南夷民傳說着這樣一個故事。

茫茫大地，累累衆生，生息着，繁殖着，但他們似乎忘記了祖宗的來源了。

一層山，一層水，一層人，在一個山地界，住着三弟兄，他們穿的是獸皮，樹葉；食的是黃獨，象粟，草根。三弟兄中的大哥，對於這種生活，十分覺得不滿，他想日子總有法子過得比現在舒服些，於是叫來兩個弟弟商議道：「我們何不選擇肥沃的荒原來耕種一番呢，」兩個弟弟也贊同了。三弟兄背着鋤頭，拿着鐮刀，牽着耕牛，選擇了豐腴的三段地，弟兄們唱唱山歌，打打呼嚕，耕上半天，太陽漸漸的隱蔽在山背後，天邊剩餘着一片紅霞，吹起微風，滿山的樹葉搖着紅光，款擺着，翻飛着。大地裹着昏黃色的襯衣，岑寂的躺着，遍地的綠草野花，迎着晚霞淺笑——一個嫵媚的紅笑，三弟兄看看天空，再看看大地，晚霞的光，在他們的臉上跳躍着，他們高興得舞起來了。一面舞，一面唱，歌聲反映在殘陽裏，空氣織成歡欣的漩渦。牛也不覺勞苦，高興得

直跳，三弟兄牽着耕牛，唱着山歌，喊聲……「阿喀哩——喀哩呼呼喂——得——」懷着滿腔快樂，好像地亞士，發現了好梨角，跳躍着一顆心，顫慄着全身的細胞，蕩回家去了。

這一夜，他們做了些甜蜜的，奇怪的夢。

第二天，一早起來，三弟兄跑到耕地去，一看，茫茫一片。依然是蔓草荒萊，耕地已變成荆棘叢生了。三弟兄十分詫異，但他們又懷疑一切往事，似在夢中。於是他們又重新耕地。今天，他們的情緒不像昨天了滿肚子驚異與懷疑，山歌也不唱了，只加緊地耕地。牛也似乎不像昨天馴順了。三弟兄出了三升汗，碎了三條鞭，弟兄們互相埋怨，牛也痛恨着主人的殘暴。耕了三段地，弟兄們牽着耕牛，悻悻的轉回家。

第三天，弟兄們一早起來，又上耕地去，太陽像隻少女的手放散了遍地的柔和。鳥兒披着金黃色的輕紗，飛出了窩，翩翩的翱翔着，唱出快樂的歌譜。蟲兒慢慢的在太陽下爬着，風搖撼着山林，發出音樂般的呼嘯。是多末充滿了活

三弟

氣與朝氣的世界嘯！弟兄們懷着快樂的心情，到耕地一看，却好像從頭上上澆下一瓢冷水。再東西尋找，仍然是遍地荒蕪，不見耕地，「我們耕地又上那兒去了呀，」大哥搔搔頭，一肚皮高興。

「真奇怪——我們再耕一段地，守個通宵，看他水落石出！」

三弟拍拍胸膛，氣得兩眉直往上沖。

「有理山！大家一齊耕，一齊守吧。」

兩個哥哥都贊同了。

耕完了地，太陽又偏西了。接着是無邊的黃昏，晚風吹濁了大地，吹滅了滿山的紅光。

抬頭看青天，滿天燦爛的星宿，灼灼着，跳躍着像飛過天空的螢火蟲，像一盤裝滿了紅子的圍棋。三弟兄坐在耕地的旁邊，晚風吹散了他們的頭髮，蟲兒叫亂了他們的心，四邊是無止境的黑暗，他們看着天空，數天上的星宿，一遍又一遍。沉默擁抱着他們，他們抱怨這漫漫的長夜了。何時才得見光明呢？忽然側邊吹來一陣冷風，接着是悉索悉索的聲響，好像有人很急促地在挖耕地。他們機警地立起身來，在黑黯裏摸索着，拿着刀子，上了弓弦，順着響聲的方向走去。

一個白髮蒼顏，白鬚飄飄的老翁，拿着問答，仙風鶴骨，的站在他們面前。

「妖怪你敢太歲頭上動土，好大的胆子！使我們白費了三天的工夫，現在把人頭留下吧！」

大哥怒髮沖冠，把大刀一擡

讓我來吧！我有利刃，我有藥箭，還不會上過血腥，把這個老狗拿來作我的「開弓靶吧！」

二哥拉開了大哥，把弓重新拉上弦，放上藥箭。

「唉！不忙，不忙，他既有翻掘土地的本事，定有來歷！讓我來問過明白吧。」

三弟拉回大哥二哥，急忙搶上前去。

「孩子靜聽，人已無量數，罪惡也無量數，觸犯了天神，惹怒了地鬼，一切都應歸於盡，七個七日後，洪水降下，一切滅絕，孩子你還要耕地作什麼？」

老翁嚴肅的說，兩個哥哥一聽，驚魂失魄的，十分害怕，失悔不該得罪了老翁，現在定有什麼大災大難，降臨到身上吧。

阿卜（夷語，祖父也。但凡敬仰之老人，皆可稱之。）世上將有這樣大難來到，望你救我兄弟三人的性命吧！」

三弟跪下去了。

「你可製鐵船一隻，人在下，物在上。」

老翁指着大哥。

「你可製銅船一隻，人在東，物在西。」

老翁指着老二。

「你可製桐船一隻，放家畜各一對，物在外，人在內。七個七日的那天，一齊上船，緊記，緊記，」

說吧，闊斧一揮，兩袖飄飄，在一陣清風裡消失了。

三弟兄滿懷猜疑與恐怖，急忙回家製造船隻。

太陽好像騎了瞎馬，馳奔着，沒有一刻休止。月亮缺了又圓，圓了又缺。這一切像大江裡的水流，永生永世往前淌，看不見止境，沒有歇息。

七個七天的日子，終於來到了，在正午時候，樹木崖谷，都湧出無量數的水，澎湃澎湃，奔騰一片汪洋，一切生物都在水裡不見了。山漸漸縮小，一天比一天低，四顧滾滾橫流，無邊無際，天接水，水連天，遠處的水，似乎把天都漫啦。

一隻銅船，浮在水面，無方向的飄流着。

太陽山水裡跑出來，又跑到水裏去。世界上只是滔滔洪水，一切都淹沒了。銅船不知飄流了多遠，擱淺在山頂上。

三弟下了船，眼見波浪掀天，四顧茫茫，兩哥哥不知去向何方，生死難料，故鄉和肥沃的耕地，已成一片大水獨自任水飄流，想想過去，想想現在，更想想將來，看看無邊的水，無際的天，酸酸地掉下幾點眼淚。

他把箭折斷，拿來引火，在船上燒起「火塘」。洪水上飄起些鳥鴉，蛇，蛙……這些生物，是他平素所最厭惡的。但，他把他所愛的生物救起以後，也覺得牠們可憐，於是把所有生物，只要他遇見的，統統都救起了。他把牠們肚裏的水倒出來，放在「火塘」邊使牠們慢慢活轉。

天神在降洪水後，九九八十一天，遣了個神使，下凡查看人間是否還有生物存在。

神使回說：「一座小山上，還有細烟一股。」天神聽了

這話，一想，明白過來了，他知道那就是三弟兄中的老三。

天母說「有人在世，便是罪惡，何不滅絕一切，以消天恨？」天神說：「一個人沒有多少關係，讓他自生自死吧！」從此再也不遣人出來查看，觀望。後來生物越活越多，天神天母都惱怒了，又想法子要消滅它們。

衆生物得救，莫不欣喜快樂：跳躍歌舞。內中只有烏鴉沉默不語，也不參加牠們跳舞會。青蛙在一旁看了，牠以為烏鴉知道幾篇天書，在紙灰中曾食天神之粒，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故。便問烏鴉道：

「烏鴉老兄！你為什麼不參加我們的跳舞會呀？」

唉！烏鴉先長的歎了一口氣，接着說：

「死活還都不知，還跳什麼舞呢！」

「難道還有什麼事嗎？烏鴉老兄？你何妨說將出來呀！」

衆生物仍然不在乎的跳躍歌唱着，有的竟疑心烏鴉這黑炭犯了神經病，

「我正想告訴大家。」

烏鴉抖動一下翅膀，跳在山的最高處，哇哇的叫了幾聲，大家便停止了跳躍和歌唱。

「現在是我們的生死關頭，我們還快樂嗎？還跳舞嗎？還歌唱嗎？我們大家要團結起來，共赴當前大難，現在惟有精誠的，堅強的團結，才是以抵禦我們當前的大難。朋友們，起來吧，一致團結起來！」

烏鴉憤憤的說着，昂起了頭，挺起了胸脯。

「天神降洪水，天母也不勸！」

烏鴉又激怒着說，聲音十分洪亮。

「使無量生物受盡災難，死的死，亡的亡，現在只餘我們這些了，可是天神仍然不饒我們，還要消滅我們！」

烏鴉又跳兩跳，振兩下翅膀。

「現在我們除了精誠團結，便只有一死！」

烏鴉又大聲叫。

衆生物聽了，連忙開了個臨時緊急大會，各各發表意見。最後決定：蜂白蛇，雀白蛙，同烏鴉一起上天堂，實踐他們的理論。

天母一早起來，穿起衣服，來到屋外，享受天堂裏早上的景色，不料一到屋外，一個蜜蜂在她頭上來回飛繞，天母舉手去打，蜜蜂就在她無名指上螫了一下，她怪叫一聲，跑到水缸前去盪水洗，不料缸下爬出一條蛇，揚一揚頭，向她腳下咬了一口，她痛極暈倒在地，人事不省，那腳越腫越利害，嚇得他女兒只哭喊，嚇得奴僕四下忙，嚇得天神搓着手，沒有主意，

「哇！哇！哇！」

房簷下發出青蛙的怪叫

這是什麼叫

天神問

這是地上的蛙聲。

聽說蛙能醫治蛇毒，快快請他進去！

天神吩咐着，僕人還沒有走出去，青蛙已由窗口跳進來了。他看看病人天母說：「很危險——不過我可以醫好，得許我一件事。」

青蛙說着，望了如花似玉的天女一眼，天女羞得低下了頭。

得把你們天女，許配人間的老三。

青蛙再看看那嬌羞的天女，頭低下來，嘴裏輕輕的罵着青蛙。

青蛙。

不過男管男，女管女，我必須徵求我女兒的同意。總之，你只要醫好天母的病，她沒有不許的。

天神想了一陣，很有把握似的說。

青蛙十分歡喜，兩步跳到天母面前，正要施行手術……

「吐！吐！吐！」噁噁的東西！」

美麗的女僕們接連吐口水，閃開在一邊。青蛙見了，覺得這極可惡。牠想病還沒有好，她們就討厭我，病好了，她們還不知把我怎樣哩，那裏能够把女兒許配老三呢！於是牠爲把穩起見，決定講好了再醫，

「天神！請快快定吧！她的病！更厲害了！」

「你把病醫好，再說不遲！呢！」

「這樣我要走了！」

蛙轉身就往外跳，

「青蛙！只要你把病醫好，我一切都聽從你！」

天女羞着臉，吞吞吐吐的說。低下頭兩頰紅得像天邊的

晚鐘一樣。

「好！好！好！許給老三吧！」
天神慷慨的說了。

「哈！哈！哈！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青蛙得意的說，開始動手脩。

呀！呀！呀！

久在屋簷的烏鴉，等待不耐煩了。現在牠整整翅膀，向人間報告喜信。

他們結婚已是很久，養了三個兒子，可是都是傻子，只知道吃飯，只知道頑皮。

石碑山的火

(一)

烏鴉的翅膀帶來了黃昏。

夕陽落下山去了，玫瑰色的彩霞還依依地拖曳在峯頂上。

。 延雨特有的山風，在岩竅間掠過，發出淒涼流澀的聲音，嗚嗚地響着好像狼嗥。

雀鳥雜亂的嗚鳴聲裡，偶爾夾着猿猴啼叫，是那樣的酸楚，一聲一聲地敲擊着旅人的心。

林中餘留着未散盡的鬱熱，蒸悶緊壓着蹣跚在山路上的我們，就像螞蟥被烤在鍋裏。

走了一整天的馬匹，已經被累得不堪了，伸着舌頭大聲的喘息，嘴角上積滿了白沫。

小黃雀爲要報答老三的恩，常常跑到各處去打聽治療法，有一天，飛到天空，天母說，好笑啊！只要把三個竹筒燒爛了，嚇嚇他們，馬上就會說話。」小黃雀聽見了，好像看着珍貴的寶貝，發狂似的大叫，我知道了！天母追趕不及牠，山牠把天機向人間洩漏了。

他們依法去做，三節竹筒先後爆發了。三個傻子，老大叫聲「阿次格，」老二叫聲「嗎敢多，」老三叫聲「熱得很」因此他們各說各的話，形成了夷，番，漢三種不同的民族。

周 翰

野草散着香。遠處江水的流動聲浪，不時被風送入耳朵裏來，更增加了山中的單調與蠻荒。

松果成羣的在樹枝上跳躍着打架，聽見馬蹄聲，便狠狠的四散逃去了。

兩三丈長的青衣，從高聳的古樹梢直垂到地下來，常常絆住了馬蹄。

「這架山又錯又高，看起來好像人烟都沒有腳」我終於打破了途中的寂寞。

「這架山真不得奇，從前我十六歲的時候，跟着叔叔趕馬，曾去過最野蠻的「撲德山。」從山腳到山頂整整走了六七天；有時走到大森林裏，陰沉沉的頭上完全是濃密的樹葉，連天都遮得看不見。山中散居着一百多種苗子，看見灑

人就抓去殺了，把腦袋割下來拿去祭青苗神，求神保佑他們……」同伴馬三鍋頭很有興趣的和我們談起來。

「真有這樣老火的事麼？」我有些不相信他的話。

「難倒不是！那地方的姑娘還有法術，常變做老虎出來

嚇人……不過人材是長得非常美麗的，簡直十人見嘍九人愛……」

我看見他搖頭擺尾說得起勁，便和他開玩笑道：「你為什麼不娶一個回來呢？」

他好像吃了一驚，伸出舌頭來做一個鬼臉：

「我哪有這個本領敢娶，娶了苗女就一輩子不得回家鄉啦……」

「你真笨，不會帶着婆娘跑回來麼？」

「莫說風涼話，你儘管去試試看，老實告訴你，除非你不想活命……」他很嚴肅的說，又補充了一句：「她使法術，弄得不死不活的受罪……要得回來又好囉……」

「莫與扯羊腸啦！天快黑了，到底還有多少路？」

張大塊頭忍不住打斷了我們的話，向馬三鍋頭問。

「唉！你忙啥子，轉過那山嘴就看得見寨子啦！我們大伙兒到那邊石壁下歇歇氣，將就抽袋烟去。」馬三鍋頭滿不在乎的說着，一個人朝前領路。

我聽了他的話，向前一看，隔離我們不遠的一個大崗上果然豎立着一塊巍巍的石碑。

我們一共五個人，除了馬三鍋頭外，我們四個都是「茂群木行」的人；張大塊頭是行裏的工頭，我是專門掛帳，還

有三板的伴兒徐二爺和長工小禮子。我們從半個多月遠的縣城回來這裏，要和山寨中的土司購買一些造房子用的木頭，及幾句陰沉木扁板等的棺材板，趁着山腳江水漲的時候，運輸回去。因為我們老當當常和土司交場的，貪圖這里的價錢便宜，便頗不得遠望的遙遠分派我們來了。

本來過去是老板自己出馬的，我們一次都沒有來過；因為馬三鍋頭也要來購買虎骨鹿茸之類的藥品，他就打樁主義，叫我們和馬三鍋頭結伴來了。

宮昨天夜晚，我剛在江邊店子裏歇宿的時候，那個瘦臉的唐老板和我談了許多山中鬼人的古怪事後，使我對於山上的神祕，發生了一種年輕人特有的好奇心；尤其是那個瘋婆子的話，她說：她們獨兒子因為偷盜了土司的一匹牛，便被用火燒死了……要不是唐老板一本正經的出來証明，我真要認為不過是瘋子的狂言罷了！

我們一行人，跳下了馬，拖着疲乏的步子，走到了石碑下面，大家坐下來打火抽煙，各人吃一點帶在身上的乾糧。馬三鍋頭指着石碑說：

「這架山的名字就是由石碑喊出來的了。」

暗黑色的石碑很陳舊了，有一丈多高，寬三尺。上面橫寫着一行大字：「欽命世守」正中間直書：「鎮寧府土」四字。其餘雖然還有幾行小字，可是已經模糊不堪，被蘚苔等植物爬滿了。

據說石碑是土司的祖先立的，也是管轄山的記號。堅立

夜色漸漸濃厚起來了，山草叢中虫聲唧亮的繁響起來。山谷中有野獸在大聲的咆哮着。

(二)

皎潔的月光射進屋子來的時候，我們已經坐在桌子裏的一間木屋中了。

主人是馬三鍋頭從前馬幫伙計的朋友，因為到這山來來販運鴉片煙，不知爲什麼會娶了一個夷女就在這裡住下了。

我們的到來，他非常親切的接待，我不知道他姓什麼，只聽見馬三鍋頭喊他做老冬瓜，大概是他的綽號吧。人生得很矮小，圓胖胖的臉，也真像一個冬瓜。經過了長時間的休息，途中的疲勞都消失了，我們把在熱水盆裡洗得白白的腳放在火堆邊烘着，大家精神健旺的談笑。

「老冬瓜，你一個漢人住在這裏和夷人混，居然住得慣麼？馬三鍋頭開玩笑的向主人。

「初來時當然住不慣哩，言語也不通，並且這些夷人都是因神聖煞的樣子，現在日子一久，也就不覺得了，他微微的 answering。」

他的老婆在窗外和我們燒飯，一股肉食的香味飄進房內來。

「好香呀？這是牛肉乾巴嗎？」徐二爺滿臉歡愉的呼着嘴。

「這是鹿肉哪！氣味就不同；馬三鍋頭畢竟是老趕馬人，糾正了徐二爺的話，又轉過頭向老冬瓜：「有酒麼？走來

了，要吃點酒，活血血。」

「有！有！有！……」老冬瓜答應着，跑到屋角上去，那裏有一條狹窄的竹子樓梯，通到屋頂一間矮小的樓房。他敏捷的爬上去了。

張大塊頭悠閒的抽着旱煙管，用一枝杉樹條向火堆裡撥，因為他燒着幾個山芋。小龍子那年輕伙子却倒在一張棕毛蓆衣上睡着了。大聲的打着。鼾。

遠遠地傳來狗吠的聲音，似乎追逐着什麼人咬。漸漸的近了，聽得出雜沓的腳步，好像就是走向這屋子後面來。

「大概是够你們喝了吧！」老冬瓜抱着一個大瓦罐下來了。

「唔，這一罐子裝多少酒？」徐二爺站起來，接過瓦罐在手上掂着重量。

「完全裝滿可以容納十六斤高粱酒；他又掉頭向窗子外喊：「趕緊拿菜進來哪！」說完便跑出去幫老婆子拾菜。

「死豬！起來吃飯哪？」徐二爺一脚把小龍子踢醒了。那女人和老冬瓜拾菜進來了。四個大土碗裡正熱騰騰的冒着氣。他們把菜放在一張矮腳桌子上，女人退出去了，他走過來抱歉似的向我們笑笑：

「很對不起呢，好點的菜也沒有，隨便吃一頓吧。」

「哈哈！自己人你也不必客氣，老哥子來和我們喝三杯酒！」

「噢！不客氣！不客氣！」他擺擺手推讓我們坐。忽然門外似乎有人喊他，聲音很急促，同時女人走進來扯他的袖子

的山碑石

「下：「啊啦諾來比呢呀！」

老冬瓜聽了她的話，便急匆匆的跑出去了。

我雖然聽不懂這一句話，但是看見女人的臉色是嚴重的，聽得有點奇怪便問馬三鍋頭道：

「她說什麼，你懂嗎？」

「嗯……她說有一個受傷的人要來這裏躲避。」馬三鍋頭回答了我，不安地向門外窺探，我也被他弄得真明其妙的心跳起來。

「莫管閒事，還是吃飯要緊！」張大塊頭用筷子敲了馬三鍋頭的手一下，便粗魯的將一塊肉放在嘴裏。小龍子却倒了幾碗酒擺在各人面前，我們因為太餓餓了，便狼吞虎嚥起來。

一陣痛苦的呻吟混雜着腳步聲。老冬瓜皺着眉毛，陰鬱地先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怒容滿面的漢子，扶着一個受傷的年青男人。

「對不起，我的一個朋友帶了箭傷，不能走路，來家中息氣，我沒功夫來陪你們，大家都是自己人，請幾杯酒吧！」老冬瓜向我們說。

「好啦！你老哥招呼貴友吧！何必和我們客氣呢？」馬三鍋頭呷了一口酒。

老冬瓜把帶傷的人扶到火堆邊躺下，他又用英語朝窗外喊：「咩木魯！咩木魯！」

我瞥了馬三鍋頭一眼，示意問這句英語意思。他微微笑着低聲告訴我：「這是說拿水來！」

果然一會，女人將一瓦罐水從窗孔裏遞給老冬瓜，他接了水，放在地下，跑過來問我們：

「那一位帶着山薯？」

張大塊頭趕緊從皮兜內掏出七八顆來給他。他接了過去，又遞給守在受傷身旁的漢子。那漢子把山薯嚼成碎末，塗在受傷人的傷痕上轉過頭來時對老冬瓜講了一大串英語。

「糟了！他帶毒藥醫的傷，要借一匹馬趕回去！」

「把我們騎來的拉一匹去得啦！」

馬三鍋頭打斷了老冬瓜的話。

(三)

「事實是這樣的……老冬瓜用吸着旱烟管撥燃了快要熄滅的火堆，和我們講剛才發生的事。

「……他們是親弟兄兩個，那個受傷的是哥哥然，哥哥已經娶了妻子，兩弟兄辛辛苦苦的耕田過活，去年秋天，忽然土司老爺傳下話來，派他兩個到山頂上砍五千斤柴，限十天繳去，你們想，土司的命令那個敢不服從，當然是只得去了。

「說起來……咳……也是活該出事，到了第九天的傍晚，那哥哥的女人送飯去給他們吃，突然在山坡上碰着土司的大兒子在打班鳩，這條伙是個色鬼，本來女人也長得極清秀，便被強姦了。

「女人把這事告訴了丈夫，自己投江死了……於是兄弟兩，便天天想去報仇，今晚大概是行刺……」

老冬瓜說完了話，默默地抽他的烟，眼光充滿了悲憤的

火。

「有這樣的事嗎？爲什麼不去報告土司呢？」

徐二爺蹙蹙地偏着頭問

「嚇！不行！不行！那裡能够和他講理！」老冬瓜攤開兩手搖搖頭又接着道：「更比這件事更大的還多哪！大家夷人祇有忍氣吞聲的受着吧了。」

「媽的，真豈有此理……」張大塊頭氣忿忿的向地上吐了一口痰。

「咳！這地方土司就是小皇帝。」馬三鍋頭感嘆的說：老冬瓜把枯樹葉抓幾把添在火堆上，一股辛辣的濃烟直昇到屋頂去，他趕緊用嘴向下吹，枯葉嘩嘩剝剝的響着，火勢吹旺了，閃着熊熊的紅光。

「你們想想吧 他又說了：『每年山中的一切出產，都是土司家的，什麼乾狗巴他都要，五穀雜糧不消說，連獵得的野雞雞也要拿去貢獻給他。家裏面吃不完，拿馬馱去到處賣……其餘的人大家祇好一天苦到晚的嚼着糌粑……』」

「那麼這些人就不會起來反對麼？沉默了半天的我忍不住問他。

他好像吃驚的伸了一下舌頭：「那個敢嘛！」

「不敢嗎？」就活該背時啦！」小鴉子也來插嘴。

「不過那家弟兄倆去行刺，怎麼又會帶傷呢？」徐二爺提起了剛才的事。

「當然是沒有測着，反倒被人家幹囉！」馬三鍋頭滿不在意的說。

「看樣子，傷很重吧？」我問老冬瓜。

他悠長的嘆了一口氣道：「毒藥齊傷着，三天後包死無疑，沒有法子解救。」

(四)

很快地五天過去了。

我們的事都已經辦完，決定明天要走了。老冬瓜知道挽留不住，便在今夜特別弄來一棹豐盛的酒菜，算是歡送大家。

窗外是陰森的夜晚，天空黑沉沉地看不見一線星子的光。整個的山寨是僵死的靜寂。

爲着主人熱情的招待，我們毫無顧忌的儘量喝着，每個人都分醉透了。大家正談笑得高興，突然屋外吹起了大風，尖銳地呼嘯着，越吹越緊，嗚嗚地搖動樹林，發出巨大的響聲，好像海裏的浪花洶湧，又好像萬馬奔騰，山岳咆哮了。

風聲憤怒的震撼着這木屋，威脅地似乎要連屋子，連人，連火，一塊兒吹走。

「啊！好大的風，我跑了幾十年的山寨，從沒有遇見過吹得這樣利害的風……」馬三鍋頭說。

「恐怕是要下大雨吧！」我對他說。

「見鬼！下起雨來，明天就走不成了！」張大塊頭吐了一口唾沫。

「不要緊！拈大風不會下雨的你們放心吧。」

老冬瓜安慰着我們，又提起酒罈來向每人的碗裏倒酒。

「喂！老冬瓜，得啦！得啦！你要把我醉死掉嗎？」馬

三鍋頭把碗用手掌壓着喊。

「嗚！你老哥的酒量是很大的，不必客氣，添點，添點，……」老冬瓜搶他的碗。

「喝得太多啦，你老哥不要添了吧！」馬三鍋頭央求似的說，他的臉紅着，顯然是醉了。

「莫拉稀！添滿，添滿，……」徐二爺也助着喊。

他們正在爭吵着的時候，那婁女人氣咻咻的跑進來指着門外喊。老冬瓜一下子跳起來！

「什麼？起火啦……好……我不管！」

寨裡敲起了響亮的鑼聲，四面八方的狗狂吠着。老冬瓜微笑着向我們道：「痛痛快快的多喝幾杯酒吧！真是天報應，土司家起火啦！」

那女人却急的直接手，嚴重的用夷語警告他。老冬瓜似乎有什麼懼怕臉色陰沉下來，無可奈何的道：「媽的！人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各位老哥我不奉陪了，要救火去……」他說完到牆角上提了一隻水桶和女人一塊出去了。

「好！我們也到門外看看吧！」徐二爺提議。

我們大家站起來，走到門外。大風還不停的吹着。寨內

驚動的騷動了。

遠遠的一排房子後，火烟裏對地界到天空，火焰很猛烈地燃燒着，一條一條的火舌舔着臨近的房屏，於是那些屋子熊熊的燃燒起來，在火光中許多夷人嘈雜的喊着慌張的跑去用水灌救。

著助惡作劇的風，常常把火焰吹撲到救火人的身體上。他們

看見火焰捲來，便狂喊一聲躲開去。一會又奔向前和火戰鬥煙霧迷濛中，梁木倒塌的聲音錯落的響着。

「糟呀！這些夷人的房子，多半是茅草和木板造的，風又這樣大，咳……」馬三鍋頭胆小的說。

風聲，火聲，人聲，混雜成一股巨流，潮水般的翻滾着，風威助着火勢，燃燒的力量擴大了。駭人的紅光照亮了黑暗的夜晚……

(五)

火救熄滅以後，東方已經破曉了。

「媽的！土司家的房子只燒掉三間倉房，倒是把別人的燒了三十多間，這叫越窮越見鬼嘛！」老冬瓜揩着汗和我們說，又憤憤的扳一下棒子：「唉……你們說這火是那個放的？」他這一問，把我們楞住了。

「……就是那天夜晚受傷的那兩弟兄回去後，哥哥傷重死了，弟弟想報仇來放的火……」他嘆了口氣又接着說：「可惜，天不由人，被土司家擒住了，聽說明天夜裡土司要把他用火燒死洩恨。」

「莫得說的，好人不在世，天助黑良心！」馬三鍋頭咕嚕着。我們都悽然地垂下了頭。我看看東方剛昇起來的旭日，心裏暗想：「現在這火雖然熄滅了，我相信終有一天，火會把整個的石礮山燒了的。」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八日初稿。

回祖國途中 (海外通訊)

楊超然

似水的流年，剎那那地毫無留戀的逝去！感居在熱帶異國的我，自從被日本法西斯投畀的殘酷砲聲，擊醒了我西遊的美夢，方寸間終是上下激蕩，無法安住下去，而馬上想起回到祖國，一睹開着燦爛血花的民族解放神聖戰場為快，自是我準備行裝，買好船票，搭雙白節郵船公司的 Kanchi 號輪，與親友們握手道別，離開所謂「西方極樂世界」，向着可愛的祖國前進，開始我空前的旅程生活，從印度洋到太平洋要到國門的短小旅程中，即是我單身開始經歷社會風濤之時，處世短淺的我，又何所恃而取道馬來一瀏覽此僑胞血汗造成的都市呢？此次旅行深印於我腦海中的火烙，就是窮國人民所遭受不平等的待遇，輪次仰光，受盡了麻煩，裝了一肚子的氣，當我下輪在八號碼頭登岸，即有一身體強

大如牛的印度警察先來我身上摸索一道，我氣得說不出話來，但是在人矮齊下，誰又敢不低頭呢？船停仰光三天，我因初次經此地時，未得暢遊，今日乘在輪中無事，重去各名勝遊覽，到大金塔，初不識習俗，進寺門時，即有人追令遊客脫鞋並偽買獻佛花，地面經九十八度烈日晒過八句鐘，赤足履其上，如同芒刺，與致為之大減，甚麼湖光塔影的好景，白玉臥佛的偉像，無法再事觀賞，匆遽即出，惟金塔頂遇之銅鈴，被風吹搖，發出清脆的聲音，飄飄然令我出世離塵之感，無怪全緬一千三百餘萬人中，有一千萬是佛教徒哩。仰光市街整齊劃一，十之八九已返近代化，一切零蕩

商業，多屬印度人經營，僑胞商業，較之在印度者已改換了另一面目，增加我們的與奮，業務多精采皮革雜貨，據僑胞言，七八年前的華僑商業，曾盛極一時，自從經過一九三四年之不景氣狂潮沖刷，相繼而成了凋殘之狀，你看這是多麼痛心。

緬甸民族性委靡奢侈，又缺乏取精神，所以經濟權力，已落於勤苦善買的東漸印人手中了，全境寺塔林立，旅行過此，印像特深，在這輸出精米名震全球的仰光埠，我除對於市街建設有一線的好感外，只講穿吃扒手遍地的市場，始終覺得頭痛，衷心裏不禁為此民族前途悲觀而懷疑到牠爭取獨立之可能性。

旅仰僑胞，對於救亡工作，尚屬緊張，假使你在街上不知道口這，力車面舒意地坐一輛，即有人前來請你到總支部，謂你幾斤（盾即印度盧比）救國捐，而奉贈你兩句「請君愛國」，「請君抵制仇貨」的話，賠了金錢又丟臉，到此值得旅行同胞小心一下，可見僑胞抵制仇貨之程度，竟當於國內販賣仇貨的好商，聽說全民全面抗戰後，祖國各地仇貨甚未能絕跡，甚至假冒國貨出售者有之，這真是多麼可耻而又痛心的事啊……！！

船離仰光的那天，輪上辦事員，叫我攜帶行李到碼頭檢疫處，只見整排旅客，各守行裝箱籠前，聽候着檢疫員的檢查，一部份人的行李，搬進消毒室薰爐內去薰，一部要到馬

萊做割樹膠苦力的麻打拉拆人，叫各自提起行李被驅至薰房內去薰，隔數分鐘後出來，工人們如擇重負似的歡慶着，憤怒……原始的憤怒，老是在我心頭衝盪着，我真想不到人類的把戲，會有如此殘酷！欲待仗義去直言，在我自見幾乎受此辱之時，還有發言餘地嗎？我此時只有禱告上帝，赦免人類的罪惡！好了，我算是幸運者，檢疫員見我被逼還整潔，說一聲不必薰，心裏方才安定一點。又問我姓名，我回答後，提起幸運的行李拖着不自然的腳步，回到輪中來坐下，細味着一般閩人們想像以外的人生旅程，幾欲為此被壓迫民族，放聲一哭！但我想印度民族有如是勤苦耐勞大眾，當他們的靈魂有一日被喚醒，自能發出驚人的呼聲，而帝國主義者所加於他們的殘酷手段，終有一日自食其果的，念及此我的心氣累為之一平。

船離碼頭啓航大吉了，一陣太平洋面的清風，把悶氣吹去了不少，憧憬着東亞花園的檳榔嶼的景色，理想補償精神痛苦的損失，花園已在眼前了，一隻衝浪而來的電艇，開進我們所搭的巨輪，上來幾個身佩証章的公務員，於是開始着我夢想不到的麻煩，驗護照呀！領登岸証呀！一道又一道，真是五花八門，最後乘客，統擠在一個艙房裏，一個一個驗新兵式的出至船頭甲板上排列着，捆好行裝，迫令走至電艇上。又經一次無數次的清點，一若發現逃兵似的！這支怪物一當艇，竟與旅客們大開玩笑起來，亂在浪花浪地擲擲着每個行人受刺的心靈，不關向擺在眼前的目的地吧城，而向着另一孤島，沉鬱的空氣，浮現在艇內每一個人臉上！艇抵

岸了，祇好喪氣提着行裝上岸，又要開始排列了，以民族為界限，各種歸各種的排列着，有一黃面辦事員，不時特別釘視我一眼，這次清點與前不同了，他個別民族的清點，面黃辦事員點到我，說了一聲一個中國人他說中國的只一個，啊……一個多麼孤寂，於是發來了一張寸長的英文字小帖，頭道手續完了，走到一個非亭非屋的地方，又來了一男一女僑胞辦事員，向我談了幾句，發給旅客們每人一個紗籠，（馬萊種甸人下身服）叫各人將將衣服赤裸脫下，換上紗籠，將一切所帶的行李，除五金器外，一古腦兒捆好，搬入消毒室大薰而特靈，我當時氣極了，也不去捆行李，掘立着提出抗議，男僑胞職員警告似的對我說，乖巧點吧，再拖延是只有吃虧呀！說不定會連不能薰的東西也留薰起來，見機點呀：：個不絕，我此時橫目回顧，同船的都已照辦，孤獨的我，又有何法與這帝國主義的走狗們作對呢？弱小民族在帝國主義勢力壓迫下，暫時的宰割是祇有勉受！於是乎旅客們被迫至一個卷道式的夾騎走過，由上面淋下消毒藥水，走出夾道，一個個已好像兩鷄！啊……這是我受文明洗禮呀！……此時才知道弱國人民在國際的地位，才深切悟到窮光蛋出國之苦，說甚麼環遊南洋？分明去受侮辱！但同時我又想到不作親身去經歷，如何能知道僑胞在海外的痛苦？弱小民族在世界所受不平等的待遇，我得到了一重更深刻的瞭解，增進了我們對於所謂文明國家狎侮面目的認識！縱在祖國內的洋大人，趾高氣揚，而我們反須盡保護之責，民族敗類亦敬之如父，這是中華民國，活該如此嗎？互惠，平等，是這

樣嗎？

二道手續完了，於是踏進了所謂醫院，分明是「拘留所」，在這一所鐵籠瓦宇節節涼亭式的拘留所——醫院裏所最感困難的，就是吃的問題，我因為輪將抵嶼，未曾準備食品，饑腹吧？不行的，Chinese 此時環顧四境，又有甚麼辦法呢？飢腹難捱了，寸長的英寸小帖，顯出了牠法寶的作用，同住的印人噫哩咕嚕的指示我拿紙帖去分發吃食處領些食物，一塊魚肉，幾個洋芋，一撮米一塊麵包和少許白糖鹽辣椒根柴，算是他們大英帝國所獻給我的，也就是我受人賜的。第一次，取回到臥室，拚命的將麵包大嚼，吃完後心裏稍微定了些，畢竟人類在患難中是不分民族畛域而能互助的，加以我一陣的和他們比談，引起了許多同住印人的同情心，與我以不少效藥的便利而不至於挨餓。

下午四點，醫生來了，旅客們整排地鵝候着，經醫生等因奉此式的檢查一遍，聽種牛痘後，各自散開坐在草地上，談天說地，慶幸着沒有病像而可不久留此地，一般印度人，多怪我不直接去星洲而來此地找麻煩（在星加坡登岸可不受此拘束），並訴說他們來此地的苦衷，表示憎惡帝國主義的無人道和他們的憤慨，弱小民族，永久能容這樣壓迫嗎？一個臉孔黑得放光的麻打拉斯 Malays 人，他逐日來和我攀談，他說「一個中國人，應該去坐頭等船，以免受這種恥辱」，我對他說：我們千萬僑胞在此地，多數都同樣受過無理待遇，何希罕我一人呢？有一日我們把日帝國擊敗，祖國強盛起來的時候，他們自會客氣起來的，我們大家都解除了這種

恥辱壓迫，方才覺得是人類的光榮呢，他嘆息着，他默誓着有這樣的一日，希望着他的祖國也有這樣獨立自由的一日，像這樣一個印度的智識份子，和藹、熱忱，可真是我孤島「拘留所」內三天精神生活的安慰者。

第三天上午八點，一隻老母母式的電艇遙遙地出現了，旅客們臉上，即時浮現着期望的微笑，各自去收整行裝，前天是恨他把我們送到這孤島上來，今天却喜牠接我們去到東亞花園檳榔市，一上岸就好像到國門，碼頭的各階層人苦力、車夫、辦事員和街上過往的人，馬路兩旁的公司商店，無一不是黃面的僑胞我真不信這是他人的國土？其次印入眼簾的是街道的整潔和清幽，在這東水馬龍的都市，自有其特殊的色彩，他真不愧為東亞的花園，市外一帶葱鬱的椰子林和熱帶植物，居民即隱住其中，尤饒美麗的詩意，從這半花園的都市中，可以看出我們僑胞創造力的偉大，任何方面來評號為世界優秀民族的白種人比較，有何多讓呢？一般僑胞男女，和兒童，又白又胖，天真活潑，從未見駝肩瘦肌的一個，發笑之餘，真叫我們同胞幸有此一支纏繞着無窮生命力的優秀青年在海外，來作異日復興殖民地的骨幹，放心吧！

……祖國。

長沙被火葬了嗎！

楊光潔

汽車到得長沙的時候，正是陽曆十一月五號早晨。

那時，整個的長沙還在迷曠的曉霧裏打瞌睡。幾家旅館緊閉着鐵門，天曉得裏面是住着些什麼人呢？

叫人把行李抬到通訊處。

——說是長沙怎樣怎樣被炸得慘，也未見得吧？

在前線對長沙的傳說實在太多了，使每一個戰士都在爲長沙搥一把汗，然而親眼見了，長沙是非常莊嚴，那麼完整

沿路，車車馬馬的，在運輸着行李和糧糶，每個人的臉上都深藏着一種恐怖的表情，似乎世界的末日即將降臨的樣子。長沙的地皮是在滾燙了，人們站在長沙的地皮上，猶如蟻子在熱鍋裏爬一般。

多少鋪子都在「關門大吉」，門上標着：「整理內帳，暫停營業」，的字條。有幾家誠然是大胆，還是照常營業，可是你可以看見貨架上滿貼着廉價的標語。

洗染房間簡直沒有一家肯接主顧。那些小巷裏冷火秋烟的，靜悄悄的，連雀鳥也沒有一個，高大的房子，把鉄門緊緊的關着。

早飯才吃了一半，警報就來了。接着，敵機也就在頭上「嗡嗡」的響着。

「在前線飛機的聲音聽得熟習了，不像前久初見面時那樣可怕呢！」我說：

「其實這是心理作用，長沙比前線危險多了。」一位同志這樣說；

是的！長沙的確比前線危險得多。在前線，飛機雖然滿天飛着，還不時的來一陣機槍掃射，可是死傷的人終是有限。有一天，敵人在陽新投下千多枚炸彈，我軍傷亡不過五個人。在野外，容易疏散和隱蔽，若果我們隱蔽得好，敵機真是無可如何的；充其量也不過在頭上「嗡嗡」而已。要是在城市裡，那情形便不同了，眼見有許多大建築物安祥地矗立着，還有許多人照常地生活着，看樣子很安全，其實：飯後，不管警報不警報先到湘春街訪李瑞熙先生。到得那裏，只有見以前我們坐贖的那間小書房已經上了鎖。門外幾個武裝同志正在那兒擦槍。我問了一下，沒有人知道只得折出外面舖子裏詢問，才知道李先生到沅陵去了。

懷着滿懷的惆悵，走在長沙的市街上，一路問一路走。走到荷池路東，打算到中蘇文化協會去找譚先生；可是，一進門，裡面也是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站了好一會，像失了舵的船一般。

一做穿制服的先生從裏面走出來，我連忙向他說明來意，他的湖南口音過於道地，使我無法聽得懂，於是馬上掏出鉛筆和日記簿請他寫。

當我認識譚先生也不在長沙多日了的時候，雖不致失業痛哭，然而內心却有些兒悵悵啊！

第二天的晚上，師部卡車的司機慌張地回來報告，說是機器工廠裏，所有政府的車輛，已經在九點鐘前完全搬出，大家都在想，不知為什麼原因。要說恐怕敵機來炸的話，長沙並無工事可言，武漢淪陷，敵人只要從漢市取常德，長沙便立刻成死城，何苦白費彈藥來轟炸？要說恐怕敵人就要佔領長沙，前面岳陽還在我軍手裏，後面常德平安無事，長沙在此期間不會有什麼毛病，但是他們為什麼要把公車開走呢？大家也只是料想前面戰事緊張，把車輛集中了去做運輸工作罷了。

十號的晚上，到警備司令部找執事人員有所商洽，看口口口口口口。知道我們的領袖還健旺如常，心裏增加了不少的希望和安慰。

湖南——一個富厚的區域，民族性最顯而且，在歷史上曾有光榮記載的湖南，未必就這樣死去不成？過去洪楊禍民，曾文正公以一手挽回死局。二次革命之役，蔡松坡先生率領雲南的健兒把國土安定了。曾蔡兩位同胞都是湖南的同胞呀！都是在千鈞一髮的時候保衛國家民族呀！而今，第四期會戰即在眼前，敵我最後存亡的關鍵就在這一刻了，湘中人士，恐怕不能就此絀氣罷，我料想他們定有作爲的。張主席曾經說過：

「我們湖南民衆性質實在太好了，我們湖南的憑藉實在太厚了，我們湖南的責任是太重太大了。」

湖南的弟兄們，你們忍心睜眼睛把自己的家鄉割讓給敵人嗎？你們忍心睜眼睛看敵人蹂躪你們的姊妹妻女嗎？你們

甘心受敵人宰割嗎？華北的漢奸，他們在設法驅使我們的同胞去作順民，你們——並不說，到了危急的時候，就得一古腦兒的把救國担子完全推在你們的肩上，然而，你們也甘心做順民嗎？

那晚，回到通訊處裏來，滿肚子的惆悵，在桌上抽出水筆來寫了四句詩：

四行倉庫英雄胆，
八字橋邊兒女屍，
寧死不揮亡國淚，
人間此處見顰眉。

十二號午後八時，我的卡車開始離却了長沙，可是直到十三號上午四時才得渡河。在等渡河的時候，回頭看見長沙市火光接天，第二天，從長沙逃難到常德的人，帶來了長沙的消息，我們才真的知道長沙被火葬了。

附記：本文係去年十二月作者自前線寄來，因擱置太久，難免失了時間性，幸讀者勿以昨日黃花視之。現楊君已抗戰歸來，自下期起將有一篇可歌可泣的史詩在本刊登載。

編者五月二日補記

朝鮮文藝近態

朝鮮張世宙作
張鏡秋譯

朝鮮新文學的運動，萌芽在一九〇九年，雖則從那時起始，可是到了目前這十四五年來，才經歷了歐洲各先進國家百餘年所演變的文學上各種的階段，而得到迅速的開展。即是它穿過了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和其他一切文學各種的階段；當時他自己帶上了一個理想主義的色彩。在文學家運動的角落裏面，也呈現着「大大主義」（一九一六年創於瑞士的 Nietzsche 在藝術與文學中表現未來派的極頂，大半屬於虛無主義）的新傾向。似乎作家們的表現，都充分具有人道主義和大大主義的影響。這樣的影響，會消失了朝鮮被壓迫民族的種種痛苦，憑着暫時愉快的享受，使朝鮮的文學，沒有一點出路。

但是自從歐戰以後，帶來了一個「恢復祖國自由」的呼聲。朝鮮的青年界對於民族運動，會貢獻了已堅強的反抗精神，並且開展了生存危機的鬥爭。從此以後，一般青年們在民族主義者組織之下，相信他們民族的自由，將會得救，或不由於民族主義而是由於社會主義，將會給與他們充分的自由。在這項運動的開端，許多人都跑向安那其主義。可是不久，馬克思主義者在朝鮮竟取得了社會運動的領導地位。

自然可以知道，這一切的運動，也反映到文學的上面。在一九二三年普羅文藝運動誕生，到了一九二五年，才成立了朝鮮普羅藝術聯合會的組織。

自從普羅文學興起以後，給人們暗示到那時的古典主義者，國家主義者，享樂主義者的作家們，都被推開了，很少的作家，在這樣的傾向當中，到這時還不被推翻而且仍然工作着的。在他們裏面，只有李光熙（Lee Kwang-hee）他是朝鮮的老練作家。成東英（Cheong Dong-yeong）和別的自然主義的，享樂主義的作家幾人而已。唯美文學當中的一些頹廢，如像柳山堂（Yoo San-dang）、喬托忠（Cho Tok-jong）、龐雲谷（Pang-un-gu）等人，他們在各種日報上所作的副刊文字，也還可見一斑的。

近年以來，朝鮮的普羅文學在理論上和創作上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並且當布爾喬亞文學沒有達到國際水準的時候，普羅文學便有了要努力達到國際文學水準的表示。可是終究，而前擺着極大的悲痛，因為壓迫的勢力對於殖民地特別強大，因之一般品質很好的作家們，也便不能如他們的願望盡量的寫作了。在這個時期，確是無可避免的，可是他們的作品，通常保持着前進的階段。在負有聲譽的作者當中，這類前進的作家我們所發覺的是岳金珂（Yoo Kim-ko）、韓書雅（Han Shu-ya）、李齊雲（Lee Ki-yun）、蘇雲谷（Soo-un-gu）、郁南中（Yoo Nam-jung）等人可為代表。除了他們以外，一年的新作家露了頭角，並且月刊的名目，最近以來，也令人注意的加多了，然而我相信，他們也完全知道，只有在繼續的鬥爭，和勇往前進，堅決反抗檢查的阻礙，和經濟的資力當中，他們的工作定會帶給他們光明的成功的。

然而朝鮮的普羅文學也不免在理論上估量過高和生動的缺乏，爲了形式主義和機械主義的重視，完全和日本的普羅文學相同。但是爲要保全美術上的特質，只有重視美術的歷史性，向適當的方向，引導他們文學的工作。

抗戰詩歌的特質及途徑

隨着日寇侵襲砲火的延燒，深入，全中華的文藝戰士都已配合前方的武裝健兒，一發握緊了『算還血債』的筆槍。在文藝陣線中，以活躍的生力軍委頓馳騁疆場的，是速寫，通訊，街頭短劇，報告文學；而馳騁得最活躍的，尤其要數國防音樂，抗戰詩歌。

許多老詩人都振動他們那擱久了的詩喉，奏出了雄壯的『戰聲』『軍號』，高蘭，寒嬰，蒲風，彭澎，……許多青年詩人更加拳拳怒發，吼出了『九月的太陽』，『鋼鐵的歌唱』，連擲指揮刀的馮玉祥將軍也參加進詩歌的優美裏來，嗚呼。

在武漢，在延安，在廣州，詩人都拿着詩筒到羣衆中去歌唱，去朗誦。在前線，在後方，在難民羣中，在後方軍隊裡，隨地都傳唱着抗戰大鼓詞，救亡對口曲。

時調，中國詩壇，戰歌，先後在武漢三鎮，革命策源地，昆明湖濱，刊行，傳佈，朗誦運動，歌謠運動，紛紛在詩歌座談會，救亡詩歌社，倡議推行。

專門填補報屁股的雞肋，已在『七月』『戰地』『文藝陣地』『自由中國』『救亡日報』等各大刊物上佔據着重要的篇幅，被象徵詩人引進了應當那道的詩歌，昇照着大時代

的到來，躍入了黃金時期了！

這究竟說明了什麼呢？

這說明了翻身搏鬥中的中華民族，需要奮亢的怒吼狂呼；道說明了詩歌這種武器，最適於發洩強烈的熱情，煽動激敵的烽火，慰安衆衆的脈搏。

原來詩歌是最原始的文學，是感性的直寫，而感性的起伏躍動傳達又是瞬間的，迅速的，直接的。於是在動盪的暴風雨時期，詩歌這隻喇叭，就成了反映現實推進現實的有力利器！

原來詩人是神經最銳敏，正義感最強烈的大衆代言人，在太平年間都會飛出飛噴的火花，叫出了大衆的苦悶。何況現在臨到這國家民族的生死關頭，血雨腥風的恐怖場面！

宜乎在英勇的抗日戰爭中，詩人要成了荷鎗的號兵，詩歌要以最活躍的生力軍姿態，馳騁於火花飛濺的疆場了。

一點也沒有強調，抗戰以來的詩歌確已變了質！

過去的詩歌，是躲在幽靜的書齋裏，供有修養的詩人孤芳自賞的花朵；當前的詩歌，是走進繁鬧的街頭，向如林的衆衆宣傳的號筒。

過去的詩歌，是綴在紙上的繡美圖案，當前的詩歌，是

彭桂夢

完

抗戰詩歌的特質及途徑

噴出口來，爆在空氣中，傳遍大宇的無聲的炸藥。

過去的詩歌，是以眼看不懂為貴的，艱深晦澀的文字藝術；當前的詩歌，是以耳聽得懂，鏗鏘明朗的通俗粗獷。

過去，詩歌，是佈滿陰鬱氣氛，冷如水霜的荒野；當前的詩歌，是鏗鏘雄揚，海濤般澎湃，充滿雄渾熱情的，陽性的高奏。

總之：過去的詩歌，是在沉悶的氣壓下，有氣無力的呻吟；當前的詩歌，是從砲火的洗禮下，茁壯新生出來的火山

的飛迸。

然而這並不是說：過去的詩歌就是毫不足取的廢垢殘渣；而當前的詩歌，便已達到盡善盡美的波峯，用不着竿頭更進！

而是說：舊階段的詩歌的雀斑，確係通過抗戰洪爐的熔煉才根本揚棄；新階段的詩歌的靈魂，確係經了蘆溝橋砲火的轟鳴才澈底昭蘇。

新的詩魂雖則已經昭蘇了過來，但真正的詩歌的世紀是剛剛才開了頭！持着健康完美的標尺來衡量當前的詩歌，缺點漏洞是還隨處呈露着，需要更大的努力去克服的。

首先第一，是集團化的不夠！詩歌，本來以感情為生命，但在民族集體戰鬥的大時代，孤獨的個人已經泯沒了，他只有從造成江河的涓滴裏，投入了羣衆的洪流，才會顯示出他的存在來；因之，表現在詩歌上的感情，也必須由廣大的鬥爭隊伍裏浸滲結晶出來的集團感情，才是健康而有力的。然而在當前的詩歌中，以個人的哀怨喜怒為基調的狹隘抒情

是還殘存着，沒有洗鍊得乾淨。

擺在我們當前的是一個多樣並陳的大舞台：有出賣靈魂的漢奸，有血灑河山的戰士，有瘋狂逞兇的暴寇，有毀家紓難的炎黃女兒，無時不有壯麗宏烈的浩氣英風，無地不有可歌可泣的故事，所謂抗戰詩歌，只要具起抗日救國的主題，是應該把觸手伸展到前方後方各個角落裏的各種姿態上去的。但有很多的詩人，還老以為除了交鋒對壘的打戰以外就沒有可寫的題材。

動盪的土皮產出了多樣性的題材，這多樣性的題材必須用澈底自由的形式才能表達得曲盡，批判地吸收藝術詩人與通俗民謠的精華，創出既藝術化又大衆化的新形式新風格我們是贊成的，但一味的「十四行」「豆腐干」起來，前進，或者是呆板的「舊瓶裝新酒」，我們是反對的。因為詩的格律就在各個詩人實踐的創造中，並不像雪花膏製法樣的可以接着死的套子去填啊！可是當前的詩壇上，形式主義的餘毒還沒有澈底掃除，這是值得詩歌戰士們痛下針砭的！

在今日，詩歌確已成了教育羣衆喚起羣衆的一種戰鬥武器，朗誦運動之風起雲湧，正是詩歌實踐喚醒羣衆的天職的一條康莊，這是最值得欣喜的！但要詩歌能切實的去化大衆，詩歌本身得首先大衆化起來，才行。就是說，詩人要能深入大衆，抓住大衆的脈搏，呼吸大衆的氣息，吼出大衆的心聲，用大衆生動的口語，熱愛的格式，寫成易聽易懂的詩篇，這才是適恰的朗誦詩。顯然的，當前的詩歌，甚至標明着是朗誦詩的，都沒有多少容易誦出口來，送進大衆的耳朵去

；一句話，就是不够大衆化！

抗日的意識成爲當前詩歌的主題，但詩歌與標語口號的區分，就在後者是觀念的直喊，而前者是通過感情之網所濾過而具象表現這一點。所以「衝衝衝殺殺殺」的純空氣爆裂的呼聲會使人感到乾燥無味，而活生生地，繪畫般的壓縮在感情的浪花中飛進出來的描抒，才易撥動讀者心的弦琴，當前的詩歌，却沒有完全適進到這一步。我們希望從艱苦的工

作實踐上，今後的詩歌能展示出過人的影像來。
朗誦詩歌是詩歌教化大衆的康莊，也是詩歌本身大衆化的捷徑，在朗誦的不斷實踐中，一方面是煽動了羣衆，一方面也就會刺戟詩人改正他寫作技術上的缺點。目前的詩歌還不全適於朗誦之用，一則由於詞語風格等不够大衆化，通俗化，同時音調之欠調協鏗鏘，不易上口傳誦，也是最大的原因！因爲詩歌原本是和諧而富於音樂性的聲的文學，故在不

一棵幼芽的成長

編完第一卷的話

民國廿六年的初秋，我以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李寒毅先生。那時他剛由北平歸來在昆華中學校內任教。

他對我說：『現在抵禦外侮的「全民抗戰」展開了，在這暴風雨襲來的時代，我們應該做點什麼呢？』那時我回答他，各人站上自己的崗位努力吧！我們文藝工作者所能够做的事，當然還是祇有寫文章，用這一隻武器去轟擊敵人的囚籠，做喚醒民衆的工作。但是因爲報紙縮減了篇幅，副刊多

碍自然的範圍內，必須調整他的音節，使他的韻律有如鋼琴的鏗鏘，才對！

由過去二十多年的詩歌運動的失敗當中，我們已獲得了不少的教訓，在一年來的抗戰詩作裏，打出嶄新的黃金局面了。

由一年來的抗戰詩歌的實踐裏表現出了美中不足，我們更找到明日的詩歌應走的大道了。

這條大道是什麼呢？就是：在本質上，要藝術化的同時又大衆化的；在效果上，要易讀易聽適於朗誦的！要發現這支票，他應該充分的集團化，多樣化，自由化，通俗化，具體化，響亮化，成爲一幕戲劇，一幅繪畫，一隻音樂！

詩人們！扔掉你優美的桂冠，戴上硬健的鋼盔；拋棄你纖巧的花針，執起鋒銳的利劍；擱下你漫吟低唱的日琴，奏起抗日衝鋒的號角！

編者

半取消了，而國內許多刊物也因戰事影響陷在停滯的情況中，尤其是雲南，文藝界非常沉寂。所以便引起了我們辦刊物的決心，以純文藝爲立場，擬出版月刊。可是印刷費太昂貴，稿子缺乏，種種意外的困難，使我們不得不放棄了原來的計劃，改爲三個月發行一次的季刊，每年四期爲一卷。

爲了我們兩個力量有限，便邀請楊光潔先生幫忙，三人負起了編輯的責任，爲籌備這刊物的事務忙迫起來。

在鬱熱的太陽下，在星光閃爍的夜裏，我們奔跑着找文

藝界的朋友們寫稿，弄得汗流滿面。好容易把稿子收集齊了，接着又得去印刷公司交涉印行。記得一個秋雨連綿的陰天，我們冒着雨滴到印刷所校稿，到那裏時，大家不禁相顧失笑，原來衣服都被淋得濕透，變成狼狽的落水鷄了。

鉛刊號印起來，又爲着登記手續的麻煩，整整被擱置在印刷公司一個多月之久，始得發行。直到看見刊物安靜的放在書局的玻璃窗裏了，才算鬆了一口氣，得到一點點慰安。

第二期爲廿七年的「春季特大號」，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印費每本合三角之譜，我們爲減輕讀者的負擔，僅售價二角。連印刷費都不够，而有些讀者却已經在嫌賤了。這一期出版不久，我們三個負責人，便走了兩個：楊光潔先生隨五十八軍遠征去了，李寒鏗先生也因病回了他的故鄉。於是一付重担，落在我一個人的肩上。

這時蒙教育廳批准，自第三期起，每期給予國幣二十五元，作爲補助費。

幸好得到各方面朋友們的幫忙，第三期「勉爲其難」的出版了。不料寄到外埠發售，便受到嚴重的摧折：寄長沙的刊被燒了，貴陽的是沒有消息，也許被炸燬了吧。本省外縣的

又多半收不回書款來。而教廳公費復遲遲不發，一個打緊接連着一個打緊，第四期的印行就被延擱下來了。

現在領到了補助費，掙扎出來出版這第四期，因爲印刷費較前更昂貴，祇好將篇幅縮減，內容難免貧乏，尙原交還本刊的朋友們原諒！

自刊刊號至本期止，第一卷可算結束了。回顧一下四期來的內容，計有：「小說」十篇，「論著」九篇，「雜文」五篇，「散文」六篇，「通訊」七篇，「劇本」一篇，「詩歌」三十三首。

雖然是在這樣的幼稚和不充實，缺點尚多，但，也可算我們努力的一點小小成績。

自第二卷一期起，將革新內容，儘量與時代之步伐一致，多容納短小精悍的稿子。現在我用第二期編後的語來作個結束：「這一棵柔弱而幼稚的嫩芽——文藝季刊——希望讀者們灌溉，培植，將來能否長成而開花結果，那全仗讀者們熱心的愛護了！」

一九三九，四月廿七日周駱編後記

北新書局

新到大批自來水筆
金星牌特價九折
愛國牌
國權牌

新民牌
真空管 (種類甚多，美觀耐用。)

各種抗戰書報 各科參考書籍

內容豐富 記載確實
新近出版 訂價低廉

地址：華山南路北新書局

開明書店新書一覽

巴金著作：

- 寒 家 (定價一元)
- 滅亡 新生 (定價五角)
- 愛情三部曲 (定價一元)
- 巴金短篇小說集 (每冊一元)
- 矛盾短篇小說選 (每冊一元)
- 胡適文存 (每部二元二角)
- 獨秀文存 (每部一元七角)

(尚有其他各種書報，歡迎選購)

昆明武成路開明書店謹啓

奉內政部雜誌登記証警字第六五八〇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出版

生活書店發行七大雜誌

全戰	抗戰	世界	知識	國民	公論	文藝	陳地	婦女	生活	戰時	教育	讀書	月報
柳詒	柳詒	金仲	華編	張健	于家	胡之	胡之	沈九	沈九	社教	社教	社教	社教
每三	每三	每半	每半	每半	每半	每半	每半	每半	每半	每半	每半	每半	每半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份	份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日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八	八	六	六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本期零售壹角

文藝季刊

1

本片卷自 1937 年 1 卷 1 期
至 1939 年 1 卷 4 期